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八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八月號

西行紀略
川康途中
渝港空航記
昆明漫記

CHINA TRAVELER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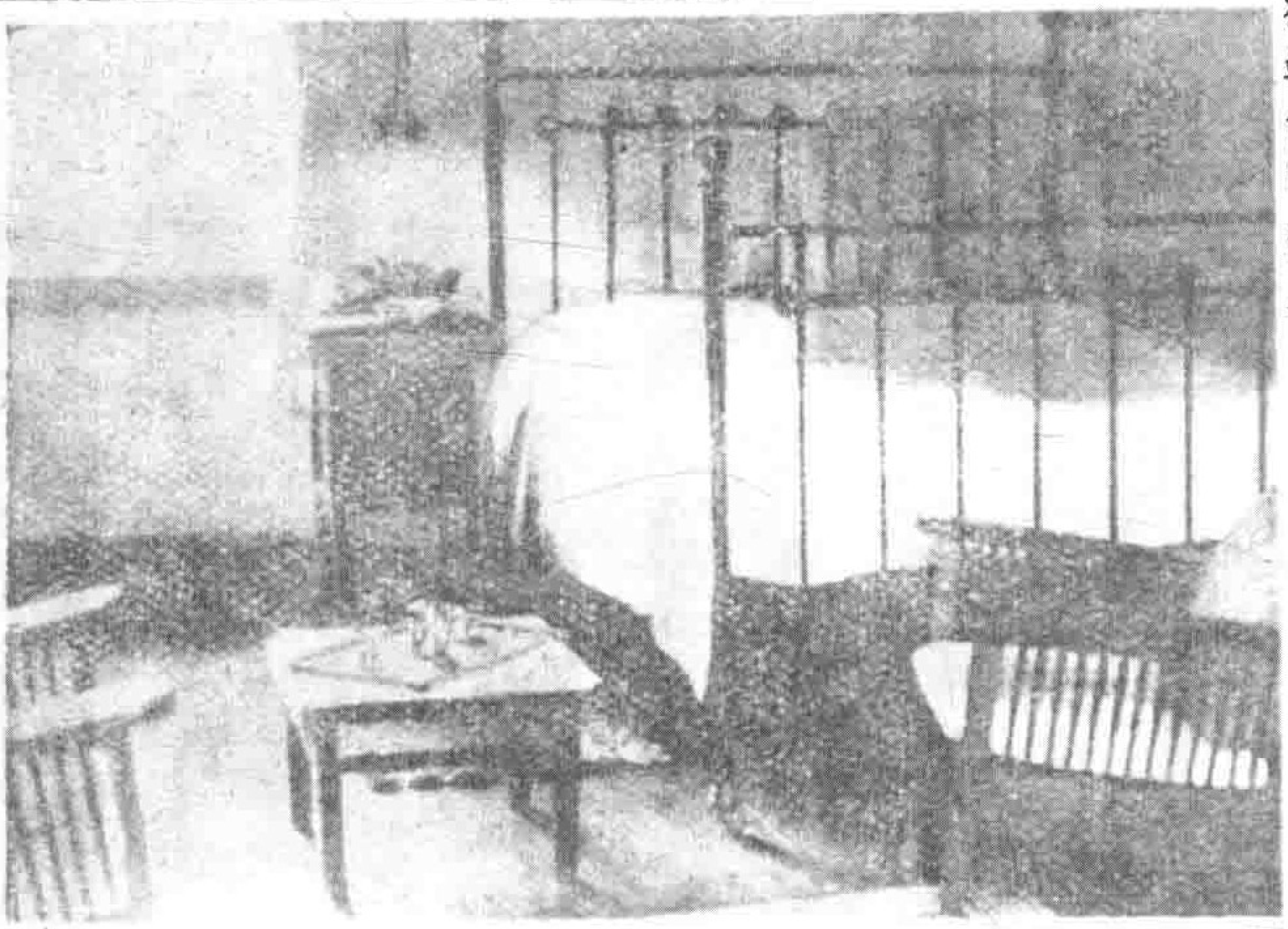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他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旅行居家
皆宜常備
中華國貨 調味上品
觀音粉
MAY-WE-SUIT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各大商埠 均有經售

★ ★ AMERICAN ★ ★
PRESIDENT LINES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美國總統船航線。經神戶橫濱檀香山至舊金山及洛杉磯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本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美國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五三〇九號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ROUND-WORLD SERVICE"

本社服務紀錄

C. M. Gee 君來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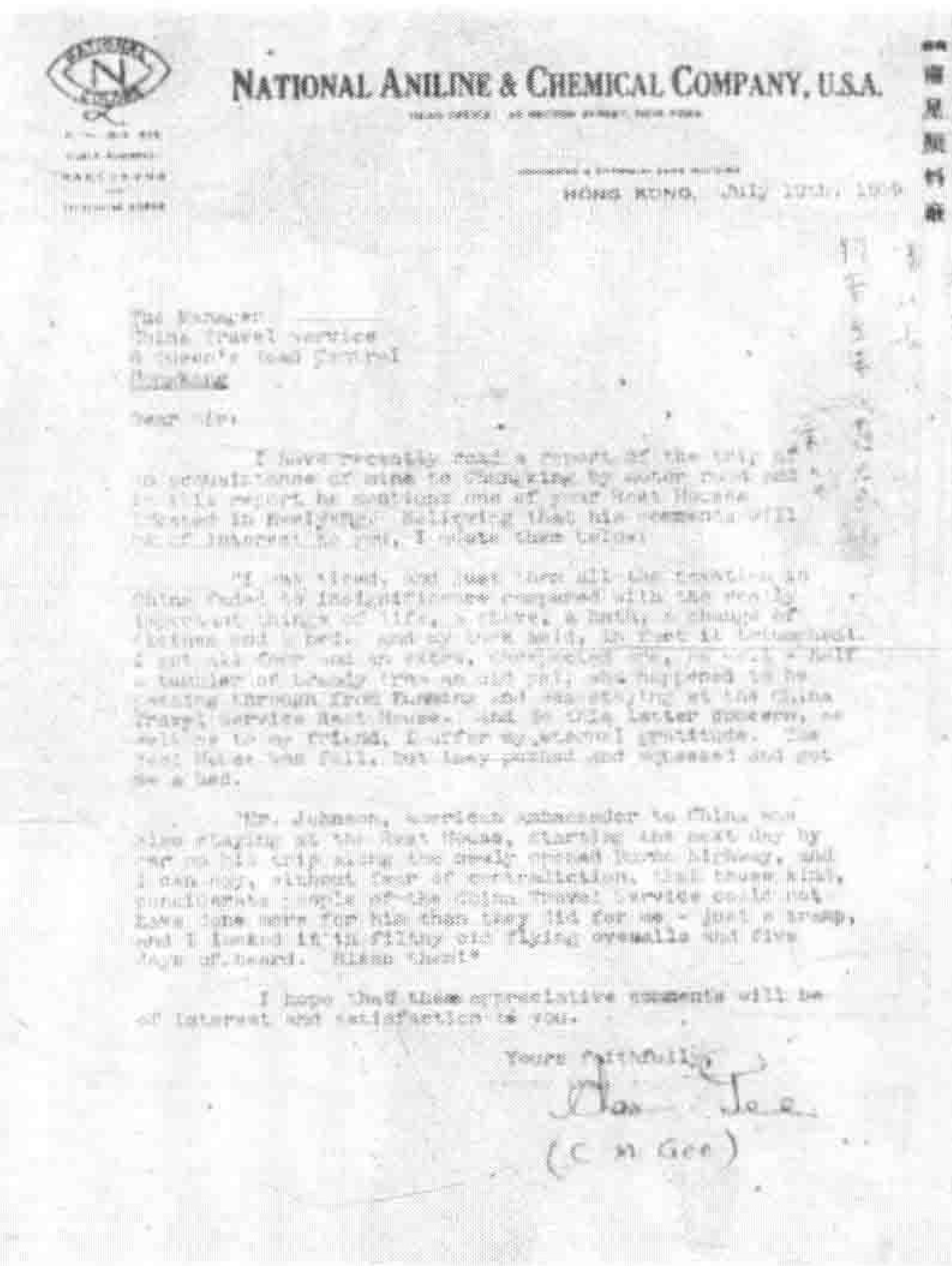
逕啟者：近接敝友來函，述及彼沿公路去重慶時在貴陽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憩息，承熱忱招待，極感滿意。茲將原文抄錄於後，想貴社必樂於聞知也。（以下抄原文）

『余疲甚，進國境時之一切課稅糾葛，已全忘却，而祇思人生中最有意義之事，即修鬍，洗澡，更衣與安睡是也。此四者俱得，且尚有一意料之外者，所中遇一老友，饗余以白蘭地半大杯，誠幸甚矣。此白蘭地與此老友，余將永生不忘。時招待所中住客已滿，但招待者為余竭力設法，終得一鋪。美駐華大使詹森氏，亦寓該處，準翌日乘汽車沿新闢之滇緬公路起程。余雖亂鬍滿面，衣衫襤褸，形似流丐，但所待蒙招之殷動，實不啻詹森氏，此敢斷言者也』

此類感佩之批評，定蒙　貴社歡迎。此致

中國旅行社

C. M. Gee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


NATIONAL ANILINE & CHEMICAL COMPANY, U.S.A.

HONG KONG,

I hope that these appreciative comments will be of interest and satisfaction to you.

Yours faithfully,

(C M Gee)

C. M. Gee 君原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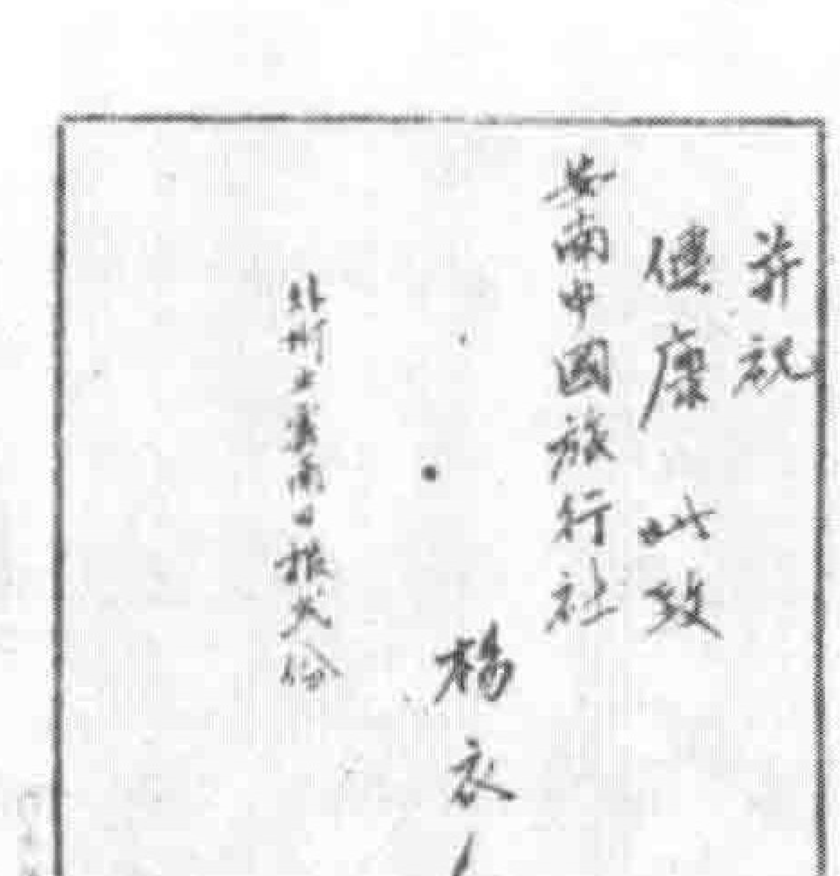
楊衣仁君來函

敬啟者本年二月鄙人道經安南寄宿　貴社所遺失之戒指三枚承
貴社執事先生及茶房工友勞神保存原件交還實深感謝除將始末登布此間雲南日報藉示謝悃外茲謹向
貴社列位同仁致最誠之敬禮并祝健康此致

安南中國旅行社

楊衣仁謹啟

四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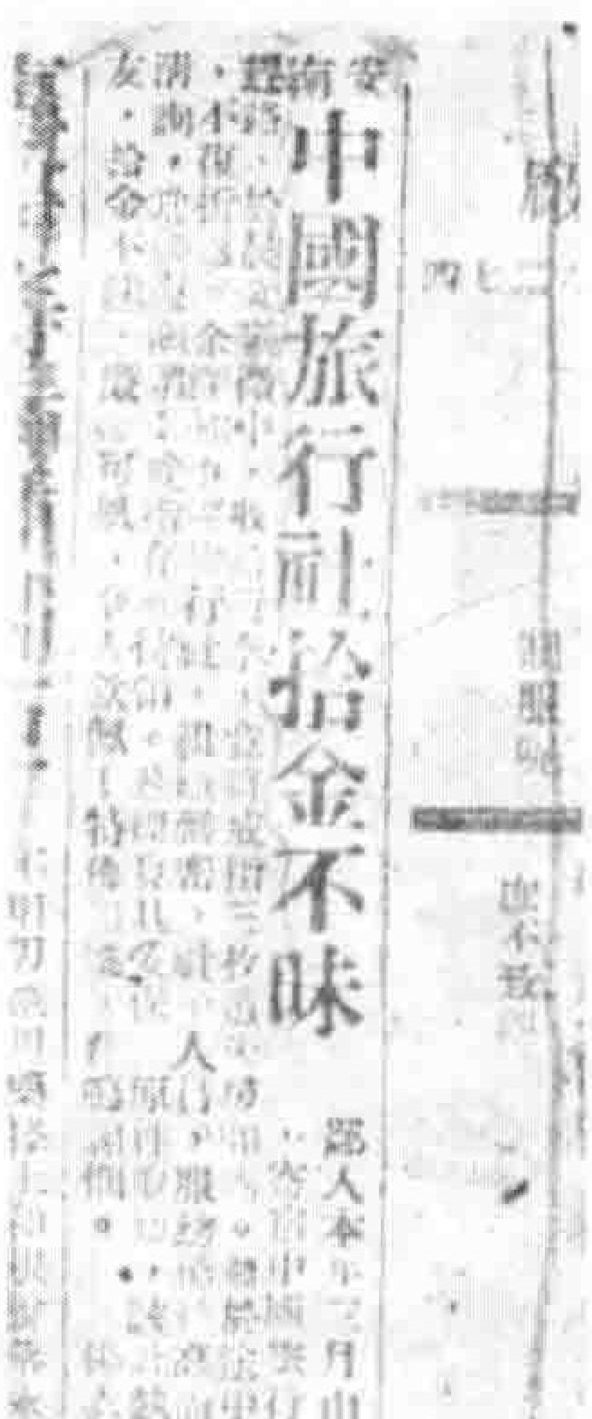

并祝健康此致

安南中國旅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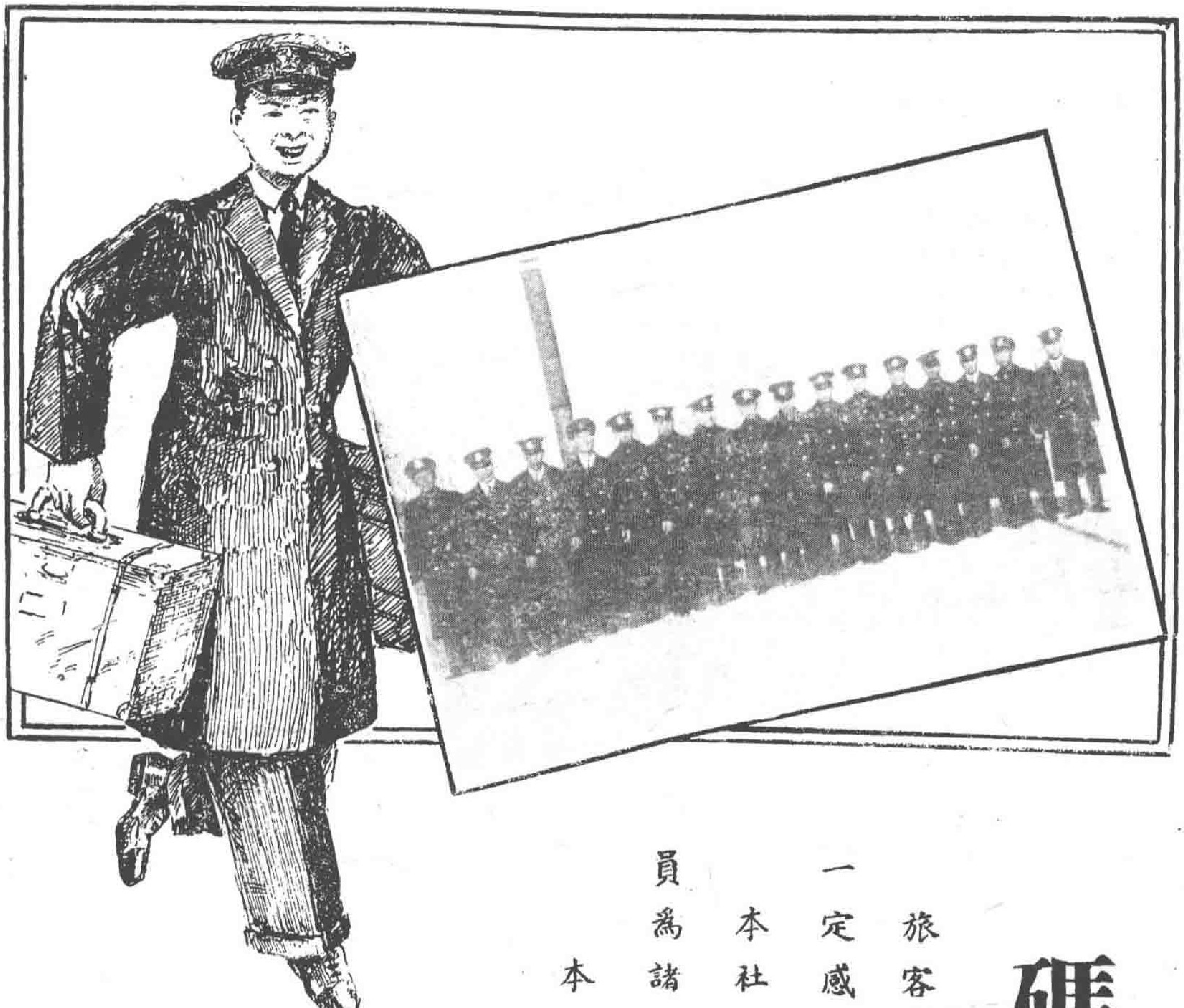
楊衣仁　四月廿日　啟


敬啟者本年二月鄙人道經安南寄宿貴社所遺失之戒指三枚承貴社執事先生及茶房工友勞神保存原件交還實深感謝除將始末登布此間雲南日報藉示謝悃外茲謹向貴社列位同仁致最誠之敬禮

楊衣仁君原函


中國旅行社拾金不昧

楊衣仁君登報道謝



碼頭！車站！

旅客們到了碼頭或車站的時候，一定感覺到紛亂麻煩。本社為旅客設想，特派大批招待員為諸君服務。

本社招待員的特點：

手續熟練　服務週到

忠實可靠　誠懇耐勞

不憚煩瑣　答復詳明

旅客如需本社招待員代為服務請認明制服帽徽一呼即至

中國旅行社啓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八號

民國廿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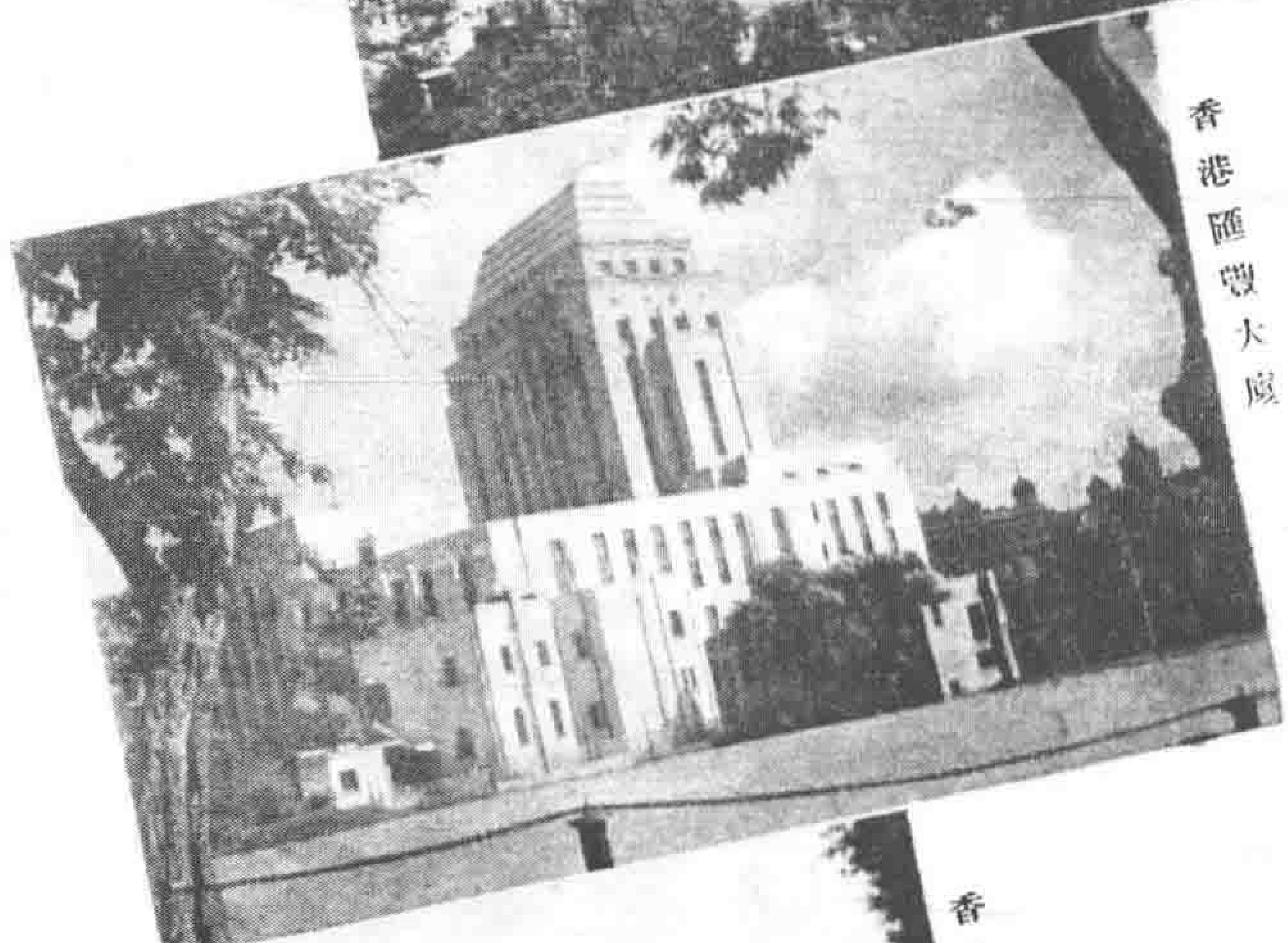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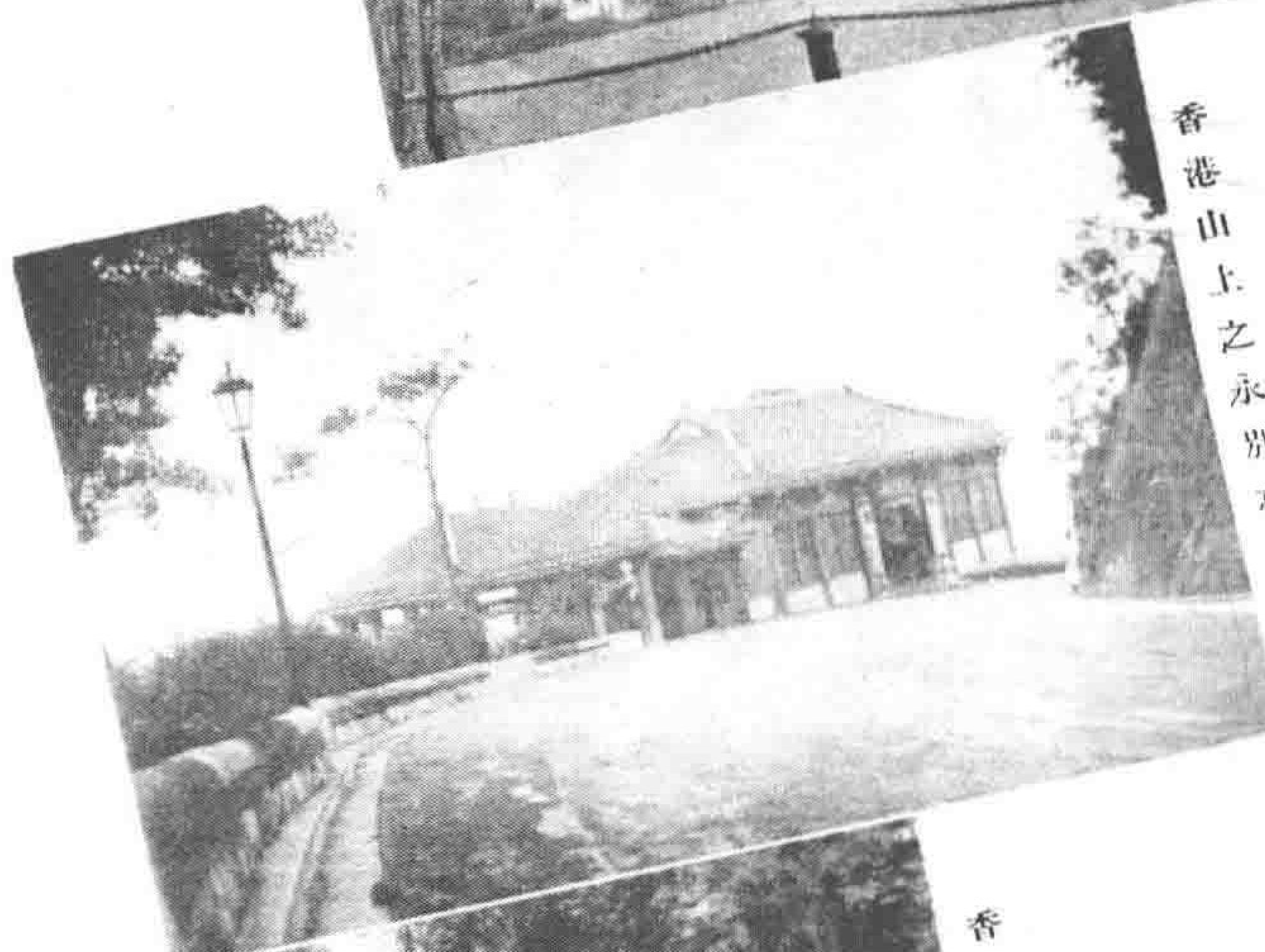
南天雜景（美術銅圖）……朱義生……一
○西行紀略……邵潭秋……三
○從重慶到上海……黃　炎……一一
川康途中……朱汝謙……二一
渝港空航記……柯紹明……二三
○昆明漫記……帥雨蒼……二五
○四海為家……曹右民……三三
○關於英法兩國國民性的透視……程志政……四三
○西方叢談……籬　人……四九
○歐美采風記（十四）……沁明女士……五三
蜀道難……張恨水……六七
天網恢恢（續四）……秦瘦鷗……七一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一


最優等絨線
雙貓牌
優等絨線
金狗牌
小囡牌
各毛冷號及各大公司各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毛絨紡織廠出品
上海博物院路八八號
電話 一九一一二

南天雜景


香港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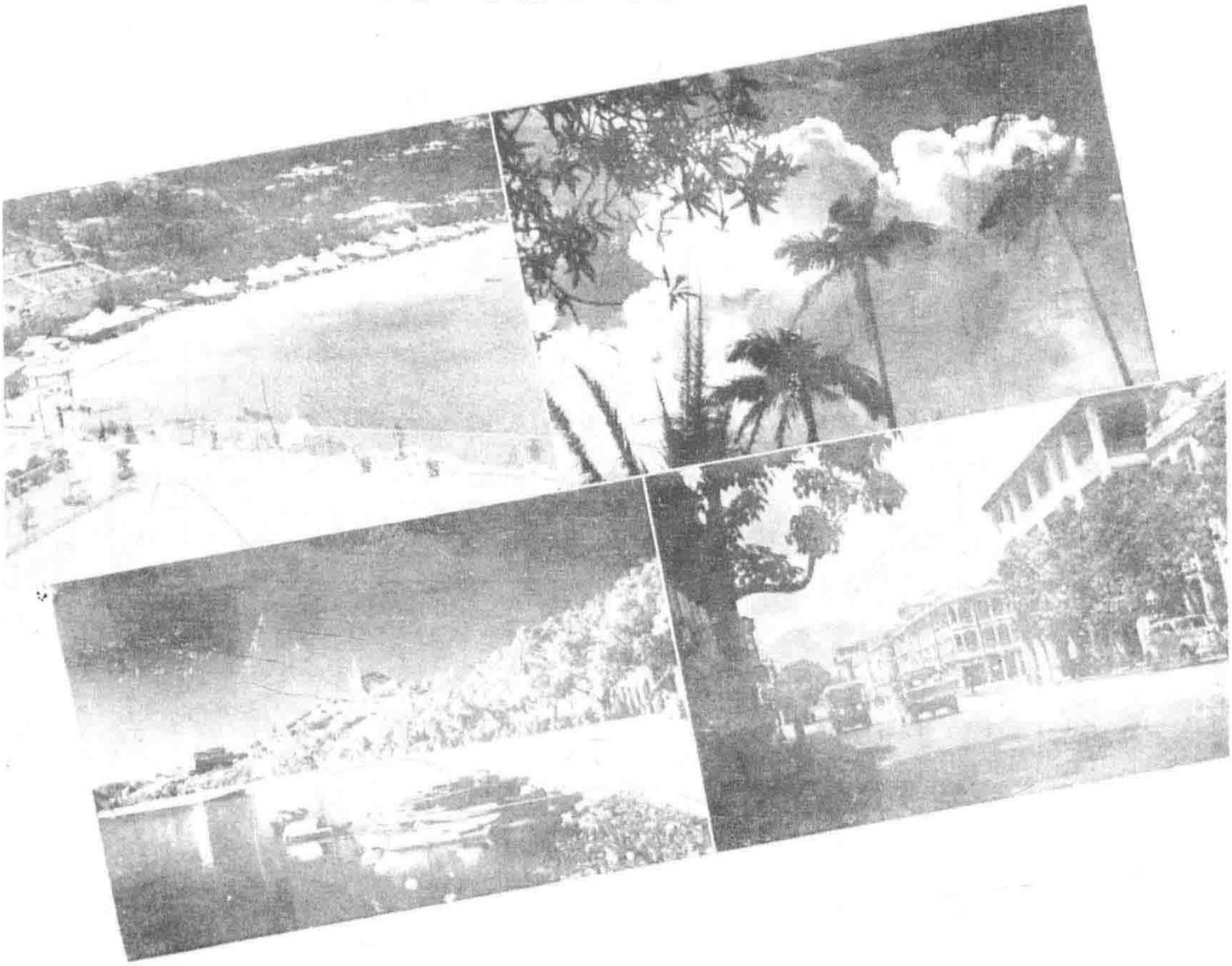

香港匯豐大廈


香港山上之永別亭


香港公園

朱義生攝

南天雜景



（右上）椰林與白雲
（右下）九龍彌敦道
（左上）淺水灣景色
（左下）澳門之風光
朱義生攝

西行紀略

邵潭秋

香港避難四月，復值木棉花放，不覺效元人思歸句云：「不分木棉紅似火，照人兒女鬬秋千！」實則此漫然解嘲語耳！楚尾吳頭，家山已破，思歸將何得歸？全面作戰，未成年男女，皆當從事軍訓及救護工作，又豈有悠閒蕩鞦韆之戲乎？八一三滬戰開後，寒舍自粵而湘，由湘入桂，瘦妻癡女，早離故里；長沙大火，桂林訛言繁興，道路藉藉，復買舟柳江，送全眷於宜山；宜山僻在桂西萬山之中，瘠土之民，勤約自保，既無軍事機關分布於彼，更毫無防空設備可言。詎意今春二月五日，日機忽來，挾其先一日慘炸貴陽之凶威，竟向此彈丸黑子之宜山城投彈至百數十枚之多，四門起火，轟聲如雷，不佞孑身客香島，翌晨讀報，驚憤至不可名！當即拍電往詢，而復電一週後始到，幸告平安，兩週後接內子航空快信，述當日攜兒女避難於龍江礮壘，落彈處不及一丈，震勢砰訇，令人腦裂；而山翠欲紅，溪聲盡死，則耳目又將爲之聵眩焉！查此次日機轟炸宜山，惟一目標，獨在東城浙江大學，而不佞以妻子託浙江大學教授郭君，寄廬亦適在東門，飽受虛驚，爰詆爰處之計謬矣！浙大經狂炸後，議遷雲南建水，內人來書，宜山不復可依人卜居，囑即借車定遠徙之計，經託香港運輸公司友人，始得搭乘其自鎮南關入口新卡車二輛附行赴渝。

出發之前二夕，往九龍太子道楊雲史先生處辭行，承留宿其齋，作長夜之談，並畫墨梅便面贈行，此西行發軔前第一可紀之事，時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也，詩以張之：

『楊君子雲後，一代存詩史，諸侯競傳食，作客未嘗仕。才雄喜談兵，思深欲疑始，彬彬開濟略，粲粲植衆理。偶寫歲寒花，交柯自媚喜；吹香作雪海，屈鐵成繞指；敗筆抹磐石，堅白令漱齒；知我有遠行，贈此篤行李。清談夜不眠，勝傾谷簾水！坐覺峨嵋翠，搖搖燈影裏！我生如蓬梗，汎汎不知止；今宵此棲泊，妙香洗凡髓；嚼詩能留連，清幽出塵滓。』

香港赴鎮南關，須取道法屬安南之海防，海程約五百餘哩；行前託香港中國旅行社鄺君遷喬辦理過境護照，納簽證費及手續費港幣九元，在五日內辦竣。又覓醫打防疫針及種牛痘，始得購渣甸輪船公司船票登輪出發。海防位香港西南，行經西沙羣島海南島東京灣海峽而至海防，約費四十六小時，道中漸行漸燠暖，海畔時見似劍戟之尖山，髣髴陽朔江上；安南昔本朝貢我國，清季爲法所併，始脫藩屬關係，安南之亡，蓋已七十七年！而我之割諒山同登尚不及此年數，然法政府御殖民地，政策一貫，遂禁士人讀

中國文字書現今六十以下之安南人，已不知與中國有藩屬關係矣！舟中與張君論柳宗元詩「牂牁南下水如湯」之句，張君以爲牂牁南下之水，卽指安南海而言，且引漢書水道圖爲證，不知牂牁江卽今貴州之盤江也。盤江出貴州東南，雖流經廣西，又東經廣州入海，而實與安南之海無涉，讀者多爲沈欽韓「盤江入貴州境，經安南衞東」一語所誤，以爲安南衞卽安南國，而詩人謂牂牁南下水如湯，僅言其流甚暖而已！亦未明言其果與安南有何關係也？張君頗韙予說，舟中作詩一首：

『珠厓西泛犬牙長，藩屬原爲異姓王。
劍戟尖山猶北衞，包茅貢物斷炎荒。
蛟涎耀日連檣動，鼇足浮天巨壑藏。
自笑奔波成底事？漫須識斛薦檳榔！』

海防海關，檢查煩苛，爲登步旅客第一厭憎之事；而不潔之安南男女，常圍伺旅客左右，爲種種之企圖，又不得不鄭重戒防，經過茲埠者，每以爲苦！不佞識友顧君，爲海防中國領事劉君之姻戚，得其關拂，幸免檢查與關伺煩擾，到埠卽宿車站大旅館，客邸無事，與逆旅主人談安南人民生活狀況：據謂安南國亡後，人民至爲痛苦，其所負擔繳納之人頭稅，雖乞丐亦不得免；而上中階級蓄有田地屋宇者，納賦亦遠較貧民爲重，蓋以其可施行壓搾故也！行之不二十年，常見擁有田產者，大農夷爲中農，中農變爲貧農；有房產者，洋房鬻而爲瓦屋，瓦屋降而爲茅蓋泥牆矣！土產以米，菸，茴香油，檳榔，椰子，甘蔗爲著，而西貢米尤馳名於世，惟法政府皆有精細之統制，土人所穫之西貢米，不得自炊食或轉售於人，限制每石越幣八元輸售於法政府，土人反須購進每石十餘元之粗糙米充食。茴香油可供化粧及醫藥之用，亦經統制，遠銷巴黎市場；其他雜糧一登穫場，莫不零星納稅，毫無定率，惟稅警之需索是視。較優秀之越人，留學外邦，限赴法國，不得游學他邦及肄習軍事；甚至預防反動起見，入口貨物，不得載火柴，小刀，鐵器針物等；而越人民氣消沉，亦幾無朝氣煥發之精神，亡國奴生活，以終其身，亦可哀矣！到海防二日，所見安南女子較男子爲長大，操作亦勤；男子多穿鼻煙或黑色外衣，雙褲脚露出，悉皆白布製之；女子喜穿香雲紗上衣，褲脚幅大類曳裙然；頭戴巨笠，笠上更支筐匾，負戴重物而行，不虞傾覆；唇喜塗紅，齒悉涅黑，以爲美觀；常見時裝女子，亦常嚼檳榔令唇紅，刷五倍子令齒黑，旅遊茲土者，莫不注視以爲怪，而彼輩公然施行此化妝藝術，無作容，眞所謂異國情調者矣。逆旅中常有挾月琴賣唱安南女郎來臨，秀髮蓬亂，齒如點漆，輒令彈唱一曲以遣無俚；琴聲雖諧而歌詞全昧，但覺如怨如慕，抗墜激越，令人盪氣迴腸不能自已；因就其情聲氣貌，懸寫其亡國痛苦，爲一七言古詩，凡不抵抗異族侵略之僅存民族，可以鑒焉！

三五一三七八

『長眉寡黛羞郎逢！巧抱冰盤絃語工。猩唇爛嚼檳榔紅，點漆齲齒微笑通，含情欲語婀娜重。此時撚撥商應宮；浮雲出巘絮飄空，墜露無聲窗打蟲，晴觴嘔啞煙堆篷，雛鳳和鳴桐葉穠，鯉魚上瀨桃花風。午院春晴遊蝯蜂，草堂夜水流花叢。忽然變調摧燕鴻，行道參錯歧驅蛩，怨女啜泣媒不從，盛年愁嘆淒房櫳！歌聲哽噎心怔忡，念家山破哀思濃！男兒無鐵女無銅，（鏡也）紅妝膏沐誰爲容？因鸞簽鳳雌憐雄！紅霞河咽斜陽烘，西貢米熟人慶豐，茴香油澤巴黎鬘，街頭彈唱傷飛蓬！不如水邊觀水萍，婀娜妍媚春方融！』

留海防二日，即趁車赴河內，初宿天然飯店，繼住同利旅店。河內與海防西貢爲安南三大重鎮；海防位富良江口，外來船舶貨物，由此登陸，可謂占商業之中心；河內握滇越桂越二路交通之樞紐，滇越線之老開，與我雲南河口接軌，桂越線之同登，與我廣西鎮南關接壤；法之總督駐此，可謂占政治之中心；西貢爲法東洋艦隊根據地，可謂占軍事之中心；惟近年河內飛機場大闢，航線增多，有成爲國際航線中心之可能，則河內之重要，愈可知矣！

在河內車站登車，向桂越路北行，開車爲晨六時，過諒山爲上午十一時半，到同登爲正午十二時；諒山本屬廣西轄境，中法之役，我名將馮子才大敗法軍於鎮南關諒山間；不料滿廷巽懦，情報不靈，反由主和之李鴻章簽約，割諒山同登以和，外交之憒憒如此，今日過茲憑弔，猶令人憤楚不置！李鴻章號爲熟習洋務之第一人，歷使重洋，專對方面，本一外交人才，惟有「和事老」之稱，苟安畏逼之心，或爲當時人所盡窺！昔東漢時龐參爲太尉，忠貞幹事，本有令名，惟畏羌人內逼，議棄涼州，王符潛夫論著文深譏之，則固先李鴻章之「苟安畏逼」而折衝樽俎矣！

『粵西名將張威處，怪事翻貽割地羞！白馬盟齋戰士怒。綠沈槍臥野風秋，華夷甌脫誰爭訟？壇坫書生早拜侯！異代龐參可同調，總因羌逼棄涼州！』

同登下車後，即投宿西南旅店，晤香港利祀轉運公司同登辦事處主任金璧城君，與商附車事宜，漸有眉目。惟渠公司或其他公司貨車到鎮南關海關辦理報關手續奇繁，須在同登或隘口堅候耳！長日無俚，出門展眺山水，觀覽春物，藉釋羇旅之苦，時值花朝芳辰，有詩寫懷：

『殊方又作安南客，佳節如茲太寂寥！蠻語難抽桑繭緒，桃花易豔野村橋。微波好報伊人信，獨坐餘思小女嬌。迴首流光多浪擲，幾時斟酒聽吹簫？』

金君來告，可附行之車在隘口。隘口在鎮南關外五里，乃一小市鎮，海關設分卡於其地，凡出口入口之貨車，皆稽征焉！余聞鎮南關之名甚著，亟欲一瞻偉跡，遂僱一小包車赴隘口，言明須在關下稍停半小時，兼須在

關內電報局拖一電至宜山舍間也。自同登至鎮南，車行不過十分鐘，火車接軌路基已做好；汽車行兩山之間，塗仄不容雙軌，遙見「南疆重鎮」四字石扁矗立，關勢束萬山之峯，睨安南之路，峭壁嶙峋，風煙聳異！緬懷粵西戰蹟，不覺令人聞鼓鼙而思將帥之材；當今對日作戰，李白統領師干，入衛中樞，勳績爛然！天道後起者勝，對此地靈，益思人傑矣！詩以詠之：

「粵西晚出將，繼軌古關西！天地生戎馬，山川思鼓鼙。荒陴春蝶舞，峭壁曉鷹啼。不斷安南路，峯峯向此低！」

住隘口四日待車發，旅館湫隘異常，眞符於隘！所附行之車爲信孚公司所有，押車鄭君，貨主李君，於隘口會齊出發，當日晚間抵南寧，南寧舊爲廣西省會，建設爲全桂之冠，詩以美之：

『粵西冠冕郡，濱海萬家燈。士有荷戈志，人懷焦土情！排山蕪浪密，翠郭竹煙清。五禮唯軍急，而今在足兵！』

第二日晨自南甯出發，午過大塘，晚抵宜山，挈室西行，感敍近事，詩以書懷：

『違難西南走，初適在桂林，桂山虛其腹，避彈至可任！孰意長沙火，舉烽誤寇深！焦原側足苦，勢赫將燔燖，懼此巢堂覆，難全徼小禽！遂買柳江棹，因之宜山岑，宜山宅桂西，雙井昔謫吟；草木沐淸光，民俗淳而愔！一峯寄千家，託命安釜鬵；兒女挾書卷，瘦妻勤紝鍼；敢作久安計，庶用逃斧礩！凡此流亡跡，深愧丈夫心！無能靖胡塵，徼管賁歎音！

慨嘆事如何？宜山復難止！一朝餓鴟鳴，四門火鴉起！山翠爲之紅，溪聲旋亦死！我時客香海，讀報眼爲眯，共恨絕防城，乃集無鄉矢！天地豈不仁？吾何託妻子？又令長征車，奔馳三千里！將禮巴子國，復潔鬻叢祀。心如傷繳雁，身是簸箕米；一家委四輪，險甚履虎尾！遼東無管甯，名士當焉倚？廣陵有陶守，子將駕不俟！紓轡將欲行，還坐恐違己；若得無終山，掃地當已矣！國仇誓堪復，何必篤行李？』

第三日自宜山出發，妻兒六人，分坐卡車二輛，書籍高疊，又據半車；車行顚頓異常，箱籠傾覆，人幾拋出車外者屢，車廂蜷臥，萬感紛集！自問倉皇西行，徒在問家室策妻兒之安全，得毋蒙「螻蟻自求其穴」之譏乎？然出處去就，皆人生一大事也！國難以來，烽烟所匝，毀家流離者，不知其幾千萬！夫自東北而逃徙西南，免陷困苦，宜也！顧余有所不解者：有既已避地西南矣！乃反歷盡辛艱，疲薾勞魂，復假道香港而輾轉赴上海，冀託租界之暫安，而忘己身與劣境接近，耳目所及，不慮胸臆間積增不快。更有無聊文人，儒林耆碩，妄應「春景方濃，春風熙動」之文謬託「遵養時晦」之迹，冀致「三老五更」之養；其行無恥，其心可誅！而初無傀儡赫赫之勢，籍籍之名，其人尤可鄙哉！顧亭林先生

有言：「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嗚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不辨之極，乃至迂迴就寇，反覆事仇，其惑不已甚乎？陶淵明詩云：「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囘！」「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亂世文人，當葆松柏之堅貞，不學春華之靡曼；鄭虔王維，一受僞職，一陷賊庭，致謫死潦倒，名節喪盡，足爲殷鑒！不佞立身雖無似，然客港四月，人有勸作東遊者，正色拒之；自念愛其妻兒，則不忍貽其妻兒之羞；甚愛其書，更不忍負書中聖賢之誥；今茲跋涉顚倒，形實疲矣！於心不粗安乎？念茲夷然，晬面盎背，不復畏旅途之艱險！車行第四日，入貴州境，春物甚麗，顧盼車窗之外，欣然作詩：

『連朝顚頓辭安坐，臥看閒雲靜過橋；
苗女新妝難自媚，桃花豔發短牆腰。
菜花眼熱黃雲暖；山李亭亭倚女冠，
忽地車箱行出谷，無人商略此春寒！
嫩晴一峯颭不定，白雲拖雨還沈溪！
春工欲試桃花浪，蠻女紅粧滿面啼。
嫩綠因依山倒退，輕紅點注壑遲縈；
車窗瞥眼關春事，不爲嬌鶯恰恰鳴。
苗疆蠻峒二月尾，小白長紅著意酣；
可笑鶉鳩生事拙，獨呼瘴雨濕春嵐！
仰路車行鈍似蛙，陂陀一擲卽飛蛇；
偶逢砥道征懷坦，悔過崖藤未折花。』

車行貴州境內，先過獨山，後過遵義，清咸同間此兩僻邑，乃挺生莫友芝子偲鄭珍子尹二賢，並以詩聞天下；莫有郘亭詩鈔，鄭有巢經巢詩集，兩君貫穿經史，樸雅博通，顧作詩乃與宋賢相近，其淵源可得論焉！莫鄭皆程恩澤春海所取士，春海所爲詩，見粵雅堂叢書收刻之程侍郎遺集，踔厲有餘，深凝不足，捐館適在盛年，所作無大成就；然宏奬士類，不取甜熟脂韋之流，則誠有獨多者矣！清人爲宋詩，起於姚惜抱翁之張黃詩，曾文正亦有奬成之力，而程春海所取士，又有何紹基子貞者，亦普爲宋人語，則清季宋詩演派，實受皖人影響爲多，詩以贊弔云爾！

『晚清爲宋詩，南人實深懿：皖浙贛閩湘，渟峙兼瀦匯；西南挺鄭莫，春海流斯大！經巢經術深，博士可廷對；餘墨溢爲詩，勁瘦內堅緻，慣作酸寒語，辛苦有至味！郘亭學博通，目錄多[illegible]議；詩亦樸雅歸，波瀾知莫二！兩賢起僻壤，善鳴蓋天意！李白夜郎後，宜有接翅繼！我觀黔中山，光采外沈晦；觥觥兩君子，獨弦豈聲賣，停車一懷想，超然釋煩殆！』

第五日正午十二時抵貴陽，住合衆大旅社，下午訪夏君樸山，參觀浙江省立圖書館移來之四庫全書，因順道過貴陽鬧市中華路一帶，所見頹垣壞壁，二月四日日機炸燬之血痕猶在；門人鄭炳允明送其兄眘來筑，實遇斯難，而其嫂氏諸姪，悉同罹浩刼，（聞僅長姪得倖免。）詩以哀之：

『飛車慘事從頭說，血濺骸拋一刹那！

地母不仁生鐵炏，天公何意放晴和？糢糊殘魄難歸葬，淡漠鄰家或已歌。奇慧甯知遭烈禍？黔山原不要人過！』

自宜山西行，歷盡困龍灣盤山釣絲崖九龍山花秋坪諸險，山徑則寸步三彎，坡陀則一落千丈，雨後泥滑，機司變色！覆車召禍者，日有所聞：有車墜山坎而機司遺體尚未昇出者；有平地僨事車身翻仰者；有死有多人覆簀道側者；而某軍官學校之車，覆於釣絲崖下，死者八人矣！傷哉！予等歷險，天幸無恙，詩以識之，藉資儆惕！

『轍迹彎環一線循，萬山人面起嶙峋。不逢顏斶來安步，甯遇長沮與識津？龍困灣中遊子恐，絲垂崖下客程迍。從知一僨終何濟，待化春泥補裂垠！

泥滑鷓鴣煙雨昏，雲根很石氣森蹲。臨軒久忽垂堂戒，吐哺今知白屋尊！絕徼蠻花薰曉露，長塗野馬黯孤村。「望門投止」吾滋慣，慚愧山窗寂寞魂！』

車行第六日，抵松坎投宿。第七日絕早，開離松坎，正午抵綦江午飯；綦江與巴縣緊鄰，同屬重慶府治，車行不過四小時可達；長途旅行，結束在邇，覆車危險，乃今可免！然後喜可知矣！長句率成，載欣載奔：

『松坎風吹十丈塵，停車散髮灑冠巾。出山踐履差平實，映郭煙花最淑淳。南去唐蒙求蒟醬，北來荀勗辨勞薪。綦江一飯巴渝近，後舞前歌飽醉春？』

是日下午四時，安抵重慶，住海棠溪四川旅行社。重慶面江枕流，依山成市，樓閣參差，霧靄迷離；初到一爲臨望，恍如神仙窟府！豈知下有復興中華民族之國民政府，領導四萬萬五千萬民衆對日作戰之軍事領袖，開府駐蹕其間哉？公路建設，突飛猛進，西北之蘭州，南徼之緬甸，莫不棣通：而空中航線，增闢亦多，陸空交通，均可居全國之中心；異日最後勝利，蝦夷遠遁，朝發白帝，暮至江陵；因思歸之士，東向吳會，漢道復盛，全民踴躍。則重慶之嘉名，洵名副其實；詩以預賀，庶當操劵！

『巍峨樓閣五雲長，下有雙龍夾鏡翔。南驟輪蹄通驃國，東來鴛鷺萃巴疆。恢宏武德操全勝，綏定巖邦翦醜狂。不是偏安非恃險，復興志業正堂堂！

巴師勇銳夙揚徽，板楯會張射虎威。赤甲廣徽連弩勁，旄頭會見遠星微！金牛道路書無壅，白雉冠裳譯有歸！國難久忘春富貴，海棠溪畔錦成圍。』

初到巴渝，友朋訪問，應酬稍繁，而於春森路七號得見曾養甫先生談詩兩次，至可留念；養公近頗嗜詩，閒居多暇，勤究杜集，承示新作安南沙埧途中詩云：「沙埧驅車上，悠悠我所思！無雲霧致雨，稀樹鳥爭棲。屬國山河破，中原社稷危！臨風東悵望，匡濟與誰歸？」余評之曰：「唐音杜意，如環不絕！結處尤見抱負！」因亦次韻成一首：

『十載東吳客，西征繫我思！蓬蒿天地

閑，鋒鏑犬羊棲。山鬼欺燈耀，飛鳶怯瘴危！巴歌與渝舞，惆悵未能歸！』

重慶多霧，日機久不來襲，海棠溪四川旅行社位汽車總站旁，天氣晴好時，殊可惦慮，友朋多勸早遷安全地帶；江津縣水道距重慶百八十里，地僻生活程度低。住家相宜，適浙大舊同事鍾俊民教授接任江津園藝試驗場場長，而友人朱仙舫先生之友章堯謨先生，復張利用窰業公司其間，因同時各去一快信，請鍾章代覓住屋，遂於四月十三日晨六時登民生公司民治小輪赴江津，舟中為吳體詩寫懷：

『避地梁鴻賦五噫，長流李白夜郎西！古人用心出隱約，侵曉行遠意凄迷。百丈船牽書帙動，三春鵑迫旅顏低。飄然異縣自此去，不獨家山聞鼓鼙！』

到江津後，住京漢旅館七日，始同章君覓得大西門外拱橋子劉宅平屋賃居，賃金先付半年，從津例也！主人劉澤華，清雅好學，借余大書桌大書櫥各一，竹床茶籠略有添置。章君載肴相饋，鍾君致四川甜橙，劉君送榮把，異地卜居，新歡稠疊，彌可感矣！四川旅寓，飲食瑣碎，有可紀者：茶有沱茶，實出雲南；酒有緜竹大麯，瀘州花露，杜詩所謂「聞道雲安麯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者。意指大麯言也；烏骨愈風雞，所買雞盡然；菌有九重菌最鮮美；菜有包心菜最肥嫩；至如杜詩「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皆易致而價廉者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一經品題，便成嘉蔬，苦苣馬齒之輩，不得相侵矣！不佞入蜀日淺，所知不多，然如杜詩在蜀諸作，並可徵信；陸放翁亦後子美入蜀，未細覈其寫蜀中風土諸作；異日有暇，當作入蜀詩徵一文，以餉友人欲知蜀中事者；西行行紀，暫止於此，一俟嘉陵江漲，當買舟一訪峨嵋秀翠，便道至成都觀覽金牛石犀之勝，續瀝枯墨，以告讀者耳！此行歷海程五百餘哩，江程一百八十里，陸程一千五百公里，得詩二十九首江津卜居四詩，以殿篇末：

『浮家成拙計，遠出恐途迷。兒女齊隨我，溪山淡著題。雲根蟠郭外，橋子拱煙西。棲處眞安謐，淸猿亦罕啼。

踏損苔痕碧，烏龍傍嗅裾，扶床嬌小女，叠架亂殘書。塔撲虛無影，橋橫煙露餘。到門無剝啄，鄉信也應疎！

沱茶浮苦齾，瀘酒漾脣紅。行色方休駕，游絲尙颺空。愈風雞儘有，園野竹須逢！處困亭甯失？微愁始發蒙。

夷傳靜繙閱（漢書西南夷傳）吹燈下酒來！巴疆秦俗溢，楚道漢旌迴！賦麗堪書夢，詩奇苦費才？瘴邊巴子國，晴豁亦佳哉！』

從重慶到上海

黃炎

一 自渝至筑

重慶又稱渝市，爲長江上游之一大商埠，位于嘉陵江會合長江之處，南濱長江，北瀕嘉陵；長江以南稱南岸，稍有市廛。渝筑段車站設海棠溪，赴蓉車站，在寺市兩路口。南岸名勝在南山有天然山洞，曰老君洞，山勢頗高，乘肩輿約半小時可登。洞旁有廟，昔日游人不多，現有難民住在該廟，且以老君洞，係一天然防空洞，天晴有空襲之虞時，市民每多前往逃避者。距南岸六七十里，有南溫泉，水中含硫黃質，溫度亦適宜，汽車一小時可達。星期假日，邑人士女，前往沐浴者殊衆，座位須預定，臨時不可得。嘉陵江之北，爲江北縣，街道都係舊式，居戶殷繁，依山築舍，林木蓊然，風景清幽，不類乎城中。重慶至南岸或江北，均設有渡輪，二刻鐘內可回往，交通殊爲便利。

重慶舊稱「巴縣」，自國府西遷後，改爲行都，人口由三十萬，激增至七十萬，國府將江北南岸，均劃入市區，改爲特別市，直隸行政院。重慶市街如香港，依山而築，高低度數頗大。交通器具，有公共汽車（只有過街樓至曾家岩一路）小汽車，人力車，自由車，但最通行而最便利者爲小轎，因重慶街道崎嶇上下，只有小轎，到處通行無阻。熱鬧街市，爲都郵街，大樑子，小樑子，打銅街，（銀行區及中國旅行社四川旅行社……等，均在該處。）城外通遠門及南紀門外爲領館區；上清寺一帶，爲政治區，現已疏散入鄉間，祇有極少數必要機關，或尙留存該處。重慶氣候特殊，最熱時達攝氏百零幾度。入晚須至午夜三四時後稍涼，非若濱海之地，日間雖熱，夜間七八時後，即可涼快。自陰歷十一月起，至來春二月底止，整日在霧中生活，難見晴朗陽光，此蜀犬之所以吠日也。初到該地者，在此期間，最易生病。

此次回滬，爲策安全計，須過法屬安南，例應領取過境護照，如托中國旅行社領取，可省卻許多麻煩。領取護照，須先拍四寸或二寸半身無帽照相三張，如有家屬同行，可拍在一起。領一本護照；照好相片後，向中國旅行社，或西南公路局渝筑段辦事處，或外交部傳達室，領取護照單，依式逐一塡寫，並須覓妥保簽名蓋章，連同照費法幣六元，照片三張，送外交部護照科。領得護照後，尙須至法領事館簽字，簽字費法幣乙元九角。約二三小時內，即可取得；如爲有效期間三年之護照，簽字後三個月內動身，無須再簽；如有效期間爲一年，簽字後在一個月之內，即須起程。余托友人幫忙，領照及法領簽字，共祇費四日。重慶至貴陽買客票亦不易，照例須

先登記，非在兩星期後，不得啓程；貴陽至昆明之車票，亦不易買。渝站內托同鄉熟人三日即得車票同時函貴陽友人何日到達，請渠預購。三月廿一日由渝起程。

三月廿一日　晴。　連日陰雨，今日忽放晴，彼蒼似表示歡送然由渝至貴陽，祇須兩日半行程，車定午后一時啓行，余之行李僅兩件，交給中國旅行社代運至南岸海棠溪車站，每件收運費五角，價廉穩妥；無須自己當心。十二時渡江，即在車站附近午餐，青豌豆已上市，炒青豌豆等味頗可口，價尚不頂貴。路多傍山而行，坦而狹，山不甚高，谷中平原，菜花盛開，麥已抽穗，青黃相間，蔚爲大觀。車過綦江渡，去歲尚用渡船，今鋼骨橋已成，無下車等渡之煩，殆亦抗戰建國之一也。五時至綦江縣城，街道尚寬平，堆係鄉僻之舊式城市，無整潔旅館，昔係尖站（即休息站或吃點心站）今改爲宿站，中國旅行社，尚未設招待所，特約迎賓旅館爲代辦所，宿該處。宿費較桐梓中國旅行社自辦之招待所爲貴，上等客飯每客六角，尚可勉強。（按綦江特約招待所現已取消。）綦江鄉間產大橙，前年每元可買數十只至百只，今年價太貴，大者每元祇可買五六只，小者亦不過十只左右。余購一元，帶至貴陽送親友。

廿二日　晨陰雨。　今日須越涼風埡高山，釣絲岩險地，所乘之車，後輪胎外套鐵練，如唐克車然，蓋非此恐上山轉灣時，有退後煞車不住之虞。七時開車，歷東溪釣絲岩，十二時至松坎午餐。未幾即上涼風埡，盤旋而上，大小轉灣，凡一百零八次。午後五時至桐梓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被褥清潔，飲食適口，招待亦週，誠有賓至如歸之感，洵爲西南公路中僅有之旅館也。今日所歷多險境：釣絲岩岩壁如峭，路仄灣多，轉角尤小，車行至此最易出事。路局現正從事改造。至風埡峯嵐頗高，自麓至嶺，共歷一百零八個轉灣，盤旋而上。烏江渡尚未築橋，車行至此，下車過渡。

桐梓爲前貴州省主席周西成之故里。西成在任，政績尚好，里人念之，就其墓地，闢爲西成公園。門通大街，規模不小，余乘夕陽未下，前往遊覽，近以無人管理，園就荒廢，墓前石欄，亦零亂滿地。桐梓城較綦江爲寬，郊外平原頗廣，實爲黔北之大都市也。

廿三日　晴。　計程如途中無意外，今日可抵筑。六時起床，招待所早晨本有稀飯供給，今日以某大員寓此啓行，侍從極衆，廚房不及預備。余至外面小吃，七時開車，十時半至遵義，市肆尚屬繁盛，亦爲黔北之一大都市。十一時三刻至烏江渡，嶁山關後，再過數山下山即係烏江，以水寬流急，難以架橋，仍用船渡。在北岸午餐，價貴味劣，爲渝筑段中最劣之菜館。午后半時，渡江加油，從此而南，路漸平坦，車行較速，五時抵貴陽，寓黔中旅館，以距車站較近故也。友人已代余向車站定好車票，隨時可走云，余殊心感。

廿四日　晴。　七時起床，早餐後，即赴車

站接洽車票。據副站長云，明日可走，余喜甚，訊之知為裝貨車，與車夫同坐，須晚間取介紹條，憑條翌晨買票登車。洽定後，赴貴陽最熱鬧之大十字口購貨。距知方廣里許，一片焦土，頹垣殘磚，去夏余曾過此，經大轟炸後，河山依舊，景物全非，徘徊其間，不禁淚下。市民每遇天晴，自上午九時出城，往附近山中避空襲，至午后五時始回。貴陽車站在中山門外，城內街道，除中山路中正路，南京路，威西路幾條較寬的街道外，餘多舊式小巷。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在棉花街，為一所新建洋式樓房，居處清潔，環境幽靜，實為貴陽城中難得之所。所內兼辦膳食，於旅客殊多便利。城外附郭有一二處勝地，以時間迫促，未及前往瀏覽，引以為憾，午後二時，親戚許馬貽德女士來訪，渠係學醫者，謂當局現注意公共衛生，將舊有醫務人員，調往訓練三月，實習三月。然後出來專門管理公共衛生事務。自被轟炸後，商店午前大都停業，午后開始營業，居民疏散至四鄉，頗多機關，亦有遷往鄉間者，人口有減無增。街市行人不多。晚飯後六時半赴車站，領取介紹購票條。貨車行駛，因副站長前一日晚間配定，直候至十時始將車輛排好，得購票介紹條，回寓十時半就寢。

二 由筑至滇

廿五日 晴。由貴陽至昆明，較重慶至貴陽稍遠，須三整日可到。五時即起床，六時到站，將副站長介紹條購票。購得車票後，候至十一時尚無開車消息，乃向站長探訊。據稱以司機處未將司機分配妥當，請稍待。至十二時始找到司機，開出車站，未一里轉過山坡，停車又搭一私客，（沒有向站買票），坐貨上。每至一站前一二里即須停車，讓私客下來，走過車站一里后再停，令其上車。如此就擱，車行較遲，午后一時至距貴陽二十八公里之清鎮稍息。市廛熱鬧，遙望城中綠柳成行，紅桃出牆，頗多春色，黔西一大鎮市，距貴陽九十七公里之安順縣，三時到達。街道寬廣，人烟稠密，外省逃難至此者不少，房屋都係舊式，民風樸素，生活程度亦不低，最起碼之紅米客飯一小碟炒，一小碗湯，須洋三角五分。過此地勢漸高，行車速率亦漸遲。沿途山間，都產石片，附近土人，即利用此天然洋瓦式之石片作瓦蓋，色青灰，遙望如洋房。山間都平地，山勢頗類廣西，平地突峯，形頗秀美，非若西康或川，滇，黔邊境，綿亙雄偉之大山可比。愈西行，山勢愈雄壯可觀，車全在坡間行走，形勢漸見險峻。山谷間隨處可見素李紅桃，景色迷離，洵有陽春烟景之概。山中住苗人頗多。婦女頭戴如佛家黃教之祖之宗喀巴所帶尖頂之黑布帽，少女並有無數之絲線下垂以為飾，下身裹以多摺之裙，如西人之跳舞衣，惟無此之長。六時至關嶺場，四山環抱，地勢頗高。為時不早，即宿焉。余寓李記高陞客棧，房價飯鋪均貴，白飯每客洋四角，房鋪照例無被頭，亦須洋半元，被

三五一—三八七

尙要另加，房屋均係舊式，屋內亦不整潔。以關嶺場非宿站，故無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旅客至此殊多不便，亦徒喚奈何耳。

廿六日　晴。　昨晚所寓居處大壞，終夜不得熟睡，天未明即醒，六時起床，無食物可買，將預帶之桃酥餅果腹。七時起行，沿途盡傍山而行，每小時速率，約僅二十公里左右，約十時許至安南縣。此間原爲由筑至滇之第一宿站，中國旅行社設有招待所，因昨日余等開車太遲，未能趕到，今日即在此中膳。米價較關嶺場更貴，每斗（十六兩秤約三十五六斤）須洋六元餘，飯館頗不易找，烟館則到處林立，人民都滿面烟容，亦一怪現象也。出安南縣南門，爲黔滇道中有名之二十四灣，實際自麓至巔凡二十五灣，轉角三十餘度，工程極艱巨，有一失足將成千古恨之懼。車行過此，山勢漸高，上下山十餘灣者頗多，都在高坡上行走，向下不能逼視。午后五時半至盤縣，已拔海一千八百公尺矣。縣城踞一高平原中，南北約十餘里，東西約七八里，麥浪滔滔，一片春色。市面尙屬繁盛，寓盤江旅館，中國旅行社尙未在此設招待所，因此地本非宿站，但來往貨車，都停宿於此，食宿價格均昂，溯自關嶺場而西，即用江浙通用之小銅元，每角可換十四枚，至安南祗換十枚，其價等於一分銅幣矣；至此每角可換小銅元十二枚。此間四週皆山，係一小盆地，氣候溫和，陰歷二月初，如滬上四月初，即穿袷衣不冷。盤縣爲黔省最西之一縣。再西行過小街子，即屬滇省境界矣。

廿七日　晴。　七時起程，九時許至小街子，距貴陽四百十三公里，爲黔滇分界處，由此至昆明計二百四十四公里。十時半至平彝，係屬滇省管轄，路較昨日平坦多矣。此間車站在城外，城內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車站附近飯館不少，惟清潔者殊尠。即在平彝午餐，價與安南相埒，聞說鷄蛋不能吃，吃了恐染痲瘋等語，但余購食其二，亦無妨也。午后二時半至曲靖，尙距昆明一百六十公里。以今日趕到昆明須帶夜，乃決意在此休息，即就中國旅行社所特約之代辦所宿焉。房間尙稱整潔，宿費五角至一元五角。此外貼近北門有公路飯店，房價與中國旅行社代辦所相彷。自平彝至曲靖計程七十七公里，沿途都平原沃野。曲靖街道不廣，石路不平，可算西南之一典型古城。城西十五里有勝峯，廿五里有翠峯寺，城南廿里有淸峯寺等，均爲曲靖之名勝地因時促均未往觀。

廿八日　晴，　七時半由站起程，卅公里至馬龍縣，縣城範圍不大。再進二十六公里至易隆，正午十二時至滇昆明市。一路地勢尙坦，惟路面不平，顛簸殊甚，風大灰沙撲面，幾至目不能開。昆明市平時少雨，氣候和暖，陰歷二月初已如滬上四五月天氣矣，人均穿單袷衣服。街道中無灑水車，灰塵頗大。暫寓南通路上海公寓，房價頗昂，起碼法幣三元，高至六元，其他貨物亦貴。

三五一二八八

廿九日　晴。　連日車行頗憊，本擬在寓休息，承知友周君旋冠之約，往遊滇池旁之大觀樓。出西門西北行，過街市後，夾道楡槐，白楊成蔭，步行其間，不特風景清幽，且宜烈日之當空矣。行約四五里，至大觀樓。樓位滇池之東南隅，園林台榭，錯落有緻，疊石成山，曲徑通幽。園中鑄有唐公蓂賡銅像，戎裝跨馬，姿態雄偉。唐公有功再造共和，滇人鑄像留念，亦其宜矣。大觀樓背城面池，高凡三層，下鎖未能登臨，深以爲憾。樓外築有長堤，堤旁遍植楊柳，清蔭四蓋。池中有小舟，樓前水中築三石塔，風景有類西湖之白堤與三潭印月。余遊遍西南諸省，如此湖山勝色，得未前見。滇池爲西南之西湖，周約五百餘里，風帆上下，往來如織。西南各省，山多水少，昆明有此滇池，大類江南風景，爲雲南生色不少。沿池五六縣，賴以灌溉，不僅爲天然勝景而已。旋周君邀余至園內漁舍酒家午餐，一碗紅燒鯉魚，舊滇幣十二元（價値法幣一元二角；新富滇銀行一元紙幣，値法幣五角；舊富滇銀行紙幣一元値法幣一角。）味頗佳，價亦不廉（是項鯉魚，酒家畜於池中籃內，烹時取出任客選擇，故價稍昂。）飯後循柳堤一週，出公園大門，雇車車力舊滇幣三元，午后三時許返城。

三十日　晴。　昆明自遭空襲後，大商店均在午后二時起開始營業。晨九時半，小商店尙未開門，早點無買處，其情狀可知。滿街灰塵撲面，非戴眼鏡，不能開眼。氣候極暖，上午十時左右，攝氏寒暑表達八十餘度，市人都穿單衣。午後與周君偕往正義街天然旅館招待所，接洽赴海防購買車票事。招待處允代購車票，並於車上預佔坐位，而不索酬，旅客稱便。

三　滇越途中

三十一日　晴。　昨日至上海銀行調換越南幣，每我國法幣一元八角九分，可換越南幣一元，以此間較海防調價爲高。過我國河口後至法屬老街，卽用越幣，故事先不可不換。余調越幣二十元，僅足路上之用，到海防可再調也。晨五時卽起床，六時半由正義街乘人力車前往滇越車站，約二十分鐘可到，車力洋三角。下車進車站，天然旅館招待者，已將一節列車佔着，未幾車票亦買來。三等車至海防票價爲國幣五十八元有零，四等車票價十七元有零，其實三四等車，座位無甚軒輊，座尙寬敞，惟兩面後木板爲窗，無玻璃。乘客不多，七時五十五分開車。

車過可保村後，盡依山而行，地勢極爲險要，穿越大小山洞，凡四十有九個，砌石塡補路基之處，更不知凡幾，其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見。法人建築此路，蓋有深意存焉。六時車至開遠站，天然旅館招待者，已至車上。行李點交旅館接客者，隨後同行，至入城市要口，軍警檢查護照。舉目一望，已至旅館門首。天然旅館離車站極近，不到半里，旅舍房屋被褥，尙屬整潔。居停主係粵人，僅此至海防粵

語通用較廣。每人一宿二餐，共國幣一元二角，價尚不貴。車行頗憊，八時半就寢。

四月一日　晴。　今日預計晚間將宿法屬安南之老街，景象又將不同，頗爲興奮。五時卽起身，盥洗畢，六時半早餐。昨晚已將挑力交付旅館，今晨不容自己當心。卽由旅館代雇挑夫至車站上車，七時四十分開車。今天盡係山路，盤旋上下，車行較遲。在波渡菁車站與猓姑站之間，山勢最高峻，車由山巓盤旋下兩峯之間！鑿洞而通，中隔深谷，架以鋼橋，車行其上，水聲如吼，下視無底，爲此路之工程最巨而險峻處。灣頭極長，逐漸傾斜而下，行一小時有餘，始越過此險地。下午五時半到達河口。今日凡歷大小山洞一百一十個，昆明至此，共越山洞一百五十有九個，過此至海防，地勢漸平，無須穿越山洞矣。蓋今日所經途中極少見平原，人民多貧，而土地尤瘠。河口下車卽須檢查行李，前進數武至河口橋堍，有我國督辦公署，須將護照至該公署登記查驗，並檢查行李衣箱等，然後可過橋至老街，卽爲法屬安南轄境。在對方橋堍，設有關卡，將行李逐一詳細檢查，縫好被褥枕頭，均拆開看過，同行中亦有衣袋被搜摸者，余則僅行李與衣箱，並無違警漏稅物件，查亦甚好，在一小時內，被查三次之多，實覺不勝其煩耳。過橋左手轉灣卽至天然旅館，此間通用越幣，一宿並兩餐，最少須越幣一元八角，合國幣幾三元五角餘。本日所經沿途氣候，較昆明市爲熱。近河口百餘里內，出甘蔗香蕉，已類熱帶景象矣。至旅館後，休息片刻。因余等明日，不能在此停留，須趕至海防，護照簽字手續，今晚須辦好，乃由旅館茶房（粵人名夥計）持護照隨同前赴法國警局簽字並對照片。簽字費越幣一角，華僑商會費三角，均由旅館代墊，卽在房金項下統算。八時半告竣，九時晚餐，十時茶房護照取回送來，乃就寢。

四月二日　晴陰。　今日可至海防，惟路程較前昨兩日爲長，預定六時四十分開車。晨四時半卽起床，整理洗盥早餐畢，六時到站，在開車前十餘分鐘，復有關員來檢查，余祇帶夏布一匹，寬一尺一二寸，長二丈四尺，原價國幣不到四元，昨日入境檢驗時，並無抽稅之說，今日須要納越幣五角，計國幣九角多，旅客中同樣情形者不一而足。準時開車，鐵路傍河而行，地勢較昨日平坦多矣，並無山洞，沿途芭蕉極多，花開紅色，花苞如蓮，色極鮮豔，檳榔及椰子頗多。土人均喜吃食，齒牙咸成黑色。土人不分男女，都喜穿黑色外套，長僅及膝，用我國昔時銅鈕爲扣，開衿頗高，普通在肋骨間。女子之髮，以色綢或呢絨包裹，旋盤頭上。房屋自老街至致主數百里間，土人所住均係草棚，未見一宅瓦屋，沿鐵路線如此，其內地更可推想，此係土人之懶惰所致，抑有他故，筆者未便懸揣。自致主迄海防數百里間，地極平坦，甚類我國長江下游之江南北，平原沃野，農產豐饒，氣候頗

暖，猶如江浙舊歷五六月天氣，均須穿單衣蓋此間已屬熱帶邊境。土人迷信頗深所有極少數瓦屋，除法人住宅外，餘均為廟宇。籤文中法合璧，廟名尚用中文，車站名亦中法文同用。幣制除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一元鈔票外，所有半分，即係我國舊式之錢，上書「啓定通寶」，可見越南去我國統治不遠，中國化猶深入人心。午后五時至嘉林，此車逕赴河內，余等赴海防，須下車稍候十餘分鐘，待河內開出之車到嘉林後，再行上車，原車至河內為止，晚間八時半至海防，旅館招待，都登車接客，惟不如上海呼喚旅館之名之可比。當將行李點交天然旅館茶房，坐車逕抵逆旅，房價每天越幣自二元五角起至六元止，合國幣計頗昂。連日車行甚憊，晚餐後洗澡，藉以恢復身體疲勞。本日所行里數雖多，但無一山洞，祇有兩座大鐵橋。車中賣零食者不少，蛋炒飯每碗越幣五角，合法幣九角五分，茶每碗一分二分三分不等，視人而定，對於外來旅客則價昂，係屬敲竹槓性質，可恨也；但較開遠至河口段中，無零食滴水可買，則又較勝一籌。

三日　陰微雨。　海防為法屬安南東京出海之要港，街道寬廣，房屋亦不緊密，隙地尚多。中國旅行社在波豪街二十八號，範圍頗大，詢問一切，俱誠懇答復，予旅行者便利。海防車站與輪船碼頭，用鐵軌啣接，裝卸貨物，頗為便利。市內路中灰塵頗大。無電車與公共汽車，祇有人力車與汽車，車資尚不貴，安南人都禿頭赤足，間戴帽穿鞋，均須納稅，然歟否乎？余等護照上午由逆旅主人送至警察局簽字，午后一時許取回。余等為過境護照，到埠祇可停留十五日，過期須繳越幣七元五角；住居以一月為期。入境護照為移民護照，於達到之日起，四十八小時內，須照章繳納身價費，否則男處罰金三十元，女三元。此間商人廣幫頗占勢力，不論旅館或飯店以及其他商業，莫不皆然。

四日　陰。　海防為濱海之地，雨多晴少。余等到此四日，均未見烈日。泰生輪為英商怡和公司（在港稱渣甸洋行）之新船，排水三千餘噸，本定今日起椗，以裝貨不及，改五日啓行。余之船票在昆明時託中國旅行社代買，由海防至香港房艙計越幣二十四元。取得船票後，乃與船上人商量，今日午后三時行李先下船。飯仍在岸上吃，每人一菜一湯，須越幣六角多；鹹蛋每個越幣二分八厘，合國幣五分；鯧鯿魚每斤越幣二角四分；價均不昂，惟以匯價不平，覺稍貴耳。

四　越港船行

五日　陰晴。　聞海防碼頭，秩序頗不好，扒手及搶帽者甚多，余出入口袋及帽，特別注意，幸未出事。昨晚宿船上。原定晨間啓行，因貨尚未裝齊，須延至午後四時，方啓椗。在開船前數小時之內，土人用牛角，牛筋，做成之帆船，筆架花鳥等物兜售，手工頗精緻，索

價尚不昂，自數角至數元不等。已開花之仙人掌，紅黃各色俱全，每盆祇售越幣二角。最後裝儎耕牛，亦用繩索吊下，牛力大，掙扎頗烈，以智慧不敵人，終於就範也。安南自致主以下，地勢平坦，溝渠縱橫，產米頗豐。此種長角水牛，爲農家主要之生產工具也。惟船上所裝者，大半係老病之牛，四時告竣，五時開船，汽笛一聲，與海防告別矣。六時晚餐，接北海來電，有貨物待裝，須灣彼一行，行程尤將遲緩一日矣。以自海防至香港，及北海至香港，同爲四百八十海里，自海防至北海一百五十海里，可爲枉走，亦無可如何。

六日　晴。　今日風平浪靜，下午四時抵北海。此間地屬粵省管轄，市廛尚屬繁盛，物產海貨最多。油炙大明蝦法幣一角，可買六隻，其他如甘蔗香蕉，價亦便宜。小販登輪叫賣者頗多，晚八時半就寢。船役與客人喜打麻雀，未免擾人清夢耳。

七日　晴。　今日裝貨頗忙，客八下船者寥寥數人，上船者較多。船面滿裝猪子與鷄鴨，臭味難堪，統艙客尤叫苦連天。午后五時啓椗，六時晚餐後即寢。

八日　晴。　五時起身，聞水手云：今日可越過瓊州海峽，照例風浪稍大，或有日八軍艦，招呼檢查，亦未可知等語。飯後風浪漸大，房艙客十九暈船。原有四桌人吃飯，因暈船關係，能起床吃飯者，不滿一桌。余雖照常吃飯，但量亦酌減。甲板上盡爲猪鴨佔據，時來臭氣，殊爲苦悶，惟有終日困守房中耳。

九日　晴。　今日風浪更大，船上茶役，亦有暈船不吃飯者，按自北海至香港爲四八〇海里，計程今日午后四時可到，惟浪大行遲，須至午夜十二時可達。晚飯後風稍殺，浪漸平，客人起床者亦多。中夜十二時抵港，泊港西浮筒，須待明日七時海關驗後，方可登陸。

十日　陰。　八時雇小划船上岸，寓陸海通旅館。房金自港幣三元起，房間被褥，尚整潔。上午休息，午后二時赴中國旅行社探聽赴滬船期。此次北返，決定乘郵船，以趁南北洋班船，船既不潔，又須灣汕頭或廈門，時間亦不經濟，美國輪船公司，柯立芝總統號，今日午後開行，已趕不及，乃決定乘法郵琴拉寶，十二日午後六時到，十三日午後二時開。票價港幣四十九元，統艙亦有舖位，不另給資，計港幣二十四元五角，船位既定，六時半晚餐，西餐不貴，每客自港幣五角起，亦有三菜一湯；一元則四菜一湯，還有水菓，粵館最多。

十一日　陰晴。　香港爲余舊游之地，遠在民國十三四年。去年過此，八口驟增，轉口貨多，市面頓形熱鬧矣。緣香港百餘年前，爲一荒島，自鴉片戰敗後，割於英國，又租借九龍半島，成犄角之勢，水陸交通均便。港中海水頗深，呈深綠色，爲一天然海港，非若黃浦江水量既淺，且泥沙又易淤墊，須加八工挖濬之可比也。英人將香港闢爲東方自由貿

易，港銳意經營，山麓山腰山巔，均闢有馬路。電車，公共汽車，私人汽車，人力車，自由車等均有。上山並有爬山電車，頭等單程港幣二角，三等一角，車用粗鐵索吊住，一上一下，川流不息。街市依山而築，高下不平，馬路較上海狹，路牌不齊，大都釘在高處檐下。非若上海之清楚。最通用之言語，爲粤語與英語。香港本地無出產品，較便宜者，爲汗衫，嗶嘰。海貨如蝦乾，廣東所出之甘蔗，橘子等，近以港幣漲落關係，各物較滬上爲貴。

今日午後天晴，乃乘爬山車上山。車行至半山後，地勢陡峻，似頗危險，其實無妨。既至山巔，縱目四望，四面崇山起伏，港中艨艟櫛比，風帆往來如織，港島景物，一覽無餘。傍山築路，去石削岩，工程頗爲浩大，今均爲坦途矣。五時半下山，返寓，已萬家燈火。

十二日　晴。　上午在寓休息，午后乘官渡至九龍。渡輪頭等港幣一角，三等四分，碼頭構造完備，頭等與三等，各有走路。秩序井然。約十分鐘，即至對岸九龍，街道較香港爲闊，市肆亦繁盛。渡輪碼頭之右爲廣九鐵路之起點，亦即粤漢鐵路之終點，中國旅行社設辦事處於車站之旁。自廣州淪陷後，火車即停駛。其斜對面，迤邐而西，即爲各郵船碼頭，起重機，運貨至棧房鐵軌等俱有，設備頗全，迨琴拉寶抵埠泊好碼頭後，余即在九龍晚餐，價較香港稍廉，飯菜亦不劣。

五　港滬歸途

十三日　晴。　午后一時登輪。郵船畢竟可靠，照預定時間二時啓椗。水上乘小船之乞丐頗多，張小網索錢，旅客擲予一二角之鎳幣落水，彼輩即入水掏出，動作敏捷，百不失一，亦習慣使然也。琴拉寶行程不遲，如無特別事故，預定十五日晚可抵滬。

十四日　晴。　無風浪，夜間下陣雨，風頗大，船尚不顛，十五日午后行至錢塘江口外，杭州灣時，忽而大霧，不能前進，抛描休息，至晚六時許霧消，復駛，遲至十六日晨抵滬，船泊楊樹浦，用小輪接至新關碼頭。跋涉長征，從此稍息。

六　記後尾言

按炎自去年七月間，由滬起程過港，越梧州柳州，橫穿廣西，直貫貴州而至四川之重慶，時爲去年八月中旬。至九月間，由渝西北行經壁山，永川，隆昌，榮昌，內江，資陽，簡陽，而抵成都，更由成都西南行，歷新津，名山，印峽，等縣以達西康省之雅安。汽車均能通達。過此而西歷榮經，漢源，瀘定以迄西康省會之打箭爐，交通工具爲竹輿與騾馬，出打箭爐而西至泰寧，道孚，爐霍，甘孜，僅能騎馬與旄牛，今年元月初返渝。三月中由渝歷黔，滇，安南，香港，返滬。先後閱時幾十月，所經數萬里，均爲中國版圖，中國誠不愧爲泱泱大國，人民風俗習慣，文字語言，亦大同小異，中華民國洵可爲東方之最偉大民族。惟以人謀之不臧，貨不通流，地未盡利，人未盡用，至安南香港，均爲他人所有，爲可惜耳。軍興以來，西

南交通。除西康外，川，滇，黔，桂，公路網業已完成，川滇間鐵路現正修築。而中國旅行社，亦與交通同進，深入內地，輪軌舟車旅邸住宿，凡有眞正之中國旅行社所在者，確有使賓至如歸之概，而忘却風塵之僕僕矣。尙望能深入內地，川康道上，應爲中國旅行社之新線。他日之中國旅行社，將使無遠勿屆，而造福於旅客無窮焉。

其次我國之法幣，通行全國已久，而西南幣制，尙多複雜：又如廣東之毫洋，券（價法幣七角餘）桂幣（價法幣五角，）四川之大銅元，西康之藏洋（價法幣五角，）雲南之新舊滇幣，幣値各各不同。旅行其間者，不啻旅行歐洲各小國間，不勝其煩。在同一統治之下，自亟應設法統一者也。他如文化之提高，地利之開發，已有長足之進展。繼此以往，五年以後，必更有可觀。他日將以此記證之。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卽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林肯
藥水
牙膏
白齒療蛀
殺菌除臭
功效神速
從來未有



三五一—三九四

川康途中

朱汝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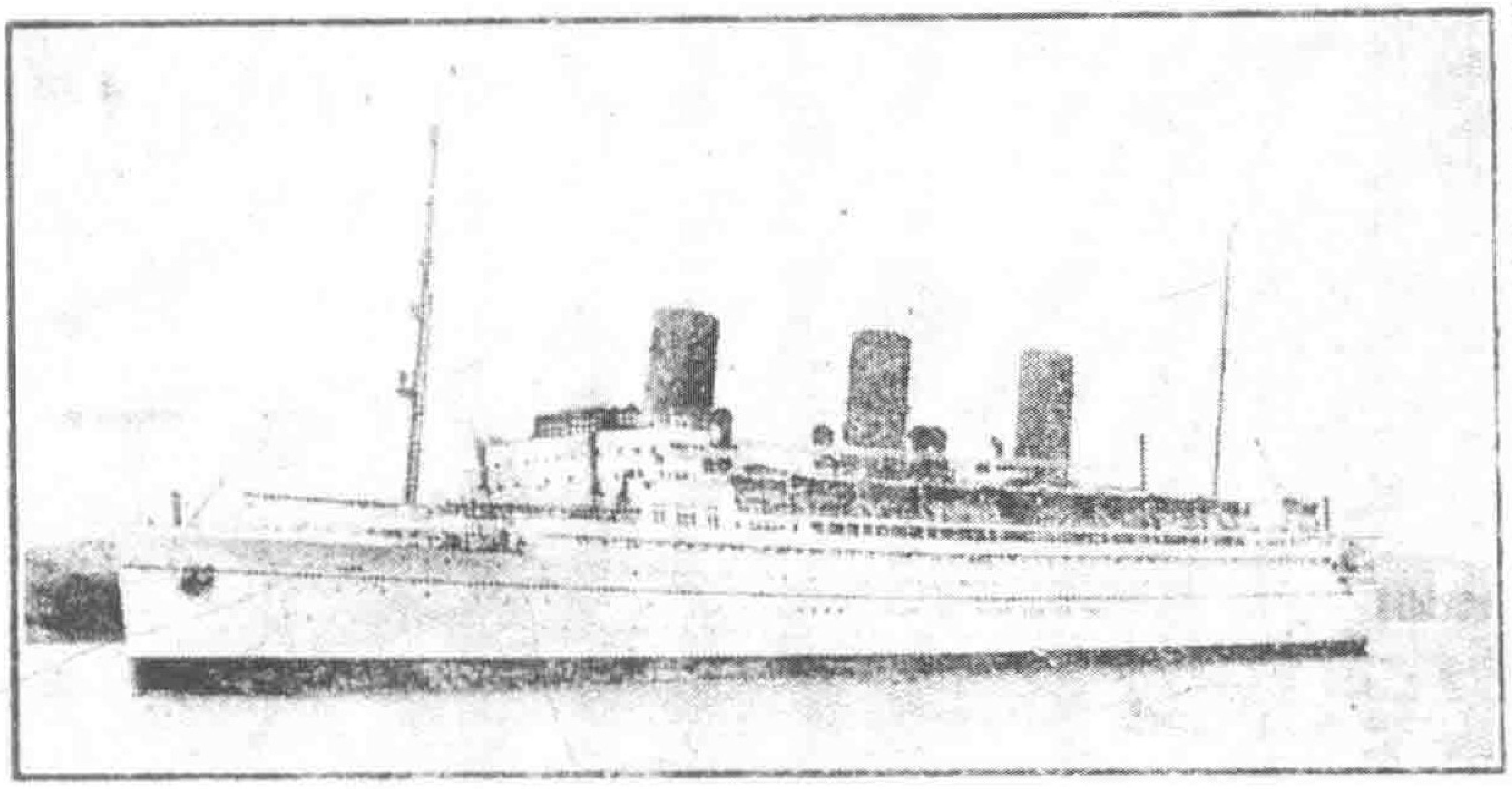
奚東曙君在上海銀行與余共事有年，八一三變起時任京行副理，兼中國旅行社京社經理，其時余適于役金陵，與其往返頗密。自國民參政會成立後，奚君膺參政員之選，奔馳國事，遂脫離行社任務，伯勞飛燕，天各一方。茲接其四月廿一日自西康道孚寄來一函，知其為川康考察團之一員，馳騁邊關，考察一切。該函所述，足供關心邊事者之參考，用特錄送旅行雜誌轉為刊載，以廣流傳云爾。

汝謙吾兄大鑒：弟於上月十八日離渝，經成都，雅安等處於本月四日抵打箭鑪（康定。）途中曾越過大相公嶺與飛越嶺兩大山，山中積雪均未化。十二日又由康定啟程，途中翻過折多山，其經驗有足紀者。由山脚至山頂係五十里，此山之難行，使人視為險途，折字在康語為鬼字，以云鬼山也。康定以西氣候一日數變，一時太陽一時雪，幾無日不有雪與冰雹。過折多山之日，新降之深雪，使所有山谷成一銀世界，不見一草一石，所謂「雪封山」是也，到處皆雪，山徑莫由辨別。有時路至狹窄，且介乎絕壁與深淵之間，一失足即可顛覆於深壑之中，命運操之於馬，所幸各馬習於山道，雖慢猶穩，縱馳騁於深山與亂石堆中，尚未一墜，惟一片雪光在猛烈陽光下使人眼花頭暈，以至雪盲。山中氣候乾燥，使人立時面皺唇裂，甚至有鼻中流血者。其最難受者則為空氣太薄，（此山海拔四千五百公尺，合一萬三千餘華尺）使人呼吸困難，一舉足，一回首，即大喘不止。弟與一位同行者將行至山巔時，所乘之馬被「蠻家」因語言不通誤牽至山之側面，前後又失聯絡，致使徒步登山，中途間兩人氣沮腿軟，不得已倒臥於雪中者半小時，幸越時有人至，借馬過山，方慶無事。此友見弟等時謂弟面色變白，因弟已在山途中嘔吐三次，此行之結果，死牛馬各一，馬伕中四人暈倒於途，十人得雪盲而不能見物。同行之振濟會儲委員亦成雪盲，整個失明者兩日，一時之悲慘情狀，難以筆述，故在一村落中逗留兩日，方能前進。所幸過此山時，未遇大風，如有大風，則易使人氣窒而殞命，所謂「風攪雪」是也。數日前，有友過一較低之海子山，當時有風，曾見數伕子因此而死。關外人烟稀少，居民幾盡屬康人，其語言服裝習慣，迥乎不同。有時行一日而不見人烟，祇見逐水草而居康人之帳篷，及其大羣牛馬，有時見許多自然森林之大樹木，自生自滅，無人採用，故弟等亦有時宿在蠻家，有時宿於喇嘛廟，弟每日在馬上度生活，故騎術大進。昨日抵泰甯喇嘛廟時十幾位喇嘛著禮服

騎馬迎接。(塘布之馬，滿身着繡花綾子。)廟前有一百餘喇嘛，排隊奏樂，並高樹青天白日旗，女子觀者放下辮子，以示最高敬禮，儀式嚴肅。西行喇嘛廟吏大甘孜喇嘛廟有喇嘛四千餘人，其儀節必更有可觀。每至一廟，必獻哈達，對喇嘛則賞犒茶葉，對人民則當場賞犒酒，因康人喜飲茶與酒。關外均用藏洋，故此次攜帶許多藏洋而來，同時亦帶翻譯，廚役，食物，因康人祗食青稞糌粑及喝茶，不種蔬菜也。大批人馬，可謂浩浩蕩蕩，最近幾十年中，中央大員經過折多山出關者，前清有趙爾豐(威名震西陲以至今日)民國有尹昌衡，黃慕松，戴季陶弟等約於廿九日可抵甘孜。大約六月中旬可返渝也。途中匆促，不盡欲言。

弟 東曙上，廿八年四月廿一日

三五一三九六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 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八月八日	俄國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九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三日	俄國皇后號
十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八月七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一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四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十七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二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十六日	俄國皇后號 ×

×不往檀香山

渝港空航記

柯紹明

嶺南大學教授 S. LAUTENSCHLAGER 君，最近自重慶乘歐亞民航機至香港。抵埠後，把旅途所得印象記述如次：

空中旅行在這科學昌明時代，不能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本來不值得廢筆墨來形容。不過以一艘龐大的空中「郵艇」在崇山峻嶺懸崖削壁之上，而且是一個不平靜的天空飛航。以五小時的時間，完成一千英里的長程，畢竟不是尋常的事。它的功績值得人們驚嘆的。

七月七日午後十二時三十分，我們在重慶機場攀着小梯，登進歐亞巨型機二十號。依次就坐後，機僮遞給客人小塊棉絮，塞進耳朵避免耳鼓受機聲震蕩。同時引擎昂昂作響，準備這千里長征。機門關閉後，不及一分鐘，我們的巨型機便從一條用磚砌成的闊道流滑下去，至磚路的盡頭處，集合速率。機身漸漸升起，估計每分鐘昇高數百尺，起初在山峽間飛航，兩面高山與機身距離僅及咫尺。機翼有時幾乎與山邊接觸，看來煞是危險。

幾分鐘以後，我們已昇至數千尺，飛航在山峯深谷之上。俯瞰下去，太陽光閃映下細小而、有美術化的四川省禾田，青葱可愛。從最高的山峯至最低的山谷，很有秩序地層層耕種着，甚至每層的沿邊，都種着許多豆類，沒有一寸土地荒廢。炊煙時起，與及四處的矮小樹木，知道下面有不少的村落人家。土地的肥沃，山景的莊嚴和偉大，非普通筆墨所能描述。

經過了一小時，我們飛進貴州省境，景象和以前大相逈異。禾田村落山谷已不復見，祇見深綠色的山脈排成隊伍，一行一行的從我們脚底下過去。貴州省的貧瘠，在中國各省中，可算獨一無二。但經過我們這次飛航的觀察，該省雖沒有四川和其他省份那樣豐美，但最低限度可以供給中國鑛產和木料。更可以畜牧千萬頭以上的牛羊。

如是又經過一小時，山峯較前更密，過了這段路程之後，始略見稀疏的村落，不整齊的樹林。機僮告訴我們，已進廣西省境。河流山谷，隱約復見，此地的山峯與前又有不同，多是獨立地矗立在平原上。看來有點像埃及沙漠中的金字塔。過完了那些金字塔，較寬的平原，灣曲的河道，不斷的映入眼簾。我們飛航的高度，漸次降低，民房果園，清晰可辨。當從山峽上降下的時候，耳鼓受了刺激，隱隱作響，難過萬分。最後在離桂林城十哩外的機場下降。

未起航前，機師接獲報告，日機在航線內出現，為安全計，不照原定航線行駛，繞道至桂林。

三五—三九七

因爲添加燃料，檢驗機件，我們在桂林有一小時的停降。桂林風景雖是名聞中國，但因爲時間短少，沒有機會進城欣賞，祇得在機場與德籍機師閒談散步。偶然談及歐洲問題，和希特拉的種種，他們亦承認這次談判結果，倘英國和蘇聯不能合作，德蘇則大有合作可能。他又告訴我們，在中國昇平之日，他們已來此間服務，今日友邦在國難期間，縱使怎樣艱難困苦，冒絕大危險，亦不忍遽然就去。這種有理性的服務精神，是值得我們尊崇和贊羨！

下午五時四十分繼續飛航，向香港進發。依舊在崇山峻嶺之上，所見的山脈，連綿不絕，青綠可愛。不像在貴州省時所見的乏然無味。白雲重重疊疊的堆砌起來，好像一幅巨大的羊毛地毯。不久西山日落，時屆黃昏，白雲爲日光反射，變作金黃色，確是奇景。可惜這種變幻的景物，沒有許久便溘然逝去。時錶指正八時，天已漆黑，指掌難辨。祇見窗外繁星三五，看書既不能，談話又爲機聲所阻，祇得閉目靜坐而已。

經過了一個短促時間，燈光隱約可辨，再過五分鐘，赫赫火燄不斷的從窗外射進來。我們的目的地，逃難者的天堂，中國的乾淨土，——香港已巍然在望。每一位乘客，沒有不吐一口氣，欣慰情形，溢於言表。當我們從高空漸次降下的時候，耳鼓裏又復作響，幾至不能忍受。但從窗外望見香港山上的燦爛燈光，地面上汽車公共汽車如貫珠的一串一串行駛，又好像旅行沙漠，發現甘泉。在九龍上空環繞兩週，便安然在啓德飛行場下降。回憶數小時以前經歷，不覺悚然。龐大的機身，寬長的機翼，很容易作襲擊者的目標。縱有這項事情發生，亦不能算是一件出奇的事，幸而我們安然抵達，不能不感謝德籍機師的技術和機警。

乘車回寓所途中，又發生一新感觸。曩時許多國家，曾爲海上自由而戰，到底我們今日，應否爲天空自由而戰呢？離海岸十二英里便成公共海，爲國際公法所承認，難道離地面上半英里，不能算作公共天空？空襲不廢除，人類永無寧日。這種野蠻卑鄙的行動，可爲科學進步之汚。幾千年前，我們從穴居野處，洪荒世界，而至住現代科學化的洋房，物質奢華的享用。空戰結果，會把我們從科學化的房屋驅回穴居野處的田地。倘欲保持人類慘淡經營的文明世界，我們必需努力把這種惡魔，驅逐出上帝給與我們的偉大神聖天空之外。

六女嫁四十夫

熹

美國某雜誌近就各州婚事記錄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結婚次數最多之婦女六人，合共結褵四十次，其第一第二兩人均曾連嫁九夫，最少之一人亦曾嫁夫四次，而其年齡則僅二十九歲耳。



昆明湖泛棹

昆明漫記

帥雨蒼

一　不夏之昆明

雲南位雲嶺以南，因而命名。攷雲嶺亦名雪山，在麗江縣西北，積雪九峯，四時不融，驟觀之，雲南必爲酷寒之區，但事實不然，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氣候溫和，尤以省會昆明爲全國冠。禡時可滇行紀異云：「雲南最爲善地，六月如中秋，不用挾扇衣葛，嚴冬雖雪，而寒不浸膚，不用圍爐服裘，地氣高寒，乾爽而無霉氣。」郭義恭廣誌云：「昆明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隆冬若九月。」昆明氣溫，洵人間樂園也。

昆明外人恆稱之曰雲南府，於一九〇五年闢作商埠，法人所築滇越鐵道由老開入境，過蒙自而達於此，其疆界東北爲崇明縣，西爲安寧縣，南爲呈貢縣，據縣志載：「全城東西廣一百里，南北袤八十里，城周九里三分，設門計六，上皆有樓，東曰咸和，樓名殷春，東北曰敷澤，樓名壁光，南曰麗正，樓名近日，西北曰寶成，樓名拓邊，西南曰威遠，樓名康阜，北曰拱辰，樓名望京，」今則東門又曰綏靖，東南且另有門曰護國。

昆人稱池曰海，故城南滇池每曰滇海。滇海亦曰昆明湖，發源深廣，下流淺狹，湖周三百餘里，繞湖平原，肥沃異常。昆明環城有河，可通舟楫而出滇海。

昆明交通公路四達，以省境多山，貨運多以䭾行，成羣結隊，清晨之護國，綏靖兩門途爲之塞。戰事以來昆市日見趨向現代都市化，而民間住屋仍多畫棟彫樑，且室多題額，豔梅精舍也，剪燭齋也，邀月樓也，依然不失爲一古色古香之古城，或云昆居頗有古都風光也。

二　市區巡禮

昆市通衢無寬闊馬路，路面多爲青石舖設，主要幹線曰：金碧路，巡津街，護國路，綏靖路，正義路，華山南路，武成路，略將各路素描於次：

金碧路：出滇越路雲南府車站之鐵柵後，卽爲是路，金馬碧鷄兩牌坊在此路之南端，長三里許，商肆林立，爲城郊最繁盛之區。中國旅行社昆明分社也，金碧酒家也，以及其他旅舍或食品肆，均設於此。路面寬闊，可容四車並行，人行道上綠楊成蔭，但商肆每多越南人開設，故恆見時髦越女彳亍街頭，金碧公園，惠滇醫院亦在此路。

巡津街：出車站柵門渡橋後，左折爲巡津街，雲南省消費稅徵收局，郵務局，均在街之北口，稅徵局職員分佈街頭，遇有提負包裹物件者，卽阻行查驗，不問是否營業者，均着其納稅，良感不便。此街長約里許，多西人住宅，中國旅行社所設之商務酒店，（Hotel du Commerce）歐洲大飯店，（Hotel du L'Europe）甘美醫院均在此。

東寺塔



護國路：在金碧路東端左折，爲金融區。銀行泰半均設此，進護國門後，直通綏靖路，長二里餘，一般商行公司林立。

綏靖路：進東關直至正義路，長約二里，菜館茶肆計有十數處，菜館係新設，現尚似雨後春筍陸續有增，茶肆且有校書歌唱滇劇，華燈初上，頗稱熱鬧。

正義路：此爲全城唯一幹綫，由金馬碧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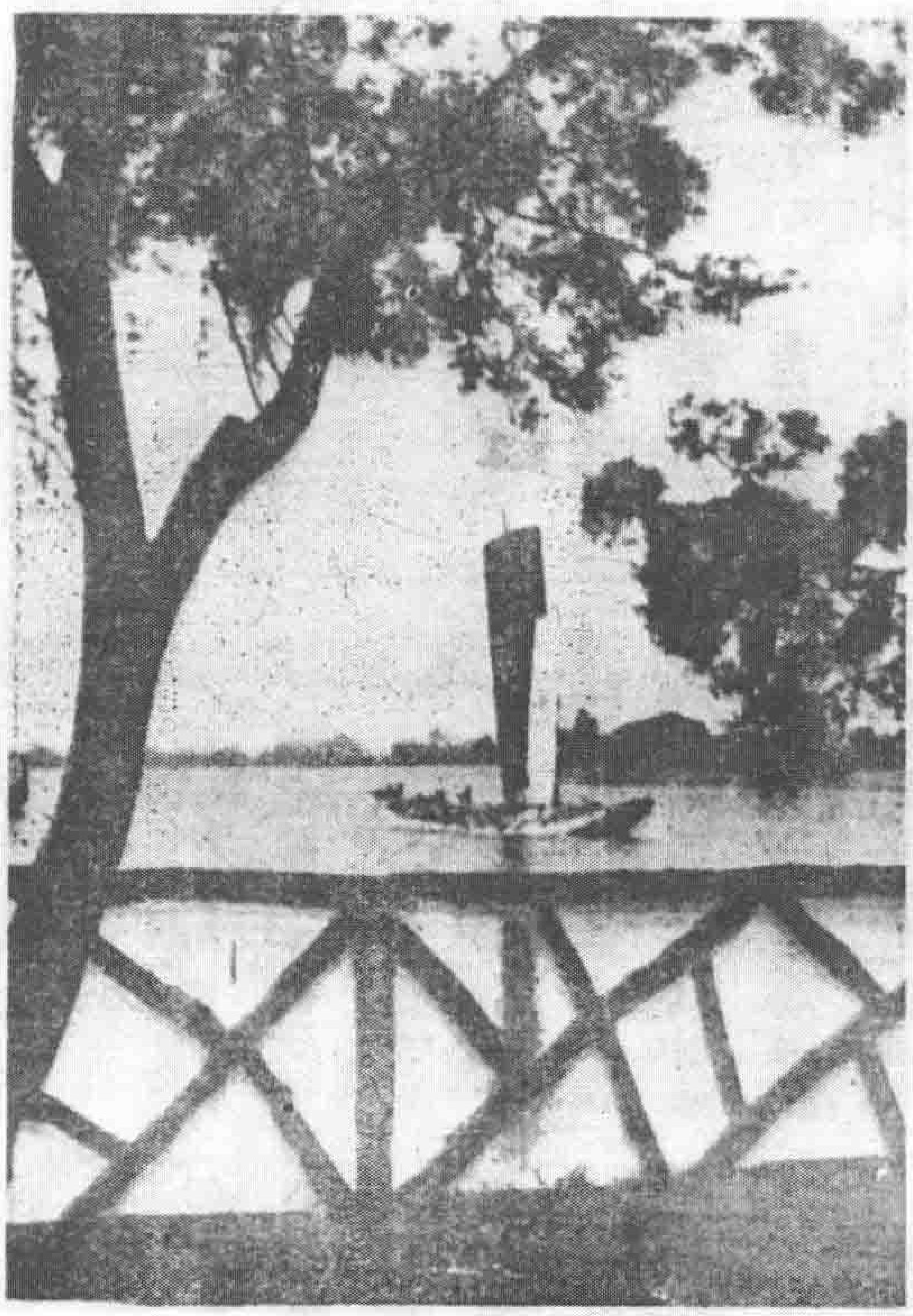
兩坊間左，折進近日樓而迄馬市口長約五里，昆市精華均在此，舉凡一切百貨商店，國貨公司，大藥房等林立兩旁，近日樓前每朝有花市，萬紫千紅，一片賣花聲中，鮮豔悅目。路之中心古坊矗立，題曰「天開雲瑞」「地靖坤維」入夜則霓紅閃爍，仕女磨肩擦背。近日樓前有近日公園，唐繼堯紀念塔聳立園中。

華山南路：由如意巷口起迄武成路，長二里餘，路本依五華山麓而築，爲市區中心文化區也。舉凡報社，雜志公司多設此。

武成路：接華山南路而出西門，長可三里，較大印刷所設此。

以上爲市內主要幹路，其他若華山東路，平政街，螺峯街，圓通公園所在之圓通街，大法醫院所在之華山西路，英美各國領事館所在之翠湖路均爲住宅區，尤以翠湖路，風景幽絕，蓋翠湖公園十里荷香，樓閣參差，沿湖有法人所設之大旅社，（Hotel du Grand）游覽區也。

此外尚有文明街，每值夜來，荒貨雜陳路旁，營業頗佳。近日樓左折寶善街，堆店林立，旅客到昆，普通均住堆店，以居正式旅社價昂不貲，堆店現亦增價每人一宿兩餐由國幣九角至一元四五角不等。



滇海風帆

全市有電影院二，滇劇院一，京劇院一，對號入坐，秩序尚佳。惟電影院每令觀衆傾堂大笑，蓋映者多西片而無華文序幕，一滇語譯者，高坐樓角，視片上動作加說明，穿插笑話，故聞者爲之絕倒。

三　關於含碘精鹽

昆明居民，多大脖子者，其狀可怖，此症西醫謂之曰：「甲狀線腫」其成因，由於缺少內分泌作用，而致甲狀腺內膠質盡量增加，膠質既增，脛項乃形成奇肥狀態，此症不獨滇省如是，甘肅亦隨地可見，且不獨中國有之，美洲瑞士亦復如是，而產生此項症疾之區域，化驗一切生活養料，大抵極尠碘質。

昆市之食鹽爲石鹽，舉醫界化驗結果，碘量幾等於零，至若其他素菜喝水等亦然，故昆居生活每人每日自宜進以些微碘質，但碘之爲物，不宜多進，蓋易引起失眠等症，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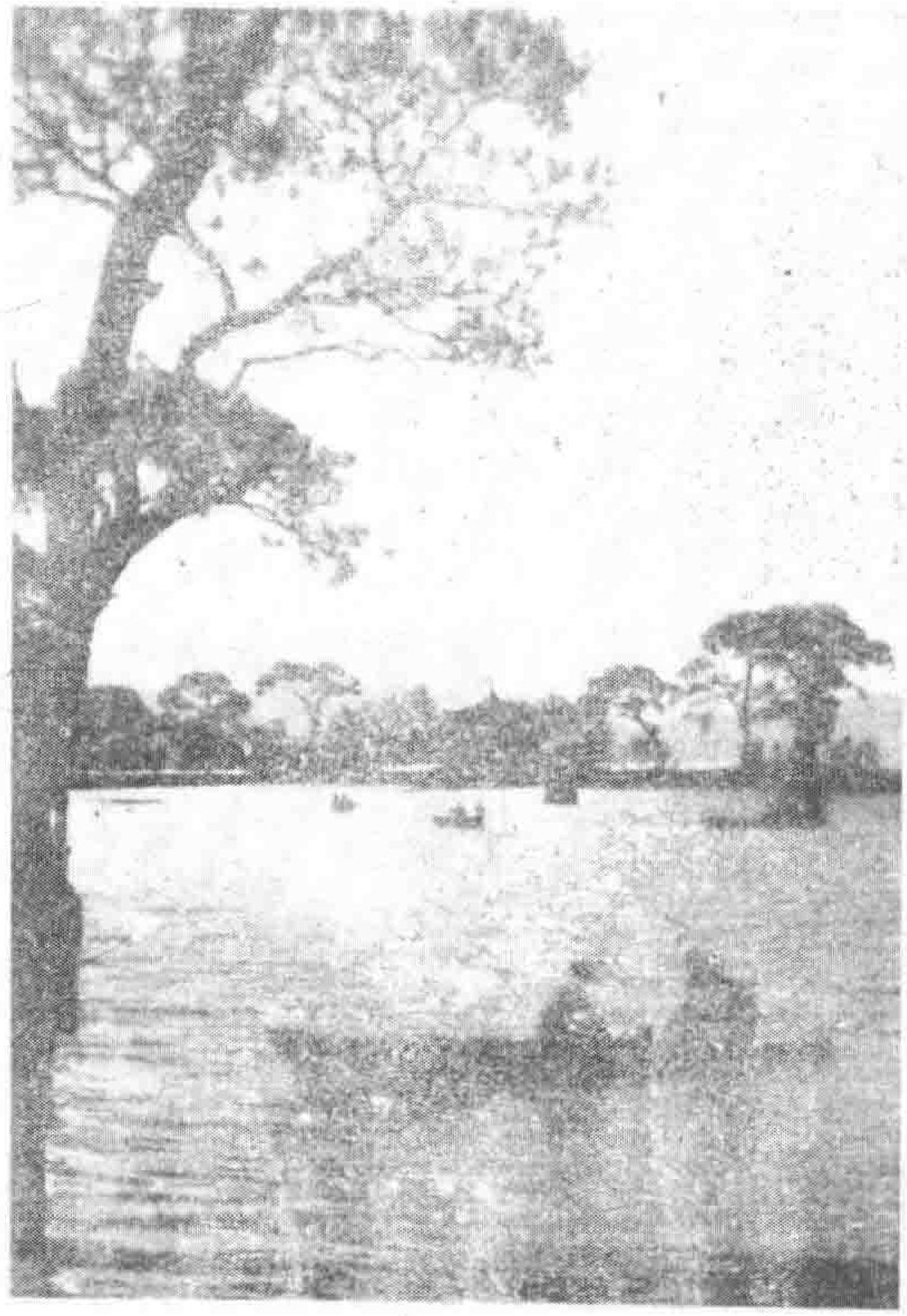
明市上之含碘精鹽，據云卽係應此需要然所加碘量幾何？是否足以挽回食料中之此缺陷，一疑問也。

四　大觀樓上望滇海

「老龍睡不醒，霖雨藏龍宮，滄海半桑田，桑田復苦凶。巍巍大觀樓，昔持波濤中，今也接於陸，登臨殊從容，振衣俯萬象，海氣蒸冥濛，漁家十萬戶，舟隱各西東，南望山外山，昏霧愁服戎，凭闌仰天問，幸挽凶歲豐，我樂不知憂，心愧文正公。」

右滇中袁嘉穀詠大觀樓句也，可見樓之今昔。

大觀樓在青艸湖上游之近華浦畔，柳蔭環堤，釣篷隱現，暮雨，斜日之中，歸帆點點，星月之外，漁火閃爍，洵畫境也。



三潭印月

予居昆數月，以游此樓次數最多，蓋其交通便捷，出西關卽有篆塘河舟楫逕達樓前，陸行則有各種車輛，代步工具良多，且計程亦祗二·四公里而已。出西城後，初行爲長堤，兩旁古木參天，阡陌綿亙，遠山近水，令人胸襟爲之一爽，行竟長堤，題有大觀樓三字之石坊，卽高聳眼前，進坊爲近華浦，有亭矗立道中，亭有題額曰「掩映金碧」，右折爲琵琶島，茅亭一角，橫跨堤埂，籐葛滿欄，置身亭中，遠望荷塘落日，宛在西子湖畔，更進數十步，有唐繼堯紀念像，壯志凌雲，有杭州湖濱公園陳烈士銅像風。院中萬紫千紅，曲欄縈紆，挹爽樓，觀稼堂，攬勝閣散布四周，嶙嶒假山之左，有美光彩軒，憑湖而設，買茗小憩，窗明几淨，頓覺心悅神怡。

近華浦四周有堤曲亙數里，通以石橋，兩傍柳線吻水，乳燕飛穿，浦中有三潭印月，一葉片舟，波紋似縠，荷香十里，洵金牛湖畔之風味矣。

五　吳三桂與金殿

疇昔予居廣西，有昆明人告予曰：「銅瓦寺爲吳三桂稱周帝時之宮殿，」旁有陳圓圓墓及妝臺遺跡在。」及抵昆明，人云亦然。迨予參閱通志後，金殿之與三桂風馬牛也。蓋金殿係明巡撫陳用賓建，以祀北極上帝，康熙九年重鑄者，圓圓墓亦不在此，至三桂

三五—四〇四

封平西王而鎮雲南時之王邸，乃在五華山巔之永明故宮也。

四月二十三爲星期日，風和景麗，鳥語花香，上午綏署軍醫學校張君賢明來訪，晤談之餘，決作金殿游，正午起行，出綏靖門，渡溥潤橋後，行數百武，已竟青石街衢，而折向環城馬路去金殿者，原可在此雇牲口以代步，但今值星期，未能如願，雖有人力車，索價實太昂，故決安步以當車，好在計程僅六·四公里。


銅瓦寺前之大明爐　右立爲本文作者

沿公路前進，兩旁麥田阡陌，南風和暖，行二公里，有茶肆售茗，乃小憩片刻，繼續復行，約半小時，迎仙橋已陳眼前，路旁有指路牌曰「此去龍泉公園七·六三五公里，橋旁有茶肆售茗，予等因急於一覽金殿，乃逕行登山。

由迎仙橋而上，卽見「太虛孔道」石坊，字跡斑爛，太虛兩字已糢糊莫辨，過坊拾級而上，古木參天，林箐環山，幾不辨尚有古殿在也。行復前行，越第一第二第三天門，而達太和宮，上有蓬萊仙境之匾額，兩旁照壁題曰「鸚鵡春深」用筆甚爲蒼勁。

太和宮卽金殿，亦名銅瓦寺，矗立院中，廣三丈餘，舉凡窗櫺，屋頂簷邊柱瓦均以銅鑄，色形黝黑，中祀北極祖師玄天上帝之神像，殿前聯云「銅瓦一殿，巍若武當，此地升香同享帝鐵壁諸關，屹然騰越，前代籌邊大有人。」面金殿有欞星門魁星閣晨鐘暮鼓樓，左右二廊爲環翠宮及霞綺宮，殿後有匾額曰：「北極幻境」」最後則爲淨樂天宮，旁有二城門，規模宏大，東曰文昌，西門外則建有屋宇數棟，題曰：「蕊珠勝境」，聯云「畫棟凌雲，祇占青山三畝地，朱樓映日，別開綠野一重天。」此其景色之素描也。

太和宮前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銅旗一面，飄揚於青天白日之下，順世黎民，此爲羣衆所歌頌，其意不亞一和平紀念塔也。殿左老道設座售茗，予等小憩良久，夕陽西下，方步行返城。

六　謁龍泉觀

昆郊東北卅餘里處，有五老峯者，峯巒秀拔，冠於羣山，泉水縈由曲層岩而至龍泉山，龍泉觀在山之麓。

五月十三日予，等因訪茨壩資委會工作之友人，并擬找覓村屋以作寓所，洒於上午附該會交通車前往，十時啓行，沿環城東路邁進，一路日朗氣清長天如沐，道路初甚寬坦，過北校場後，漸形狹隘，兩車難於并鶩，苟遇來者，狹路相逢矣！

旣抵茨壩，予等因久慕龍泉之勝，乃亟往之。茨壩爲一方平原，圍羣山中，林箐環合，景物良幽，予等沿菜園叢林行二里許，抵龍泉觀，拾級而上，龍泉公園四大字已陳眼前，考是觀建於明洪武時，有唐梅宋柏各二株，唐梅一在正殿後院，一在右院，右院者枯枝盤曲，僅一小部份尚發枝葉，其餘牆角階前，有標唐梅字樣者，皆分植也。宋柏則一在殿前，一在殿後，葱蒼葳蕤，老幹偃蹇，觀有聯云：「龍吟回其頭，絲淨不可唾。」爲集杜韓句而題。

由龍泉觀出，左折至薛爾望祠，祠在山腰，現爲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所址之一部，內祀明季忠學薛爾望，考爾望，名大觀，昔永明王奔緬甸，爾望太息君臣不能背城戰死，而棄社稷走蠻邦，乃偕妻子媳女，闔門投黑龍潭，殉忠義者由祠俯瞰黑龍潭，石欄環繞，中有堤壩，古木夾道，渡石橋可通黑龍宮，潭水橋左爲深黑色，右則黃色，游者異焉，其實極爲普遍，蓋左深而右淺，予詢管寺者，據云：黑處水深六七丈，當爲此理。

出祠拾級而下，沿堤左進爲魚樓，壁間書有月印潭波四字，倚水而築，憑欄可望潭中游魚，是樓建於康熙二十九年，有扁額曰：「秋水爲神」筆跡蒼勁，爲按察使許宏勳題。樓中設座售茗，予等於此小憩，瓦壺天水，宛置身西子湖畔之花港欄邊。樓右爲黑龍宮，亦爲植物研究所所佔。

日將西斜乃返茨壩，在胡老夫人寓所進膳，鷄嫩魚肥，留芳齒頰，飯后仍附原車返城。同行者：楊君幸耜，徐夫人，潘君淑君，范君培琮，姊丈何君杰甫，暨姊瑛。

七　陳圓圓墓

明末一代美人陳圓圓名沅，有殊色，善歌舞，吳三桂妾也。初係田畹妾，爲三桂奪去，李自成破京師，又爲自成奪去，三桂怒而乞清師以破自成，復得圓圓者。夫圓圓，一弱女也，傾城傾國，足使勇將爲漢奸，婦女救國，其任重固何如耶？

人云圓圓墓在昆郊銅瓦寺畔，然予游斯寺，並未訪得，蓋銅瓦寺與吳三桂等並無關也。繼而披閱地方誌，得有下述：

「吳三桂旣死，相傳其美人陳圓圓已久入道，迨雲南平，陳之死亦數年矣，城北商山寺之安阜園，父老云有圓圓墓及梳妝臺遺址在，客有寓商山寺扶乩者，圓圓恆降壇與之唱和，今之商山鸞吟，即出於此。」

商山寺相邇明故宮，是宮曾爲吳邸，安阜園之有圓圓墓台，或爲事實，寺雖去北關僅三里，予因俗務之羈而未往訪，容日後當一觀豔塚爲快也。

八　居滇雜感

古色古香之昆明，在今日復興中華開發西南高呼之下，一切物質漸趨文明，儼然一大都市矣。予居昆數月，舉凡衣食住行生活需要者，日見昂價，迄於今斗室一椽，價在廿金，紅米一石，價在廿餘金；且租屋押鈿動索千百，其他日用物品，不論外來也，土產也，價均狂增，唯一理由乃曰供不應求，失地戰區退來同胞，原多懷以極大志願，開發西南，建設新家鄉者，然抵達伊始，即為生活所困，當局宜如何規劃調整，以體來者之艱耶？

二八・六・二五・記於豔梅書舍

影星珍聞

嘉

約翰巴里摩亞性格倔強，對於宗教素不信仰；與人談話時，往往恣意抨擊，高唱無神論調，必致聞者感覺厭倦而後已。

瓊克勞馥每遇記者往訪時，必先出美酒相待，然後詳詢來人之用意，非至渠認為滿足後，決不肯輕發一語。

秀蘭鄧波兒現年僅十歲，而每歲自電影公司所獲之收入已達十萬美元，其母尚可另獲五萬美元，各種額外收入尚不在內。

君如愛讀旅行雜誌

請勿自私

請介紹給你的朋友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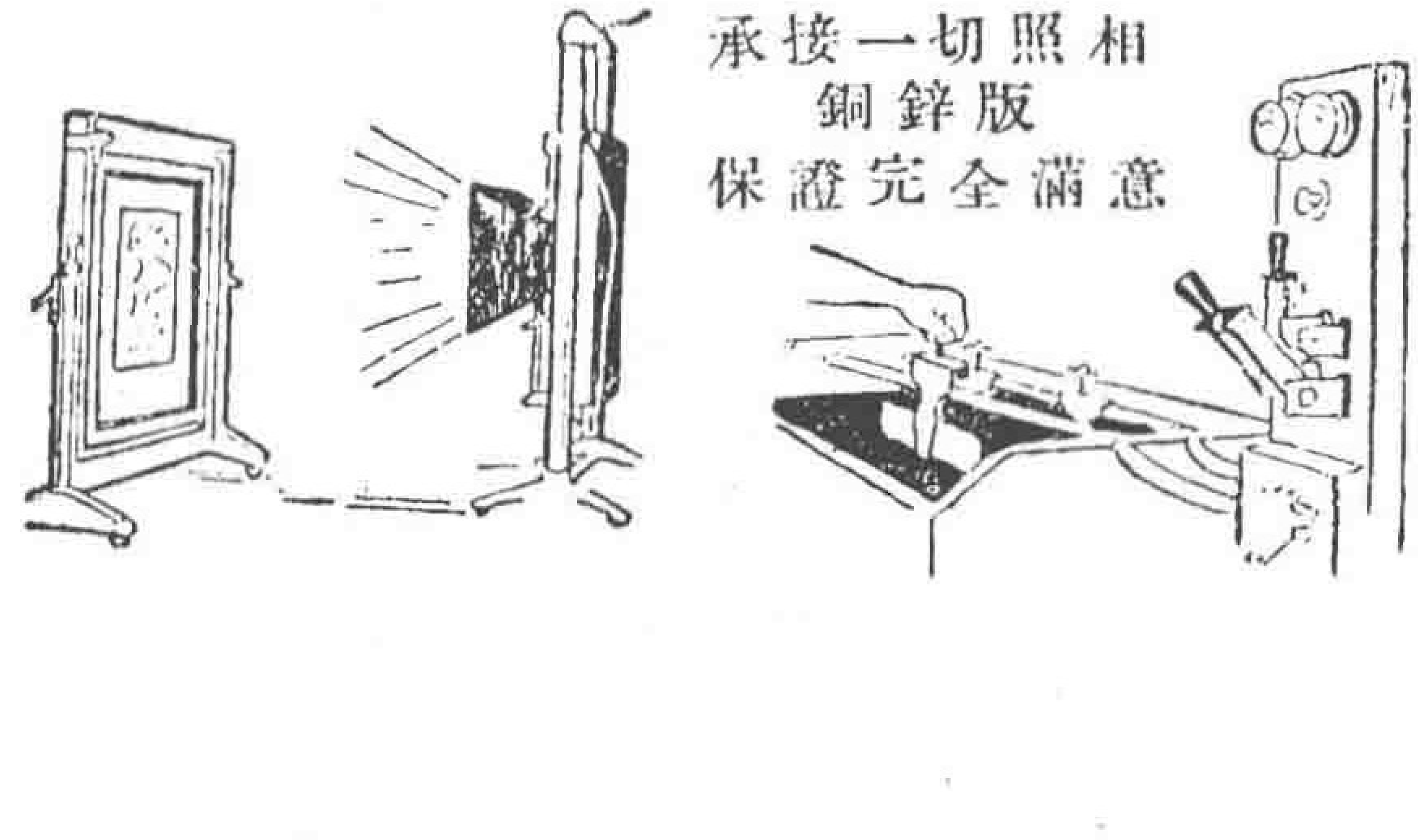
科學照相製版公司

上海北海路一八弄七號　電話 93038

承接一切照相

銅鋅版

保證完全滿意



三五—四〇七

四海為家

E. D. Strout著

曹右民譯

乘了小舟飄洋在現代青年中很流行，但是一個女子，而她又不是一個乘客，加入此種航行恐怕算很新奇的吧。伊格（Igdrasil）不搭乘客的，牠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裏從傑克孫（Jacksonville, Florida）起程，我却佔了船員的半數，其他半數是我的丈夫。他是船長，我呢在小時是個船員，雖不是個合格的健全船員，能做各項工作，却日夜地輪班按住舵盤，有時我還充當廚子，但移民警官指我為女侍時，我總否認的。

前程九千哩

這次航行的發動，是突如其來的。人家常嘲笑夫婦為決定旅行地點而爭執，女的堅持往海濱去，男的偏要到山間去。而我們却相反，因我是生於 Colorado 山地上的，他生在 Maine 海濱的。我們並未爭執，就決定到很遠的紐西蘭 New Zealand 去旅行。那兒的壯麗的碧海與峻崖相接，高懸着飛濺的瀑布。

紐西蘭之崎嶇的西南岸，可說是沒有居民的。我們欲觀其全豹，必須自備小舟。當我丈夫向喬治工藝學校辭去助教職後而建造一隻適於海行長三十七尺堅強的小船時，朋友們都覺驚奇。他雖從未造過船，結果尚稱滿意，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心不在焉的大學教授。在建造中我的工作是用油灰來填塞千萬個釘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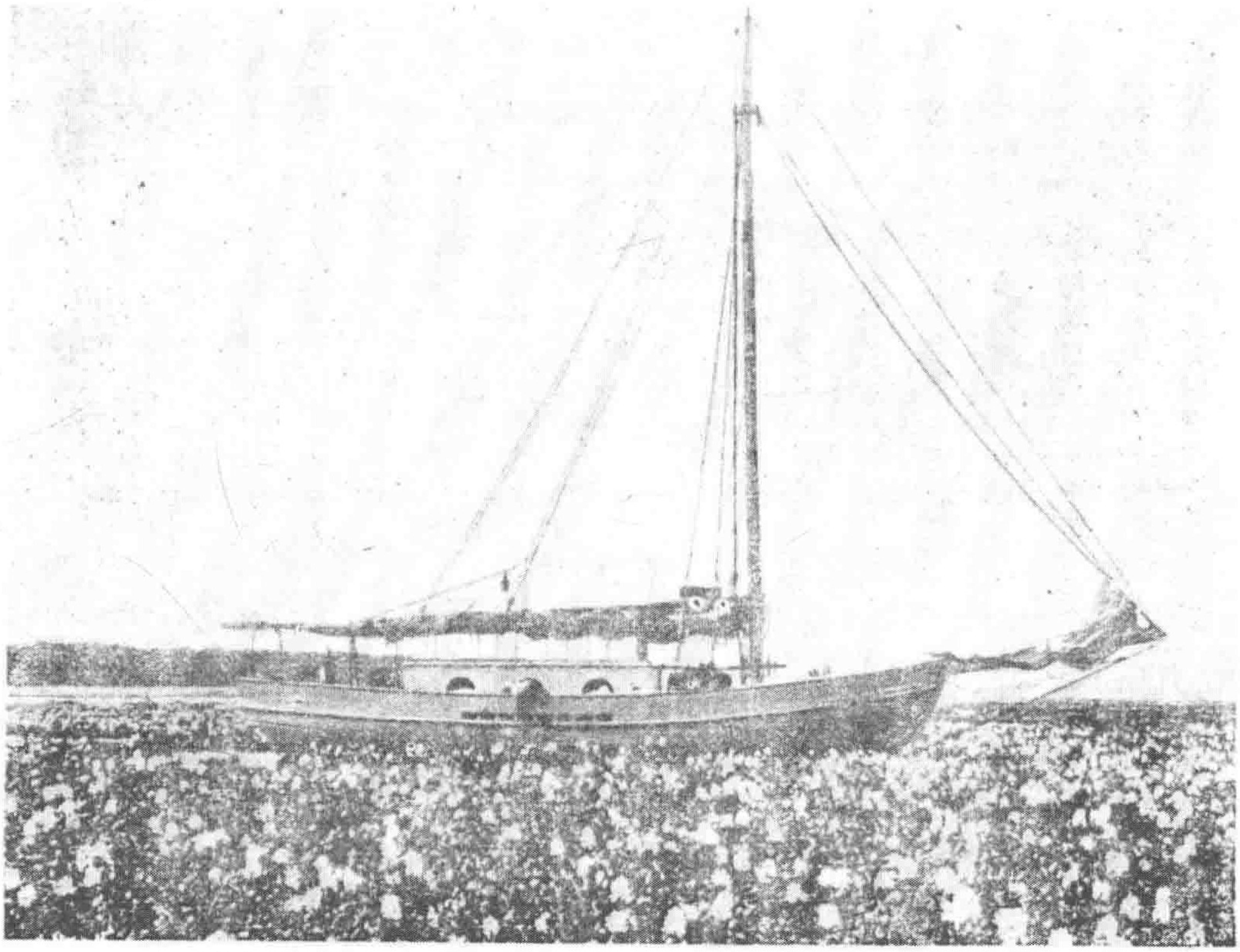
造船比行船要難得多呢！我們雖沒有航海的經驗，却毫不顧慮前途如何，就從傑克孫起程，向 Jamaica 作長途航行。不久之後，Bahama 一段的暴風已教訓我們應當怎樣處置風帆。

守舵時魚鳥為伴

我是個陸地漢，什麼都是新而刺激的：在我們上面飛翔着長尾水鳥，反抗似的尖鳴，暴風中海燕的疾飛，跟我們同程的海鷗在船邊從海草中用爪攫取食物，海鵝見了張帆的好奇，或是燕鷗見了一羣小魚的啁啾。

還有水母，像海裏的花，各種顏色和式樣都有。有這許多有趣的伴侶，我不感覺到像人們猜想的寂寞和煩惱，即使在守夜的時候，有時也有海豚游近。起初聽到牠的聲響，有些驚駭，後來我認識了，並且時常注意地看牠在船週玩的時候，織成一條磷火帶。

到了 Jamaica，我們的獨桅舟的名字發生了好多困難。沒有人拚得來，讀得來，或記得牢。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我們特地採用這名字，以為容易拚讀而意義又相稱。Igdrasil 是北歐神話中的「生活之樹」，根通地獄，枝接天堂。在這船上的生活也正是如此：有時快樂，有時則否；並且當「生活之樹」倒下的時候，世界的末



我們的獨桅船在啓程前懶洋洋地躺在開滿水仙的約翰河中

日就來臨，這不是和我們一樣麼，倘使我們的 Igdrasil 觸撞了礁石？

多山的 Jamaica 對於我眞像天堂。經過了無風的和多風的艱苦航程後，我的第一個熱帶島，第一個海口到了。我很歡迎得到一些休息和鮮果。在七月下旬，沒有人在 Jamaica 作久留的。我們不是到那兒去等候颶風的，所以我們就起錨，迎着 Caribbean 海上強烈的季候風，向巴拿馬駛去。

在白天裏到一個地方，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乘小帆船是不能預測到期的，何況我們一到就須進港。往往入港時最美的風景和市景，是在晚上經過的。我們到 Cristobal 的時候，牠正穿着美麗的服裝去赴狂歡會似的，有各種彩色的光輝：固定的，閃閃的，隱藏的，或是旋轉的，——眞是個偉大的景象。但那天並不是什麼節日，不過是些航行燈，指導船員經過運河區的。我有些怕經過有水閘的一段行程，但是水流動得極平穩，沒有覺得已在流動了。

這段地帶的一切全都是大規模的，所以沒有東西看上去是大的。四十尺聽聽好像已很高，但是我們船的桅杆也有那麼高，可與兩岸相並，所以我們倒並不像預料似的感覺得在深坑裏一般。

烏雲暴雨一日十餘起

經過巴拿馬運河區時，正是雨季。所以當我們離此向多日光的

Galapagos 羣島航去時，心中毫無遺憾。我們現在經過的巴拿馬海灣，是著名多壞天氣的地方，時時黑雲驟集傾盆大雨。果然這些雨也有牠的美觀，但一天要來十多次，怎會受到帆船的歡迎呢？

一天收帆張帆要這許多次數，我丈夫的體力是幹不到的。所以祇有信任我們逆風行駛的技術了。在如此的風雨中，這是很危險的。幸虧這船建築牢固，齒輪又新又堅結，果然沒有什麼損壞。在烏黑的暴風中，緊張的時間很多。我們受苦不淺，因爲睡眠既已不足，而大半的時間又在不斷的暴雨中過的。

後來一切忽都好了。從雨霧中潛出第一次遙見Enchanted Isle。因爲有非常的折光關係，這島在地平線上特別的高，看去好像只有五英里距離，可是我們航了幾倍的路程才達到。



這是在風平浪靜時的守舵，多麼舒適的職司！

荒島上的高跟鞋跡

據以前所得到關於 Galapagos 羣島的報告，我們知道那兒是荒蕪而無居民的。他們果然是荒蕪的，但在我們停留的十五個島中，祇有一個是以前沒有人跡到過的。

在 Marchena 島上，發見一只赤道國 (Ecuador) 式的漁船，在捉某一種鱘雨。在 San Salvador 島 James 灣邊向鹽池的路上我們還見到人的足跡，其中還有高跟鞋的印跡。在Bartholomew島上 Sulivan 灣邊鬆動的鎔石上爬行時，還發現新的足印。

那兒有一艘美國遊艇，後來那赤道國式的漁船也來了。灣裏有了三只船，已有擁擠的模樣了。

Santa Cruz 和 Seymour Is lands 中間的泊船處，幾乎無人去的那裏的反舌鳥，非但叫得悅耳，並且還肯學唱新曲。不久那漁船跟在後面來了，到那裏來過夜，所以我們的伴侶不僅是魟魚和鯊魚了。

Santa Fé 島是漁船所歡迎的會集處。漁夫在島上晒魚，有好多處可以證明常有人到的。

聖誕節就和 Santa Cruz 島上 Academy 灣畔的殖民同過的。那島的頂上雖然有好多人登臨過，但我信我還是第一個女子抵達大山的口邊。路不走錯，爬行是容易的。

Santa Maria 島上郵局灣（Post Office Bay）畔，看見比我們先來的帆船留下的幾封信。那兒還看見聚寶貴雨水的抹過油的桶，給沒頭腦的人當來福鎗靶子；現在弄得一些沒有用了。

在 Tagus Cove 島上的石壁上，漆着以前來遊歷過的遊艇的名字。有一條小徑通到鹽池，路上有遺棄的衣服，其中也有女子的。

Penguin Cove 島 Elizabeth 灣上，沒有見到先到的人跡。祇有我們兩人，享受那兒的風景和野外的生活。生有樹木的沼地裏有海獅從巨大的樹根上瀉了下來，略示牠們不歡迎我們的打擾。海蜥蜴在我們移近時，也不離開有太陽晒着的地方。巨大的綠蠏，直到被槳擊中後，才游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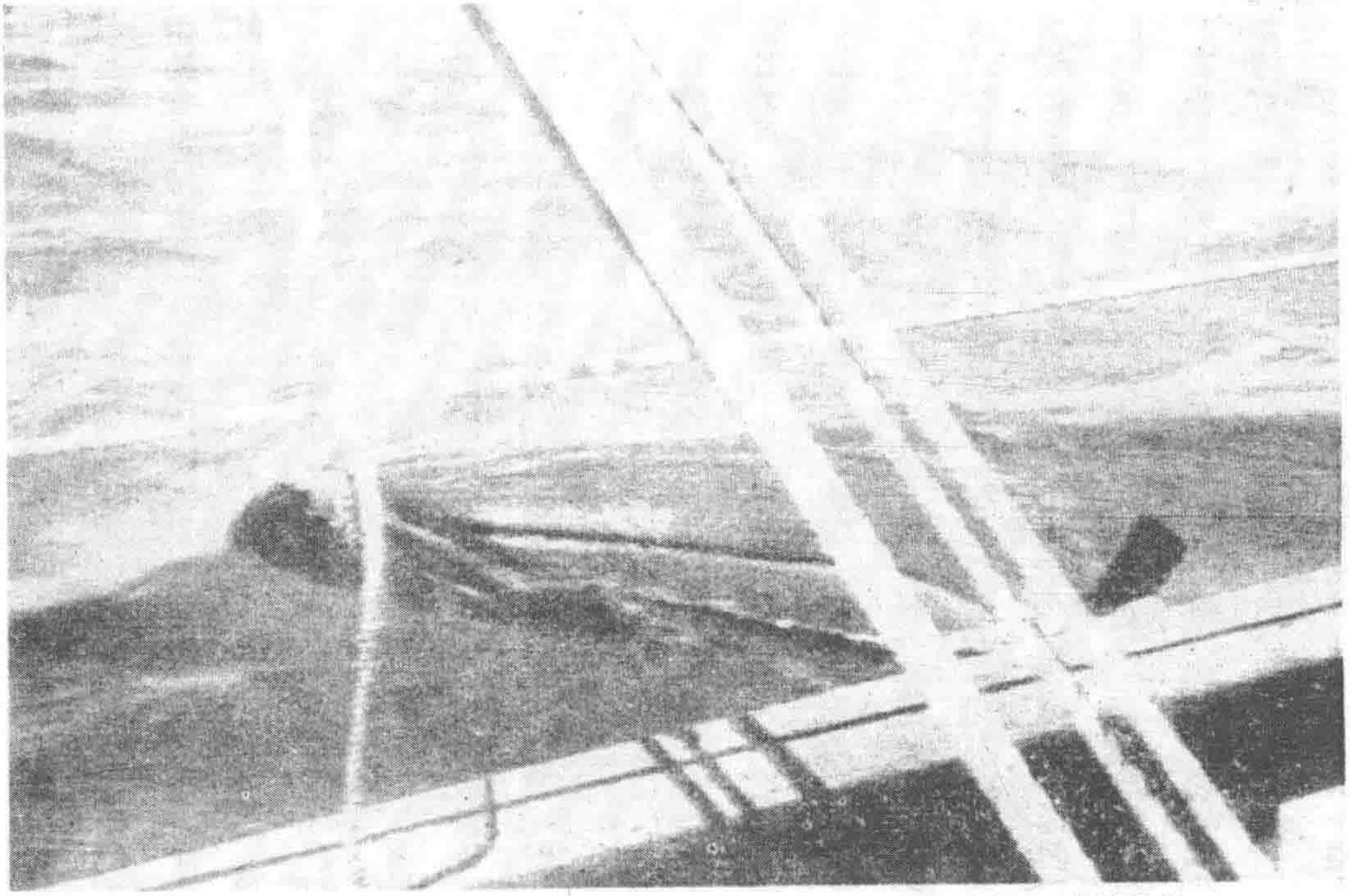
鯨魚游得太近了

在這一帶地方，我們得不到飲水，於是不得不離開這美麗的羣島，因爲我們的水量祇有三十加侖了。下次加水的地方要在向西三千三百哩外的 Marquesas 羣島。

一路順風，航程中頗感乏味，然而緊張的事情也有。譬如兩條脊鰭鯨游近船尾的一回事。牠們在橫木外十尺遠近，懶洋洋地游着。向我們仔細地觀察一下，於是有意地游到離船三尺左右，噴出一陣惡味，使我們氣都透不過來。其中一條游近時觸着船身，好像激怒一般地，身體一側，向後去了；我們的小船，頗受其震動。另一條與我們玩了一小時「老虎山」，有時近得可以跳到牠背上。後來我們和牠混熟了，牠給我們看以前給別的航海者用來福鎗打的傷痕。我們不歡迎牠的惡味，所以牠告別的時候，心中暗喜。

在我守舵時，一條小鯨魚撞着了船舵；舵盤脫手，很使我不高興。海豚與小鯨在海中喜躍，跌下時背朝着水面激得水花四濺，固是美觀，但這般重大的魚在很近的水面跳躍，不是好玩的。有一次一只海豚撃撞着船欄，我們就連想到：假使牠躍上了甲板，不知將如何處置。

三五—四一二



一條脊鰭與我們玩了一小時「老虎山」時時噴出惡味使我們氣都透不過來

風一路向前推行，到 Marquesas 羣島時，水量還沒少到危險的程度。

當地的女人，聽到 Igdrasil 船上有個女子，大家都驚異起來。因爲到這島上來的小船裏，總是祇有男子的。在較大的外來游艇上，她們也曾見過穿着完全屬裝飾性的船員制服，但通常多穿新奇的睡褲。她們以爲這是美國人的標準服裝。所以看見了我穿着便服，反覺奇怪了。她們和別的女子同樣地對於服裝感覺興趣。後來我常見她們指示同伴怎樣做領口或裙子。

Marquesas 人也愛吃糖

土人都愛吃糖。在 Tahiata 島上，我爲表示土人優待我們的謝意，做了些環形麵餅上岸，不料起了大大的騷動。但和往時一樣，都給孩子們吃的。後來上岸時，我看見一個小孩子睡在屋基的石台上，小指上套着一個麵餅。

土人們都寵愛孩子的；凡有特別吃的東西，總立刻給他們吃。在 Hiva-Oa 島 Hana apa 地方，我帶上些軟糖，送給一個酋長，但他不但自己不吃，也不留給家裏人，而把全部散給孩子們吃了。大概他們是第一次看見巧克力吧。我用手勢告知他們是吃的，一個孩子試嚐了一塊，等嚐到味兒後，就露出笑容。

在 Ua-Huka 島 Hara Nai 灣，我做了個覆白糖的餅，送給一

三五—四一三

個酋長。因爲他住在二哩外的另一個灣上，祇得候人帶出那兒山谷裏的主人，先把餅鎖藏着，於是詳告使者怎樣把這貴重的禮物。帶給酋長烤的食品，這兒難得有的，只有有中國人的地方才有麵包。

Marquesas 人，是十分有禮貌的，對於我們的禮物非常表示感謝。在 Nuku-Hiva 島 Taipi-Vai 地方，我們去拜謁 Haka-Hau。他是 Taipi 族末代的後裔，已很老病在床上。他顯露着紳士的風姿，平時聽上去雖是很粗調的土話，在他講來，我覺得還好聽。

口遞的電報

我們從山谷裏散步回來時，主婦預備了汁果和一大籃番瓜等候着。這可表示她送禮物前，曾攷慮過的，因爲土人不吃番瓜的，山谷裏產得很少。但她知道美國人愛吃的，就設法搜集了這許多。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商人的妻子，用樹枝在編籃子。我喜歡籃子的式樣，就求她教了。她會講法語和土語，而我只說英語，但就開始學編籃。到籃子編好的時候，全鎮的女子都知道這事了。她們口遞的電報也快得驚人。我的教師看見白種女子喜歡她的手藝，覺得很高興，就給我一頂編得很精緻的棕葉帽。這帽至少須一星期才編得好。

在這些島上，我們常作長距離散步。有時走到山谷的一端，去看一個極高的瀑布。不多人曾走到這瀑布處和 Herman Melville 所住的一個村落，並不因爲天熱，而是怕路上的沙蠅；但在行動的時候，牠們並不騷擾得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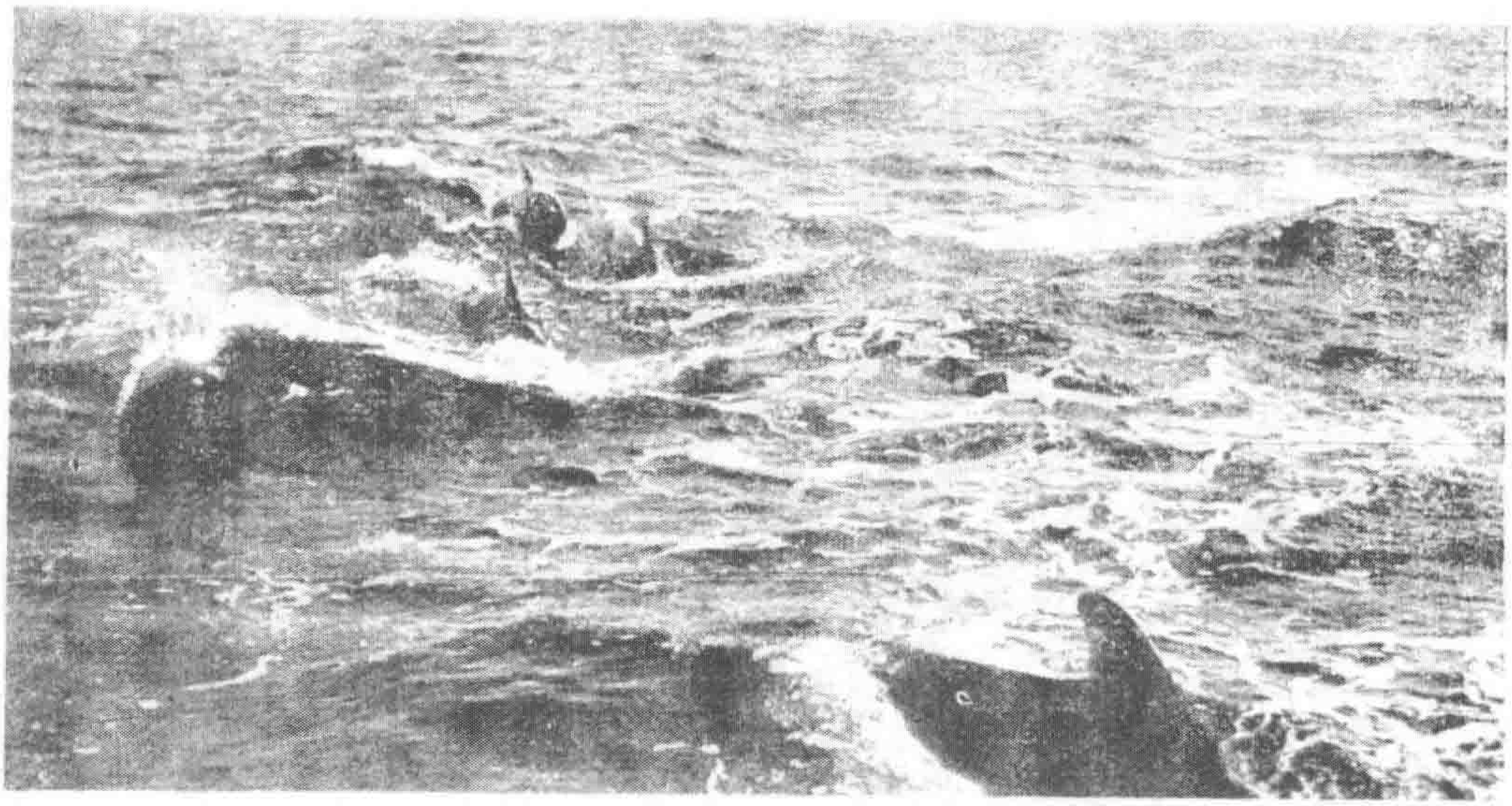
深入內地的一次，島人領我們到有大石像的聖地去。這些聖地是女子們忌去的；現在當地的女子，沒有多人願意近牠們。到 Tai-Oa 灣聖地去的一次，我從一塊活動的石上跌了下來，擦破了鼻上的皮。土人們都輕輕地說：「今天魔鬼靈了！」

這兒有豐富的熱帶水果，我們的菜單尚可時常更換，但雞蛋不易覓得，因土人們祇要吃肥雞，雞蛋都要孵化的。

Ua-Pu 島 Haka Hetau 的土人，喜歡我們堅硬的大的海魚鉤，拿了一只雞和十二個雞蛋來交換三只魚鉤。我們需要蛋，所以村裏的孩子，開始去追母雞，等候她生蛋。集滿了四個——還沒有冷呢——就來掉一只鈎子。

白「魔」的可懼

他們威嚇孩子，不說「警察要抓你去了，」而說「白人要來抓你去了。」在 Haka Hetau 島，我們拿了大照相機上岸去拍這美麗島上亭立的尖峯。在等候雲散時，大孩子們開始哄騙年幼的弟弟們，說我們要把他們切成小塊裝在攝影箱內帶到美國去。小孩子們都給嚇哭奔走了。



這是一羣小鯨魚。在我守舵時，其中一條很劇烈地撞擊我們的船舵，使我舵盤多擋不住。

有一天，我想試用一塊麵餅來安慰一個個女孩。她起先因為新奇不而很怕；後來我用手勢來告知她這餅是好吃的，她誤會我要吃她，比早先更嚇了。

口遞的電報有一天告知我們「有一個熟悉戰事的人」希望我們去看他。土人的描寫，激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所以我們在Henken灣停了船。他那裏遇到一個退職海軍軍官，他很歡迎同鄉，和聽到國內的消息。

我們繼續航行，後來到了 Juamotus 羣島。那兒居民的禮讓，使我永生不忘。土人固然先來求得許可後，才上船游覽。他們在船上時，我的麵包已發酵，可以上爐了，我就開始生火。一忽兒大大小小都離船了；在他們，生火就是煮飯，主婦按禮就要留客進餐，那時不走，未免厚臉。我們留此雖不到數小時，離時已收到好多蚌殼，椰子和鷄。我們的大芒果就給土人們為交換品。

離 Tuamotus 後，就遇到那一段特有的氣候變化。這兒的季候風幻變無常；有時同時可以見到十多起小颶風在發作；所以進行極慢。我丈夫處置風帆也很辛苦。有時在無風的時候，因為極遠的南方海中起了個擾動，竟會與起波浪，這使我們更難堪了。

我們在 Tahiti 停留不久，帶走郵件就啓程向Moorea和下風方面 Society 羣島駛去。最大的一個叫 Roiatea，從海上望去，四週

崎嶇。土人的茅頂村落好像很是引人，我們沿着暗礁近旁駛去，但行近時，一看這茅屋不甚美觀。於是就向 Bora-Bora 小島前進，這島上是一座奇大的山，四週有一條較為平坦的地給土人居住。

這時西南季候風按時應當在 Bora-Bora 和 Samoa 之間吹着的。可是一連幾天無風，我們倒很感激，因為趁此機會可以調養在這島上所受到嚴重的寒涼。

暗中被擊

無風的時期過了之後，就起了一陣強烈的西南風，接着又是一陣同樣的東南風。有一次狂風的黑夜裏，我正專心地注視着羅盤而同時又要不使雨水流入頸項。忽而我臂上受了極重的一擊。聽得我一聲驚呼，船長就上甲板來調查。用手電筒四面照着，發見一條脊背已斷的大魚。聽聽很可笑，但我不歡喜暗中遭人襲擊。

夜間進一新到的港，也常有牠的味兒。我們有過好幾次經驗，但進 Pago Pago 港的一次最不易忘。我不是愛水浪鉛皮屋頂的人，但在那裏却變成美觀的東西了。塗鋁的屋面在月光的反射下，像金剛鑽一般地閃閃耀着，背後還襯托着絲絨般的深綠的天空。

歷代的習俗養成 Samoan 土人對於共有權的特殊見解，當然有時和我們的是衝突的。當我們靠岸時，他們常沒有先得到允許，就擁擠上船來參觀，留着不去；有時借了我們船上的小艇，在船四週划着觀察。這習慣與我們所到的其他 Polynesian 各島的，絕然不同。別島上的土人，趁我們不在船上時，才來參觀的。

在美人統治的一區，雖仍鼓勵土人保存他們本地的風俗與藝術，但常與文化接觸的地方往往發生驚人的矛盾。有一天我們看見一次結婚的儀仗，新娘穿了白綾的長袖長袍；兩個穿白綾的小女孩提起了長而白的兜紗；女儐相也穿着白的。不論在美國的那一部，她們的衣裝，看上去都相稱的。可是沒有一個人穿鞋的！

我們停泊在市場附近，可以隨時見到土人在有輪船到的日子，陳列着他們的貨物。他們來的時候，乘了有三十人左右划的長船。船尾有一個小孩敲擊一只油鐵罐，以指揮划槳。

海景極好鯊魚太多

離開 Alpia 後，季候風有三天又沒有來。我們在微風中漂蕩着，可以望見在西北的 Savaii 島。在無風炎熱的時候，船邊的水，多麼具有引誘性，邀我們游泳；可是鯊魚太多。有好多駕小舟的航行者，曾天天下水游泳而生返的，但在這一段的南太平洋，鯊魚委實太多，不能誘惑我仿効他們的先例。在晚上，在距離船尾五十尺光景的海面，常有一點閃閃的磷光，那兒就有一條飢餓的鯊魚，很有耐性的等着。這老使我胆寒。

有時有十幾條一二十尺長的鯊魚，在橫木下喜躍着。常常在船

腹下擦着有皮膚病的發癢處，同時把底漆也磨去。於是我丈夫就用一支·四五口徑的手鎗離三尺遠近向牠們射擊，牠們受了致命傷，流血下沉，可是其餘的並不追去襲擊他們。這經驗太活潑地存在我記憶中，我總也不肯在海洋中游泳的了。

後來風起了，推了我們前進，我們希望在天明達到Niouafoo島。但風力不斷地加速，到半夜裏，我們在黑暗中見到一團較深的黑影。這告知我們離岸已近，所以立刻轉舵避去。我們並不驚奇，因為數小時前，我們已嗅到島的味兒——烟的味兒，不知是火的，還是火山裏噴出來的。

在Fiji，我又用糖果與孩子們交換東西。我要些蚌殼，他們銳利的眼睛比我的好；我要多少，他們都尋給我。在Fiji許多島上，我們很難得到食物。後來想到利用一樣土人特愛的東西：Ngau土人也喜歡拍照，於是我們就得到所需的糧食。我們本來可常用照相來交換食物的，但冲晒時需水頗多，而我們的水量又有限，所以願先用別的方法交換。

土人愛閱地理雜誌

Moala的土人要學英文，所以雜誌就名貴了；地理雜誌更值錢，因為牠裏面有彩色的圖畫。

在Matukn一星期內沒有買到香蕉。最後我拿了一件絲絨的短襖給一個女子看——大概他們以前沒有見過絲絨，所以「我們船上有女子衣服出賣」的消息傳出後，不到天明八時，船上已堆滿了八百磅的水果和蔬菜。

Fiji土人不問我們是不是夫婦？而問我是不是「他」的妹妹？我們初起覺得奇怪，後來知道和我身材相同的土女，常未達結婚年齡。印度的孩童婚姻，我們覺得驚奇；不知我和我丈夫的結婚，他們是否有同樣的感想？

十月裏我們向Fiji樹木繁茂的山邱告別，向紐西蘭航去。

航近紐西蘭時，正在那兒氣壓降落的時期。我們下了大桅上的帆，把牠緊緊捲起，頂着風，停了數小時。那時風吹得很急，我們怕舊帆被吹壞，就準備浮錨，以防不測。在Fiji數小時修縫船帆的辛苦工作，不是枉費的，現在沒有出什麼亂子，全是牠的功効。

我們遙見Brett地角時，氣候還是不好。在陣雨間晴朗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牧羊的草地，在海中望去，眞像別墅中時常修飾的草地。

我們繞行地球三分之一，來探望紐西蘭西南岸的峽川。現在祗相距七百哩了。這峽灣的絕壁，一部是給早期的冰川所造成的。從高山峭壁上衝下來的灣曲的急流，有半哩至三哩寬，深入內地，有的有二十多哩長。

關於英法兩國國民性的透視

志政自倫敦寄

在巴黎住了一個月，我常留心觀察法國的國民性。一般的說法國人很活潑，很輕鬆，很悠閒，這都是英國人所沒有的特質。舉幾個例吧，在英國的大街上，常看見許多戴着高帽子(Top Hat)的典型紳士；普通些的，那麽便戴着硬壳的黑禮帽(Bowler)，修路的工人，粉牆的泥水匠，乃至馬路上的乞丐，往往都有這一頂禮帽，無論衣服破舊到如何程度，硬壳禮帽是少不得的。尤其有趣的，是那些餐館旅館門前的招待，他們不但穿着禮服，戴着高帽，幷且胸前還佩着燦爛奪目的勛章，氣概軒昂，不可一世。如果走到比較大些的火車站，偶然可以看到一位身穿很漂亮的大禮服頭戴高帽子的人，往來巡視，初到英國的人，是不明白他的來歷的，實際上他便是站長。站長在鐵路上的職位雖然不高，但英國大站的站長，逢到大人物來去，總要歡迎歡送，不管是國王也好，首相也好，到了車站，總要和這位站長握手，因此，其他的鐵路車站職員都要穿制服，惟有他却是穿禮服戴峨冠。英國社會的注重形式，也可見一斑了。

到了巴黎，非但高帽子和碗形禮帽（也可稱爲大禮帽和小禮帽）完全絕跡，就是呢帽也很不易見到，十之八九的法國人是不戴帽的，有些人却戴上一頂像運動員所用的那種便帽，穿大禮服和胸前滿佩金章的招待，也從未一見。這些雖然是很細微的地方，也可以看出一些國民性。

法國人說話時的神情，也和英國人大異其趣。英國人是毫無表情的，有時祗見口動，不見面部有任何變化。法國人每說一句話，總有一個姿勢，逢到表示驚訝和疑問的時候，不但面部有表情，就是手部和全身都舞動起來。遇見一個異國人問路的時候，法國人常能不厭求詳的指示他。有一次我在巴黎大宮附近，陪着余熙農兄攝影，後來我們想看看總統府，却一時記不起方向。可巧那時遇到一對老夫婦，問了他們之後，非但指示我們，幷且親自陪我們走去，沿路上還說了許多附近名勝地點的歷史，談談笑笑，十分和藹可親，後來直到已走近總統府了，方纔告別，這是在英國萬萬遇不到的。回憶某次在倫敦滑鐵盧車站坐南方鐵路的火車去訪問一個朋友，我因月台很多，不易辨認，特地很客氣的去問一位穿着制服的站員，站員一種傲慢的神情，已經令人感着不快，他指着對面一個月台說：「過去好了！」我過去了，乘上了一列火車，走了許多時

候，我所希望的一站還沒有到，一問同車的人，方纔知道是乘錯了，於是祇得下車繞道囘來這樣一個轉折便耽誤了一小時。

在巴黎馬路上有不少的咖啡館，咖啡館座位分裏邊和外邊兩種，外邊的座位一直伸展到人行道上。說也可笑，到了一下辦公的時候，所有的咖啡館都變成人山人海，尤其是大家歡喜坐在外邊望着路過的行人，似乎有無上的樂趣。咖啡館裏包含着無數的動力，裏面有詩人，有畫家，有追逐異性的男女。憑着一杯黑咖啡，可以坐上一兩小時，爲了應付顧客的需要，咖啡館裏還備了紙張墨水，供顧客們安心寫作，一切是輕鬆悠閒！馬路上不少安步當車的男女，從容不迫的散步着，和倫敦街頭那些熙熙攘攘，爭先奪後的競走神情，完全是另外一種風味！

在倫敦太唔士河畔有不少的遊人，但在巴黎的聖因河濱却有許多垂釣客，夕陽西下的時候，聖因河兩峯可以看到那些人持着長竿，凝神攝氣的一心垂釣，有些人雇了一只小舟，放乎中流，遠遠望去，眞有「寒江獨釣」的詩情畫意！有一次在亞歷山大橋下的堤岸上看見一位老翁正在垂釣，旁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那裏縫衣服，老翁以釣魚爲消遣，旁邊還陪着一位老太太，不但悠閒，更可見法國人對於垂釣的特殊興緻了。

噴泉在法國是最普遍的點綴品，公園裏，大街上，商店裏，可以看到形形式式的噴泉。古人云：「智者樂水，」法國人的確是「智者」，但看他們的文學戲劇，建築，園藝以及人民的個性，都有些「智」的特徵。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法國人也有許多地方不及英國人的，因爲太活潑太輕鬆，便免不了流於放浪和「馬虎」，馬路上可以便溺（當然不是合法的）公共場所的污穢，都可以看得出，但是最顯著的，却是「秩序。」英國人守秩序的精神，最足師法。戲院裏買票的時候，大家自動排着隊依次前進，一些沒有紊亂的現象，有時逢到週末，等候買票的人們可以排到很長很長（大抵兩人一行，然而大家耐心守候，從沒有看到擁擠擾攘的怪劇。此外連等公共汽車也要排隊，寄信也要排隊，總而言之，凡此遇到人多的時候，大家不期然而然的自動的排起來，他們稱排隊守候爲 Queue 這種風氣，是値得稱頌的。法國就不然了。記得是法國國慶那天，法國國家戲院免費請市民看戲，那天許多人擠在奧廸安門口，門開了，大家一哄而入，秩序紛亂得無以復加，小孩子的哭聲，女子們的詬罵聲鬧成一片，結果門小人多，反而無法擁進去，後來戲院裏看到實在不像話了，叫來兩個警察，用了武力方纔維持了秩序。這種現象是會令異國人驚奇的，然而在法國，類此的事情多着呢！當我遊白峯 (Mount Blanc) 的那天，遊人很多，爬山的火車祇有兩節，大家看見火車一到，便沒命的搶上去。結果婦女小孩們當然是

三五—四二〇

沒有份了。所好後來又來了一列，方纔大家坐了上去，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英國太太和他的小孩，他和我談談，覺得法國人的不守秩序，眞正痛心，尤其我們譚到英國排隊的美德，大家不禁感慨繫之。在白峯遊過冰川之後，又是一個難關來了，因爲大家本來搶着來的，現在又要搶着囘去。一列空車開來了，當然，一班逞強的人，早又在車還沒有停妥就上去了。豈知這一列車並不開走，乘客是要等第二列的，一個車守吩咐已上來的人下車，說明這車暫時不開。如果在英國的話，大家自然下來了，那裏知道，已在裏面的人，偏偏有少數人不肯下來，認爲車守是騙他們的。車守催了幾次不理，言語也就不遜起來，於是乘客和車守，立時揮拳攘臂，便要動武，好容易大家把這班人勸散。那時我在旁邊，看了這一幕怪劇，心裏好生難受！不知法國社會秩序的紊亂，竟一至於此！

不過，法國人和英國人也有許多相同的美德，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誠實不欺。」當你在街頭閒步的時候，常見書店裏把書籍畫片雜誌以及許多東西，放在門外，沒有人照管它，你如果選定了一本書或是幾張畫片，那麼，還得要拿了進去，向櫃台上付錢，許多店裏祇有一個人在裏面，無論如何，外邊是照顧不到的。可是他們不會相信顧客們肯把書拿走而不付錢，顧客們也沒有（當然也有例外）不去付錢的。在倫敦尤其有趣，一家大書店名叫「福爾」的，裏面的書，（也有新的）平均總在幾十萬册以上。顧客們進去之後，自己按照部分去找尋，找到之後，再和夥計們接洽。如果眞有人把書拿了揚長而去，他們也無暇顧及的，有時人們帶了一個皮包進去，出來的時候，也沒有人來檢看，說句笑話，倘使有人帶一個空包進去，裝了一包的書出來，又何嘗不可能？這些都是誠實不欺的例證，因爲大家以誠相見，所以誰也不願意欺誰，根據「互信」「互敬」的原則，便能引起「自尊」「自重」的美德了。他們愈是信任顧客，顧客愈是不願意欺他們，他們實行此種制度以後，並沒有發覺什麼重大流弊，所以相沿至今，却省了許多人手，偌大的一個店，一兩個人便可應付了。其餘各大百貨商店，如「三六公司」之便宜貨品，也是任人選擇，然後等候付款的。

當記者在上海的時候，乘坐電車公共汽車，幾乎時時感到查票的麻煩，有時一位查票員剛纔離車，另一個查票員又來了。自然，這在電車公共汽車公司方面，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爲一來要防止售票員舞弊，二來防乘客購短程車票越站乘坐，如此一來，公司方面也就少不得增雇一大批的查票員，每月每年的開支，是十分可觀的。當我到了英國以後，幾乎每天乘公共汽車，但是一年半以來，從來沒有一次遇到查票員，乘客上車以後，向售票員買了車票，售票員也絕不留心（事實上人多的時候，也無法留心）他是否越站

乘。車換句話說，如果乘客要取巧的話，是萬難發覺的。但是我敢斷言，這一類的事情，是佔絕對少數，讀者還記得本誌以前登載過一篇關於英國北愛爾蘭倍爾愛斯城電車乘客可欠車資的事實嗎？事實是這樣的，凡是電車乘客忘攜車資的時候，祇消把應付的車資，寫一個「欠條」(I.O.U.)交給售票員，便可乘坐，將來由乘客自己到公司裏去償付。這個制度實行以來，公司幾乎將全部的欠資，一律收回，這不是「誠實」的一個有力例證嗎？倫敦的公共汽車雖然沒有「欠條」的制度，但是對於乘客的信任，是無可懷疑的。至於售票員是怎樣呢？可以以多付少麼？實際上是絕不可能的，因為乘客的誠實，售票員如果以多付少，那麼乘客是不會通融的，何況售票員本身從小就受優良道德的薰陶，也決不願意有這種舞弊的行為的。我常留心觀察，在乘客擁擠的時候，一個售票員要兼管上下兩層，往往短程的乘客已經到站了，票還沒有買到，結果，乘客在下車的時候，把車資給售票員就走了，售票員如果要舞弊，那麼，把這些車資收了，誰也不會知道的，然而他們却把票子撕下來打一個洞，然後再擲在廢紙簏裏，弊絕風清，公司裏的查票員自然也無所用之。（據朋友們告訴我，倫敦公共汽車上也有查票員，但我却從未遇到。）

一個社會裏要樹立「誠實不欺」的風氣，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據記者觀察英國（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各國大都如此）的人誠實，一半得之於「教育」，一半得之於「制裁」。人民從小就訓練他們要誠實，所需的環境，又是如此，無形中自然容易養成「誠實」習慣。人民都要受教育的，教育的普及，也是一個很大的助力。何謂「制裁」呢？意思是說單靠教育是有時要失敗的，受教育的人不誠實的多着呢！於是「制裁」便可以補教育之不足。談到英國的「制裁」，並非專指「法律」而言，「社會制裁」的力量尤其偉大。先說「法律」方面：雖然各交通機關各商店是信任顧客的，但是如果顧客取巧而被發覺的話，那麼他們也就毫不客氣的送交官廳辦理，越站乘車的小事，却非補票所可了結，初初看來，似乎也未免過分，然而這正是懲一儆百的好方法。在法庭上，如果向法官說謊，那麼所處的刑罰也要格外加重，因為法律森嚴，誰願以身試法呢！不過法律的運用是有時而窮的，因此，還有「社會制裁」。在英國要謀一個職業，最要緊的是一個品性能力證明書，倘使公共汽車公司的售票員為了舞弊被開除，那麼他自然拿不到這張證明書，換句話說，他一輩子是找不到一個職業。為了一念之差，犧牲了個人的前途，是狠不值得的，所以人人在服務的時候，不敢稍存不良的念頭。反而言之，機關商店對於忠誠服務的人員，也特加保障，使他可以安心做事。如此一來，不但誰也不敢舞弊，而且誰也

三五—四二二

不願舞弊。有時似乎舞弊是不會發覺的，然而偏偏容易發覺，例如一個售票員在乘客付錢下車之後，不撕一張車票，似乎沒有破綻，但是旁邊看得清楚的乘客，便會不怕多事的寫信報告公司。這一類的「檢舉」，足以使大家不能存絲毫儌倖心。社會制裁的力量，比法律制裁更有效，更自然！

因為大家以「不誠實」為可恥，所以無形中養成一種好風氣。再舉一個例吧，英國的幣制，一鎊和十先令是鈔票，其餘則為二先令半，二先令，一先令，六便士的銀幣。在國內時，大家拿到一張鈔票，必定要仔細認看是否贋鼎，至於銀元銀角，那麼更要在「聽音」「辨色」之後，方纔接受。在英國錢幣授受，誰也不注意那些，祇點數便完了。以記者的經驗說，也沒有看見過一次偽鈔或是偽銀幣。這種現象，單靠「法律」是辦不到的。

最後我想再譚一些他們愛國的精神，英法兩國的常備軍很少，但是一遇戰事，政府可以立即召集人民入伍，這是去年九月間的事情，那時歐洲戰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英國也動員海軍，準備開戰，當時英國國王下令召集人民入伍，許多人民，不等政府的通知，早就自動報到，有一位我也認識的英國人，那天晚上回來，接到政府的通知，按照期限說，第二天出發也可來得及，但是這位青年，却不顧家人的勸說，立即深夜動身去了。法國人民也是如此，一見佈告，正想上工的工人，立即就去應召，這種精神，是不是由於強迫呢？可以說，完全出諸自動的！「規避」「畏縮」是可恥的行為，他們是不願如此的。

上面所說的，不過偶然想起的一些觀感，我們如果要明白人家何以國富兵強，那麼他們的內在力量，不是飛機大砲就可概括一切的。



三五—四二三

西方叢談

籬人

一　強盜世界

法國東南部的屬島科西嘉，是拿破崙的誕生地，近來時有聽到關於該島的消息。意大利很有覬覦的野心，想併吞科西嘉島，連同該島的土匪一起收伏。科西嘉島的盜賊是把搶刼當作行業看待，下文就是描寫這些綠林草寇喧嚇一時的情形。

科西嘉的強盜是非常特別的，他們已經工業化了。他們之使該島不安，還是近幾年的事。其實科西嘉鄰毗歐洲海岸，說是盜匪會使島上有不安的可能，令人難以相信。著名盜魁百得利（Joseph Bartoli）常利用報紙肅行恫嚇。許多強盜寫給各報館編輯先生的信都完全付刊，正像倫敦泰晤士報刊佈英國貴族寫去的信一樣。例如以近事來說，在一九三一年時，百得利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渥蘭迭尼汽車公司，不准他們載運旅客經過國境。後來汽車公司付了兩萬法郎的賣路錢，百得利才讓他們通過。他寫給報館的信中是這樣著名的：「強盜百得利寫於巴勒斯山林。」誇張一些說，這個著名的強盜表示他的簽字可以在阿耶佐的法院中去驗對。

這還是數年前的事，在某次選舉中，議員和閣員的候選人都認爲必須獻媚於強盜們。一個候選人個人親自跑到巴勒斯山林，這是一個強盜嘯聚的森林，他們自己常稱之謂「綠宮」。這個候選人付了幾千個法郎，才得當選爲議員。

旅行嚮導社常說盜匪已經肅清了，強有力的政府已經完全把強盜消滅了。但是無論什麼人看到科西嘉密簇的叢林，盛長的荆棘，祕密的羊腸小徑，難以貫穿的樹林，就可知道任憑政府怎樣強固，總不能敉平匪患。倒是強盜們自己常在變化他們獨特的方法。

有一個時候，他們的恐嚇手段使旅行事業完全破壞。結果竟使旅館老板和汽車公司業主無法償付他們的勒索。于是「強盜同盟」決定逼討股票與公債，以代現金。強盜就伸展勢力於旅行事業了。到現在，他們都是股票所有人了。旅行者常發現自己被一羣小康的盜匪所包圍，甚至要求投宿于他們的逆旅。結果是使旅行者覺得再沒有比科西嘉更不安全的地方。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自阿耶佐以至于希臘教堂，必要經過保衞科西嘉的砲臺。我的汽車夫還轉身來同我講：「先生，這種砲臺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用不到保衞科西嘉，沒有人敢來攻擊我們。我們就是人所共知的強盜。」

「我們就是強盜，」他講這句話時帶着愉悅的驕傲。在巴地亞的另外一個汽車夫同我講，他是強盜波里的親戚。「我從一個強盜的舊家庭中跳出來——，」他講的時候有着傳統的驕傲。波可那拿鎮是某強盜的誕生地，矗立着他的一方紀念牌。執政者和綠林好漢在科西嘉幾乎是同樣的受到最高的崇戴。

科西嘉島的對于拿破崙之崇拜，因此是自然的，是一種本地風光。而且是眞心的，沒有一些虛僞的欺詐。島上的居民是非常熱誠的愛法國者。他們嫌恨意大利人，藐視他們的兄弟島撒丁島；（在科西嘉島之南，屬意國）他們認爲最值得驕傲的是：法國有一時爲科西嘉人所統治過。（譯者按：卽指拿破崙）但他們也認爲還有其他的邦人增加法國的光榮。除了拿破崙和受死刑的強盜斯巴達的照片之外，還可見到法國律師和政治家的照片。他們都是生於科西嘉而在法國成名的。

誰也不能知道島上的居民最值得驕傲的是什麼人：是拿破崙呢，是強盜還是現代的律師和政治家。

二　藏金如土

南美洲的祕魯現在正有破天荒的珍寶搜求。居民在瘋狂地發掘古代應嘉（Incas）人的藏珍，每天有珍貴的東西發現。

祕魯在今日是充滿了埋藏的珍寶，神祕和浪漫的故事，好像是在荒誕的西班牙征服時代一樣。祕魯的珍藏可說是自有歷史以來最偉大的珍寶庫，故事似乎近于狂妄，然而是眞實的。

獵珍在祕魯是一樁娛樂，無論貧富都可參加，而且有成功的希望，但是獲得珍寶的人不一定能夠保住珍寶。關于古物的發掘，現在是懸爲禁例了；但是雖然有法律的限制，還有人去四出獵取。當局想在這樣一片廣大的土地上巡緝是不可能的。

在利瑪（Lima）城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向游客說，城裏的十室之中，地底必有藏金。在「好的舊日子」時代，任何人在他的園中發現了一罐金子，就自己保藏起來。他們以爲這些也許是他們祖父遺留下的。但是現在法律規定埋藏於地底珍寶都要獻給政府，只有百分之十給發現者。結果，使人在他園中發現了一匣金子，就

一聲不響的藏起來。

不管這類金子是以西班牙金幣的形式或古代應嘉人的裝飾品，發現了總是把他鎔化掉，於是這個家庭中就成爲最富有的了。

就是這種發現使獵珍的故事生動於衆口。祕魯處處充滿着珍寶，這倒並不是單一種傳說。幾個月以前，羅米魯博士在一處古墓上有甚大的發現。博士用一柄鐵鏟插入認爲甚有希望的坟墓中，他的鐵鏟碰着了一些軟的東西，于是停止下來。這是像一個用氈子裹好的木乃伊遺體。

揮動着鐵鏟鐵鋤，敏捷地，但是非常小心地，把墓磚搬開。在地底數呎以下，發現了最最美麗的金寶。這裏是一對精美的酒杯，表面有藍寶石礦砌着，這是中世紀帝王桌上的裝飾品。接着發現的有三隻小的純金酒杯，都是古體的式樣，有清晰的希臘式鑲邊。

此外，在一塊將腐的花氈上面有純金的鎚矛和刺刀。刀柄上是雕刻得非常精緻的僧侶形象。他的法衣上綴着一排流蘇似的小金鈴。頭飾耳環都以藍寶石爲裝飾，在利瑪的祕魯國家銀行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量得鎚矛重一瓩，小酒杯重半瓩，大的一對有一瓩半重。這些共得十四鎊金子，價格每盎斯七金鎊！羅米魯博士立刻通知政府，他所得到的獎酬是全部掘得的黃金的百分之十。

許多最重要的古代珍寶都是在坟地上發現。在祕魯南部墓道以百計，其中埋葬的都是皇公豪富一流人物，屍身裹以織錦，並有甲骨之裝飾。在利瑪之南，巴勒加地方共發現木乃伊四百二十九具。

這些珍寶究竟來自何處呢？誰去埋在地下的，是否還有更多的發現呢？這是勢所必有的疑問。

第一，南美在我們的記憶中是一塊廣大的富於自然產物的土地。地質學家承認世界上的山脈沒有比南美的更爲含有珍貴的礦苗。而且，被西班牙人早先所征滅的應加帝國不單是物產豐富，且是人口稠密的土地。居民約計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五百萬。有大都市和城鎮。

兩千年以來，應加人的風俗是要把珍寶殉葬的，南美有許多國家自興起以迄於衰微；那裏產生了不少富翁，也死了不少富翁。無數量的金銀都埋葬在地下。

應加帝國中的黃金不但是交易中介，也用來裝飾廟宇。黃金之豐富，幾使每家有兩件金的器皿。西班牙人究有多少金銀，實在難以估計，但卽以沿海的小村跨坎而言，就有黃金二十萬盎斯，在今日，值一百四十萬金鎊。應加人看見西班牙人非常貪婪，對於這種金屬，搶之唯恐不及，于是他們就把那些黃金藏匿起來，更把那些廟宇的裝飾掩埋掉。

西班牙人永不能發現應加某互富翁的大金環那個用以紀念他的頭生孩子的珍品。傳說這付金環已拋入湖中金環長七百呎，每環有人的手腕這樣粗細。這付練條的重量無疑地非常大的。

西班牙人所發現的金片有紀錄可查的共得七十五鎊金銀非常普遍，馬蹄鐵常用銀與金合打而成。西班牙軍中的物價因此他非常高漲，一瓶酒要買六十盎斯金子；一襲外衣，一百盎斯，一匹馬，二千五百盎斯。人們並不要担憂于索償欠款，他們反不索取現金。現金笨重又危險。

自應加被征服的廿五年間，西班牙人在祕魯至少取得了四萬萬塊的金銀貨幣，其中的十分之九都是戰利品。

（待續）

關於希特勒　　震

德國元首希特勒雖已成爲近代大政治家之一，然於文墨一道，殊非所長，除粗通德文而外，其他各國語言均非所知，故一切公文信札及報紙等，均須他人預爲譯就，始可呈閱。渠在貝許斯登伽鎮某山中置於別墅一所，宏偉富麗，達於極點，屋外隙地，不下數百畝，均經範以鐵刺籬，作爲私人花園海值國社黨有所大舉之後，希特勒輒屏絕左右，策杖在山中漫行，常歷一晝夜不返。

雙十牌

鋼軍牙刷

刷名鋼軍
毛硬如鋼

確實一毛不拔
保證脫毛包換

最近新發明的
鋼軍牙刷
刷毛灣形刷背
有孔疏水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歐美采風記(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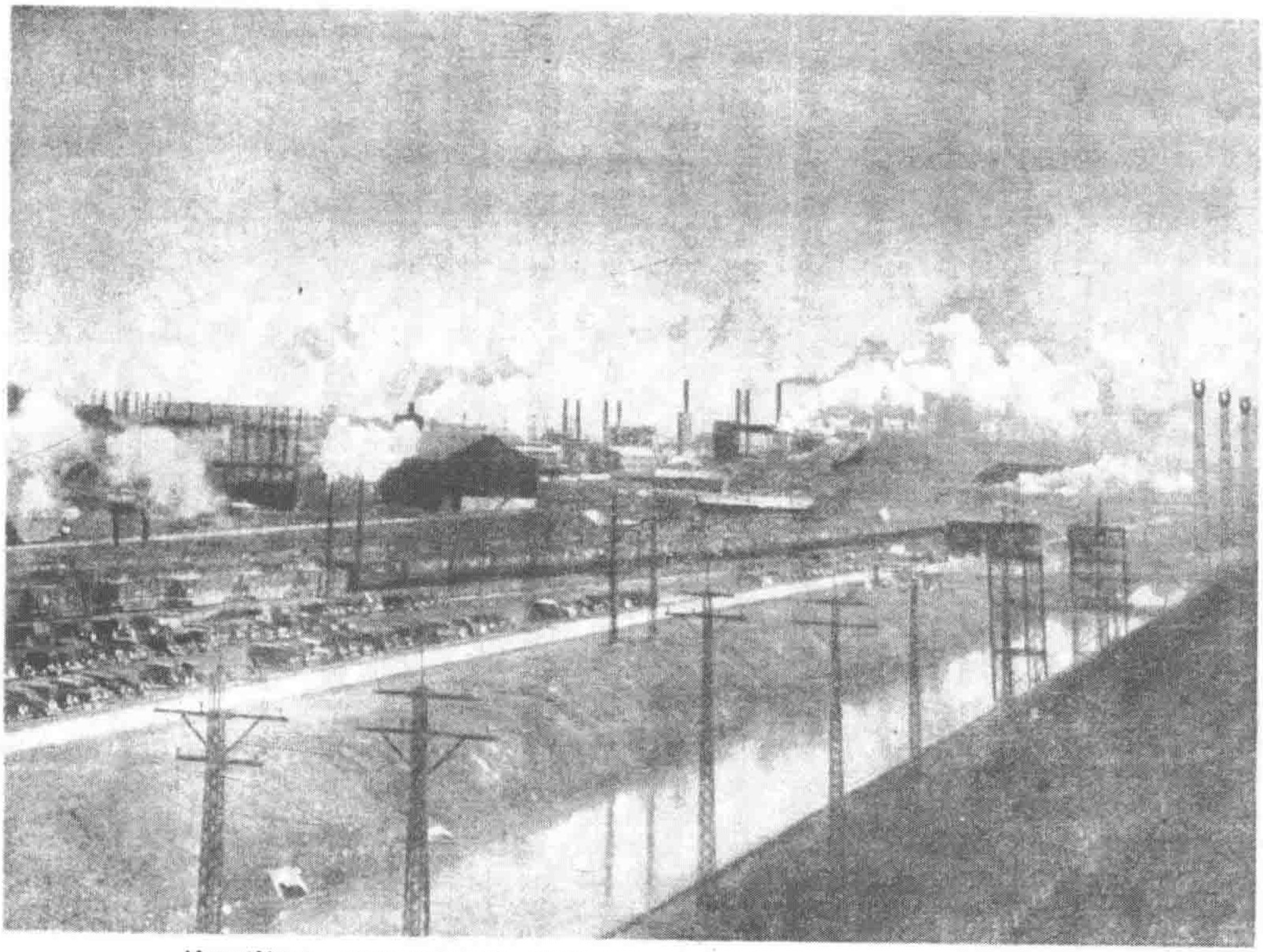
沈明女士

七月二十日　一路無話，下午一點半鐘開抵大支加哥的城廂，未進城之先，經過郊外的工廠區，烟霧滿天。支城的東部（East Chicago）格外顯得工業發達，及到開進城中熱鬧區域，所有的街道，也是井然不紊，似乎還容易認，先到萬國學生寄宿舍（International House）去，他們租定房間，因爲女生部份沒有空房間。修同我便到附近另一家叫五華的（May-flower）旅館住下，飯後驅車到中心地帶（Loop）去看看，但覺街市縱橫，車輛錯雜，確是熱鬧；支城沒有像紐約高聳入雲的大樓，可是佔地很廣的巨廈也頗不少，若說是罪惡的淵藪，則其黑暗程度實比紐約有過而無不及。全美最著名的匪徒與翻戲黨員以及惡訟師雙鎗大盜之類，在支城最有勢力。

李君提議到支城最大的百貨商店（也是全美規模最完備的分部店（Department Store）叫麻休飛爾（Marshall Field Co.）的去買東西，裏面什麼都有，全是引人入勝的貨物。我祗知看見了好的商品想買，修却對於該公司的服務及管理諸端特別感覺興趣，據他的觀察，該公司有以下諸點，確是獨到，爲他家所不及的，譬如：

（一）貨物齊備，種類繁多，可以隨心所欲，盡情選擇。該公司的房屋，佔地橫跨五條極熱鬧的馬路，樓高七層，我們在內走動，大有走入了八卦陣的神氣，迷失了方向，不知如何轉灣抹角是好，可見其售貨面積之廣，與陳列物品之豐富了。

（二）他家爲顧客服務的設計，都在第四層上，除開公司的收銀櫃之外，全層是爲顧客便利預備的各種部門：如發票校對處（Bill Adjustors）專爲顧客核對貨價與付銀而設，如果發現了所付的貨款超出應付的金額，則該公司當即找還誤收的部份；問訊櫃（Ticket, Tour, Travel Information）專爲顧客查詢關於戲劇，遊藝，音樂會，團體旅行，舟車客票及時刻等等之用。如果顧客委託代買各種票張，他們可以代辦，不論電影院的入場劵或是週遊世界的全程輪船飛機票，都照樣辦妥。理髮及美容室（Hair-dressing Saloon and Beauty Parlour）專爲男女顧客修飾而設；糖菓鮮花及圖書雜誌部（Confectionery, Fowers and Books Department）專爲顧客臨時想起必須送人禮物時，可以就近採購，並且吩咐他們按址送去，不但不誤事，並且可以博得收禮人的歡迎。廁所及休息室（Comfort Station and Rest Rooms）裏面佈置得清潔舒適，使顧客於購物時，不愁沒有憩脚之處。



美國的工廠區域，多半是烟囱林成，煙蕩繚繞：製造工作的本部而外，長列的貨車和成行的汽車，以及排水的溝渠和多軌的電桿，完成一幅典型的工廠繪像。

（二）是凡日用必需的商品，都在街面一層發售；凡是廉價貨物都在街面下一層（Basement）內出賣；比較屬於奢侈品一類的東西，都在第二層陳列着金銀首飾及器皿與珠鑽寶飾之類，則有特設的內室，以便顧客們安停的端詳。

我們每人買了些東西出來之後，修獨自到伊利諾大陸商業信託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and Trust Company）去參觀，李君繼續購物，徐君同我則往觀電影，我們看的是一張強盜片子，在支加哥而看這類的劇情，別有滋味，至六時左右散戲，大家回到萬國學生宿舍集台。據李君說他買完東西，去訪了一個朋友，修則報告他到伊利諾銀行去拜訪該行協理路易斯君（Mr. Reuben A. Lewis, Jr.）的情形，他承路易斯先生熱誠招待，派人領導參觀，甚為週至；我們洗盥乾淨，便開車到廬圃一帶去找一家飯館吃過晚飯後，修看見「大腿戲」（Burlesque）館前的廣告，說笑話似的提議進去看看，大家都贊成，便購票入內。這種戲在支城不為法律所禁止，並且他們的營業也是為警局所包庇的，簡單的描寫是這樣的：在一座彩色燈光照耀着的舞台上面，有許多妙齡女郎，按着音樂的節奏，一邊扭趆着，似走非走，似蹈非蹈的，一邊脫衣衫，本來穿得就不多，大半是外面穿一件用揿鈕扣緊貼身的一件長衣，剝去長衣之後，便只剩一條乳罩，一條短褲，由外到裏逐漸

的脫去，則燈光越變越暗淡，台下觀衆催促的鼓掌聲也愈響，這時，那女子忽然的把乳罩除去然後如驚鴻一瞥般的閃身躦進黑絲絨的垂幕去了，於是大家鼓掌益發激烈，引他爲饜足觀衆的企望，再脫一些她也許完全裸露也許就只從垂幕的合縫裏露出一節



一位著名法國畫師在美國看過『大腿戲』後，速寫他所得的印象，此圖中三個子女的神情，頗能形容舞女的動作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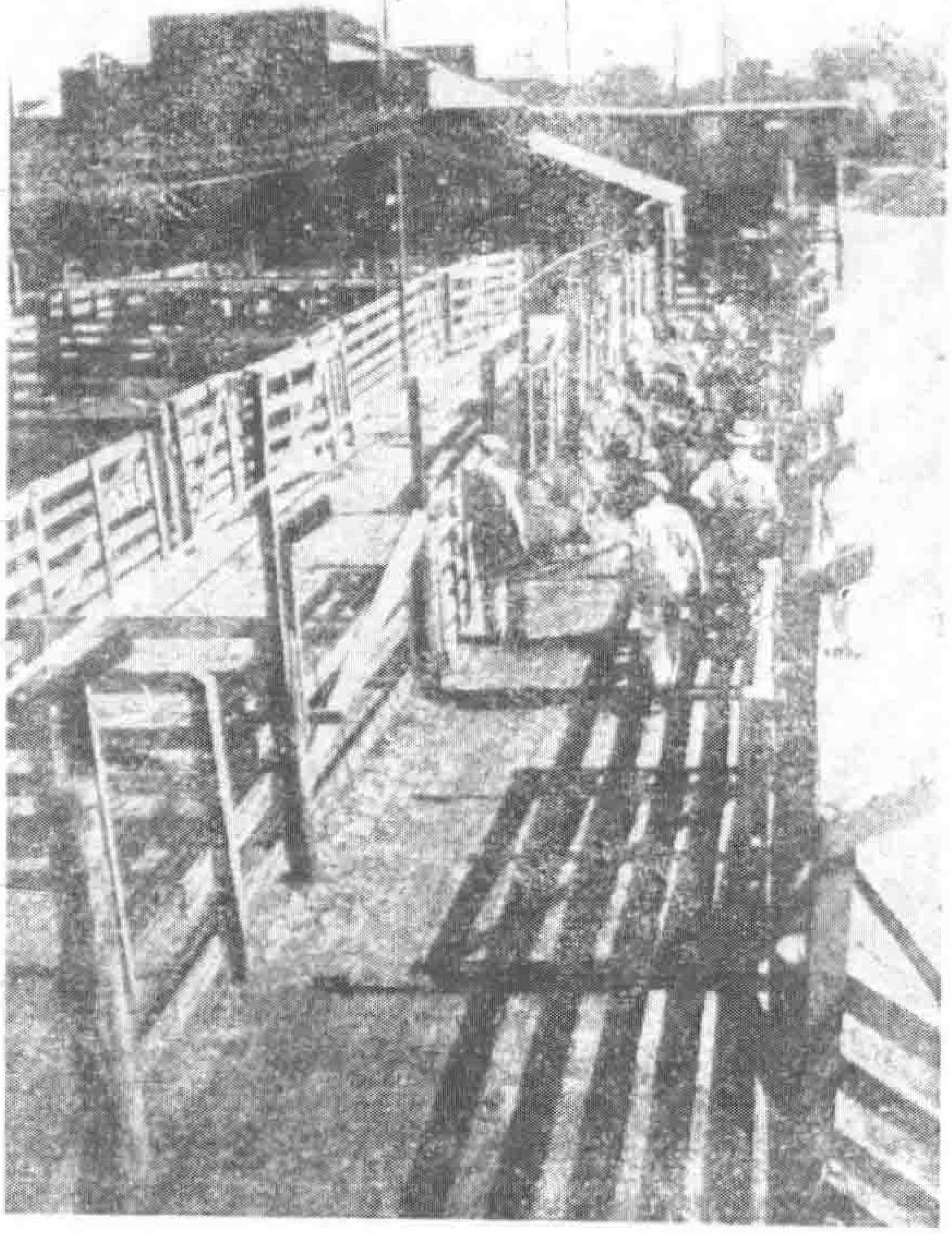
大腿或雪白的腰股，無非想使一般貪心不足的男子們像餓鷹似的興奮。台上表演的女子，全靠富於肉感，而又充滿了誘惑性的身體，容貌雖不能十分看得淸楚，可也不能不生得妖豔些，然而體格豐腴，動作風騷，就足夠博得觀衆們的歡心。常川照顧的觀衆，類皆中下流社會的人物，他們一天從早到晚像機器一樣的做完工作，到得晚上，必須找一些粗俗的刺激，作爲消遣，夾雜着極粗的笑話和表演，可以叫他們恢復他們的人性，從動物式「性」的觀念中去找點安慰，也就是在不健全的工餘生活中，去求理智的機能，他們或者會啞然失笑的自己對自己說道：

「我還會笑還有七情六慾還沒有完全變成我那朝夕爲侶的機器的一部份呀！」

「脫衣舞」(Strip-tease Act)以外的節目，便是粗劣不堪的話劇，滑稽的雜耍，和其他簡陋的穿插，每隔一項便有一個女子登台來做一套剝衣的把戲。有時一大羣的少女從台上跳舞，沿着搭出台外的木板跑下台來，到觀衆的當中，在客人的頭頂上，把大腿蹻得高高的，有時則蹺下腰身來，和看客尋開心，她們這些女子最喜歡找一班光頭的男子取樂，如果你顯出急色兒或登徒子的神情，你就免不了要給她們調笑了。

在這裏可以充分的看出美國人的需要連鎖着而無一刻間斷

的節目，如果一家表演(Show)更換節目稍為遲緩(Slow)一些，觀衆就要批評說乏味(Dull)因此各種節目，必須生動輕鬆，並且都須像「說時遲，那時快。」的接替得迅速，使觀衆們沒有一刹那的功夫可以轉個念頭。講話唱做無一而不快，叫他們聲色視聽的覺管不暇應付，這才是最高貴的藝術(Showmanship)呀！



豬圈的一角：工人將屠豬趕入宰場前的光景：照例豬的生產率是跟隨玉米收成的豐歉為轉移的：美國人平常叫豬曰「pig」，及長大到可以宰殺的時期，名之為「hog」。

七月二十一日，早上到支城最大的旅館叫司蒂芬Stephen's的去搭乘遊覽全市的觀光汽車，這種汽車專為載領遊客週遊全城，每人賣票後，車子從司蒂芬出發，然後到各大旅館去接搭客，所以住大旅館的不必去就車子，車子自會去接的，司蒂芬是全美最大的旅館，有三千多間房間。每間皆帶有浴室，而且浴室的窗全都可以向外開的。遊覽車的嚮導者開章明義的第一樁事便給我們講這家旅館是如何的龐大，據他的形容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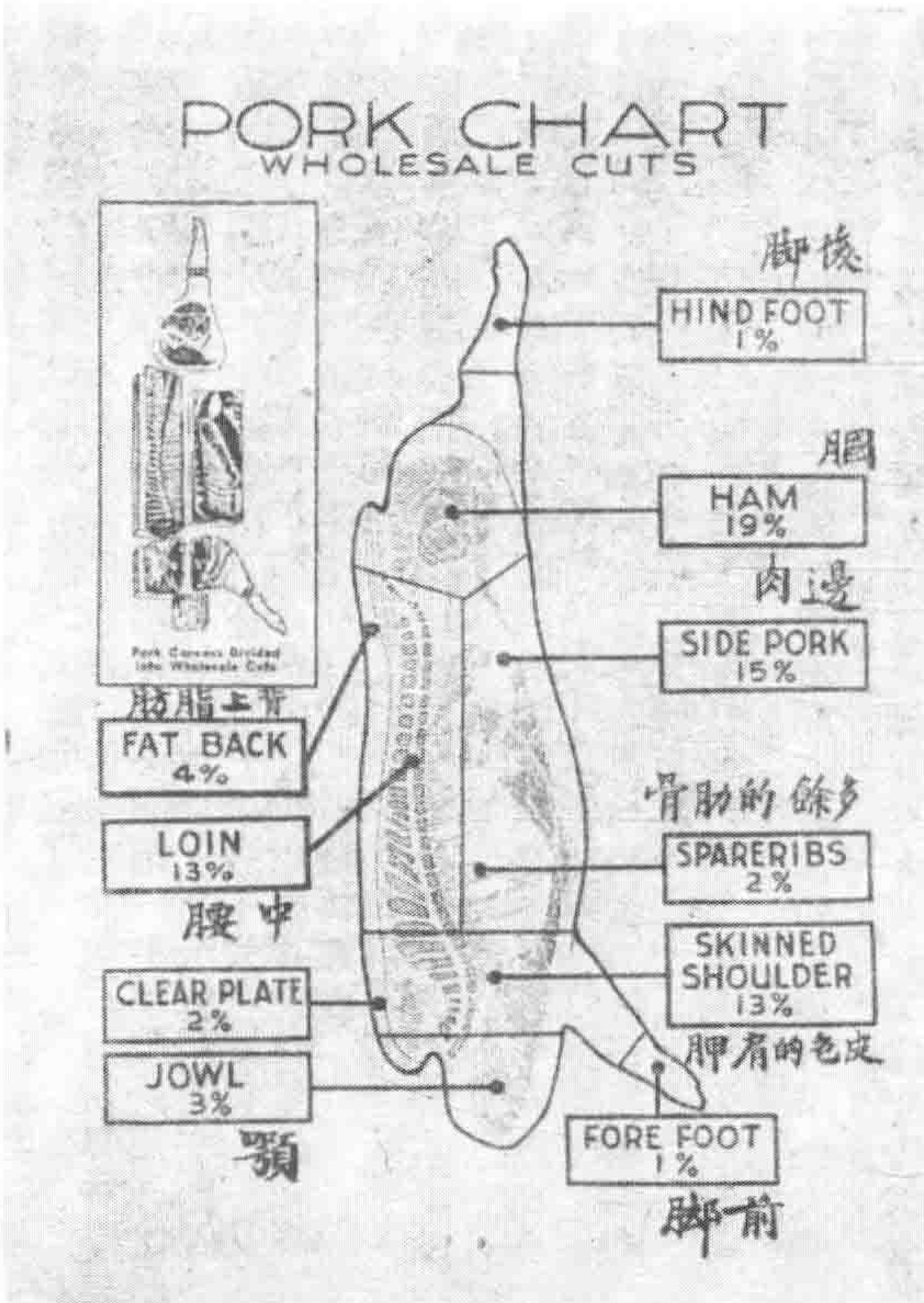
『假如某日一個二十歲年紀的青年住進去，他以後每逢星期六換一間新的浴間洗澡，一直等他到了八十歲時，他才能將這家旅館內所有的浴室用遍。過來若以住房間而論，如果一個人每天調換一間，則其人也得費上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所有的房間住到。』

這兩個譬喻，無非是盛稱該旅館房間之多，見得顧客不論是需那一種的房間，該旅館無有不可以供應的，同時，從數學計算上來推論也是不虛的。

先去看屠獸場(Stockyard)，全美的牛羊猪各種畜類大部份是運到支城來宰割的，斯威夫特(Swift)屠宰公司，是全美最大的屠宰廠，我們的車經過黑人居住的區域，接着便是屠獸場，屠獸場佔地極廣，還未到裏邊，遠遠的就聞見陣陣的羶腥臭味。不問而知是牲畜的穢氣，此時我們車中的嚮導員給我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有一次一位英國的遊歷家來支參觀，某日行經黑人區時聞得這種怪味，就對他的美國朋友說道：

『我祇聽說黑人是很髒的，但是我却從未知道他們也是如此之臭的。』

屠獸場的內部，儼然是座小小的市鎮，火車的軌道縱橫，車輛雜陳，許多冷藏車是專預備爲裝貨用的，裏面的街道也另有各種名稱，並且還有自僱的巡警維持交通；屠獸場的外形是一大片廣場，用木柵欄隔開，間成一方一方的園子，芻豢各種的畜類；今日不宰牛羊，只宰猪。我們等到了時候由嚮導員領帶大家掩了鼻子進去參觀；還未走進殺場，早已聽得一片猪叫聲，我就有些胆怯，殊不知一到裏面，其情景更可怕了：大羣的肥猪，由一條窄槽內趕進去，到



市面上的需要規定豬的宰割方式，上圖是躉售切肉的表格，零買時解剖的部門，還較爲複雜些：據美國國民牲畜肉類公會(National Live Stock and Meat Board)研究的結果，豬肉四分之三的用途，是賣作鮮肉，及醃蘸肉，其餘的作豬油及臘腸之用。

一個大輪盤的底下，有一個黑人屠夫把一只一只的豬提起一條後脚用一根鐵鍊吊住。跟着輪盤向上轉動這時豬的頭朝地叫得最響，及到離開了地，所有的猪仔都直僵僵的倒掛在鐵鍊上，從大輪盤慢慢的轉到一條線上去。那邊一排的黑人，身穿橡皮雨衣，頭帶雨帽，脚穿長統皮靴，手拿刷亮的尖刀，臉上濺滿了鮮紅的豬血等鐵鍊吊着的豬移到他們面前時，對準了豬的頸子用尖刀猛刺，再使勁一搖，頓時畫開一條五寸長的洞口，血流如注，可憐的猪仔痛得發急，撑兩下腿，抖一陣子，爽性把所有的血都抖了出來，血落地後，流入一溝，再轉入收集之處，自有其用途；如此一隻一隻過去全都送掉『猪』命。

等我們走進第二間房去，所有的豬都已改變了原形，不但早已『亡之命矣乎』並且已有機器把全身的豬毛都抽拔得乾乾淨淨，血也流完每一隻都是雪白滚壯，反而比先時有些餘生氣的形狀，雅觀得多，但依舊在鐵鍊上倒掛着，仍然徐徐的向前移動，以後的工人分工合作，每人執掌一部份開刀的工作，依次的剝削。開肚皮的開肚皮，切頭的切頭，取五臟六腑的取五臟六腑，割耳朵的割耳朵，各有專職手術熟練，一會兒便把整只的猪內裏撈空祇剩下一副

空壳子；再到一間房各猪都用機器切成腿，背，肚，諸部，機器的構造十分靈巧，動作也異常敏捷。工人的技術又精嫻，因此各部的大小幾乎全是一律的尺寸。從這裏所有的腿都送往火腿(ham)部，所有的背脊送往煙薰肉(bacon)部，肋骨肉都送去做烤排骨；從此這些可憐的猪仔，就七分五裂的支配完畢了。

聽說宰牛的方法和殺豬，稍為有些不同，第一步手續，是用一把很重的木槌先在牛的頭頂心裏猛擊一下，叫牛失了知覺，一則比較容易開刀，二則亦不致像豬那樣的喊得悽慘難聽。

繼看冷藏間，裏面掛滿了整隻的猪牛羊，裏外刨洗得非常潔淨，是預備達往各處去的，冷藏間內的溫度只在華氏三十四度左右，外面却是火熱的夏天，等到穿過幾千百只掛着的牲畜所造成的『肉林』之後，已覺得身上有點打寒噤；據斯威夫特公司嚮導員說，該公司收貨選擇很嚴格，標準頗高，牧畜的重量多半很大，牛有上千磅一只的，末後看火腿裝製部，那裏許多女工都穿着雪白的制服，帶着白橡皮的手套，在裝匣子，火腿和臘肉都用透明的紙先包好，然後裝匣，每匣的內容，都一律的齊整。嚮導員拿一盒來請我們嚐嚐滋味，雖則裝璜精美，外表令人垂涎欲滴，然而適纔看完屠宰之後，實在吃不下牠的肉。該公司並設有研究部，專事試驗吃肉的方法，研究各種出品的滋養料，刊行許多名為指導烹飪而實際為宣傳的刊物，該公司郵寄廣告部，特備有格式，你祇須填一張紙，以後就可源源不斷的收到各種印刷品，內容不完全是無謂的，其推廣生意的方法，不可謂不週到之至，我們承該公司贈明信片多張，臨走之前，每人還送了一本小册子，一個鑰匙圈，作為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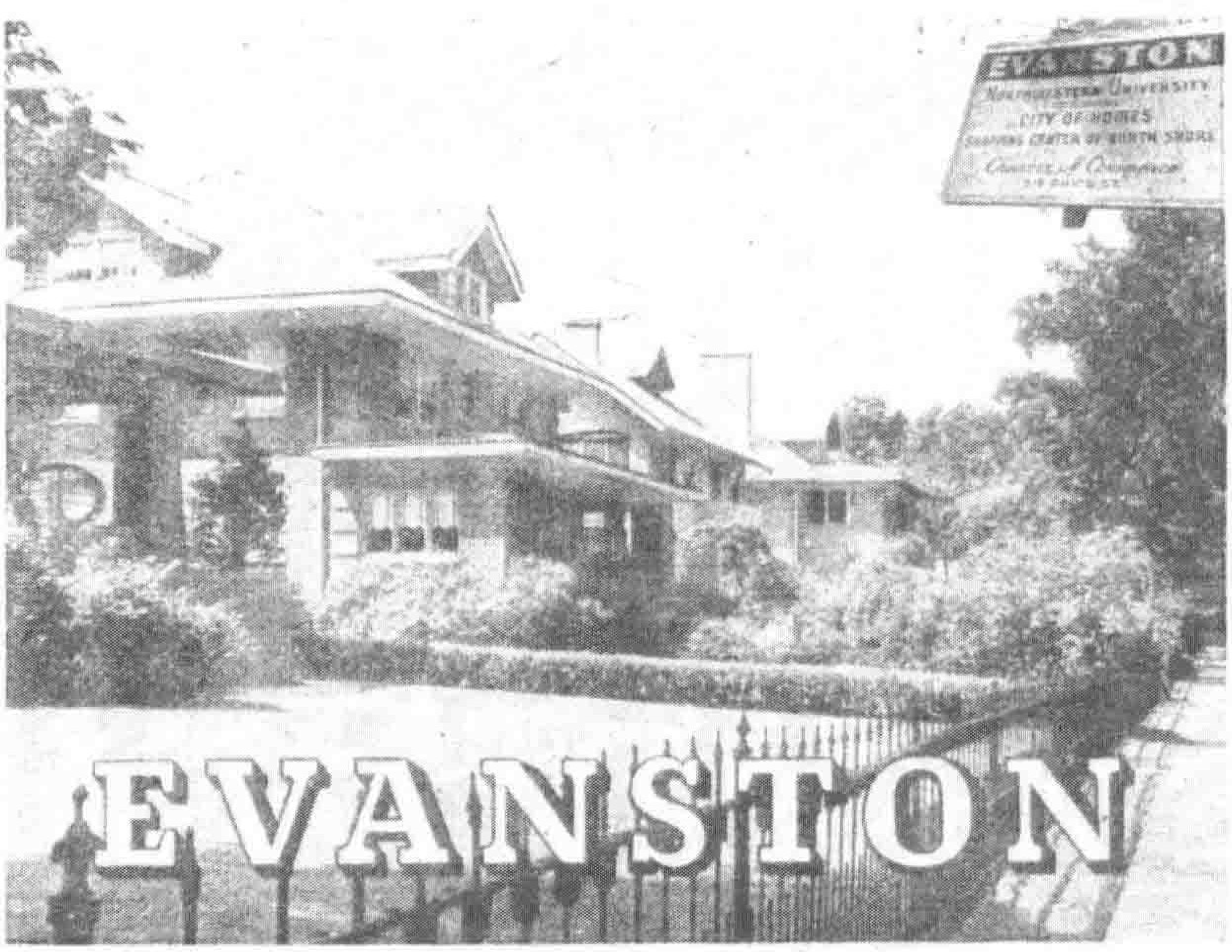
參觀的時間，足足有一個半鐘點，回到司蒂芬旅館，在地下層的咖啡館內吃午飯，吃飯時胃口沒有了，眼看着肉就有些害怕，飯後在旅館對面的革蘭公園內散散步，一羣壯碩的布鴿子，在台階上等人喂，外國的鴿子，不是家禽，却是市政的一種點綴品，可以自由自在的隨便在空曠地方走歇，毫不怕人，因有法律保護，沒人敢加害的。這個公園，就是沿湖一條狹窄的地方，頗似我們上海的外灘公園，裏面也有很多的樹木花草，有很修整的草地，有幾張排椅可供遊人坐下休息之用。我們在內走了一週，就回到沿旅館一邊路旁開設的時裝店，花店，首飾店等，挨家看櫥窗；等到下午二時，再搭乘下午的遊覽車，繼續全市的觀光。這次的嚮導員是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畢業生，他說話極其幽默，常能引得遊客鬨車大笑。

我們所看見的事物和所經過的地方很多很多，玆僅擇其要者略述於次：支城是美國第二大城，是全世界內地商埠的最大的，人多車多，交通問題最複雜而且困難。在最熱鬧的城中商業區，有兩

層的馬路(double deck) 上下均可行車，惟下面一層不許行人，所以汽車的速度可以高些無妨這樣一則免去擁擠，二則一部份駛出熱鬧市區的車輛，可以很通暢的巡去，而不必順着其餘必須在該地段內車輛的次序。我們向沿湖邊的大道向北走最初看見城中心一帶的崇樓，差不多全是外形黝黲，想必是因爲烟灰太濃，以致洋灰的面子，都給薰得黯黝了，惟獨留蘭口香糖 (Wrigley Chewing Gum) 公司的二十二層巨廈則是白色的，據說他家每年要全部洗刷兩次。每次滲浴的代價是美金六千元，該公司靠廣告而發達到如今盛況故而至今肯仍花用巨額的金錢在廣告上面。

其次看見的是幽靜的闊人住宅區，華堂大廈，庭院麗都，多半是達官貴人和富商鉅賈們經營成功的一種表現，其中幾個最顯赫的，諸如留蘭橡皮糖的製造商李格立的府上。又如規模遍全國的各大連鎖店(Chain Stores)的創辦者的住宅或無線電廣播事業中最紅的藝員(Amos and Andy)即其中一例以及實業界的巨子，他們的房子都非常雍容華貴；其中祗有一家的房屋並不烜赫，花園也荒蕪着，門口停着一輛二十餘年前舊式的汽車，嚮導員告訴我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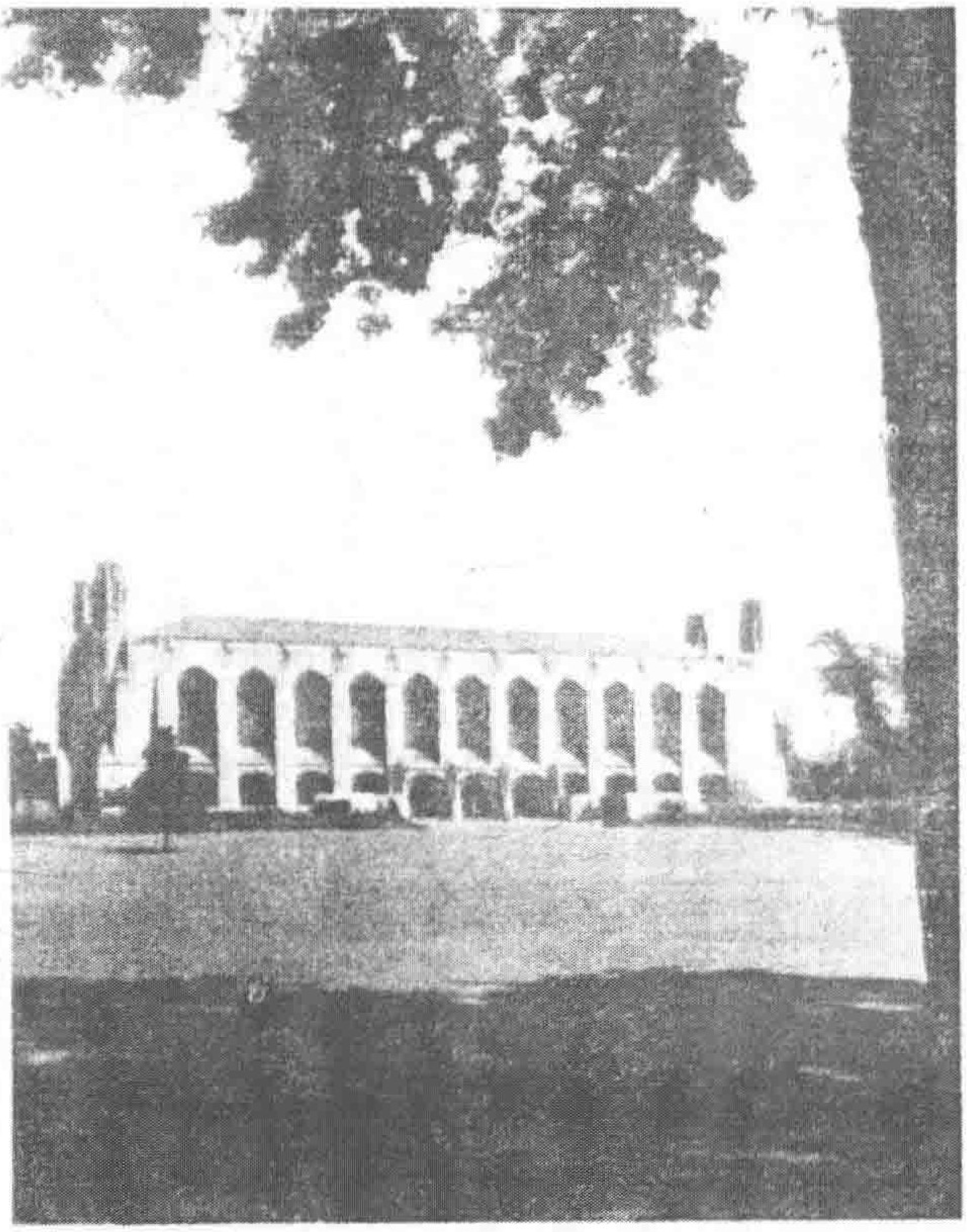
『這所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在美國社會上很有名的寡婦，她的丈夫於二十年前去世，因爲她和他丈夫的情好至篤，以致由於哀傷過度而神經有些錯亂，家內一切佈置自她丈夫死去之日起直至於今，一切照舊，他丈夫的車子也放原處，她則一個人像『獨守空幃』似的住在裏面做寡婦，只有一兩個傭人朝夕陪伴着，此外，



以文思登城號稱『理想中住家的城』(City of Homes)街道寬闊，地處湖濱，因鄰接支加哥，故物質享用，應有盡有，購物殊爲方便：圖中一排住宅，屋前的草坪修齊，室內軒朗，以城年代較老區域的市房，大都如是。

還養了幾條惡狗，叫閒雜人不敢進去，使一班親故沒法和她來往，她的性情也可以謂之爲怪僻乖常的了。』

車子經過以文思登（Evanston）市，看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然後繞道至湖濱浴場看沙灘上五顏六色的遮陽傘，妖豔的浴衣，和燕瘦鶯肥的浴女，並參觀愛基華特大旅社（Edgewater Mansions）該旅館規模極爲宏大，內容亦精美，接着看『孀婦屋』（"House of the Widows"）騎射會（Cycle and Saddle Club）該社的會員人數不多，招收新會員的章則綦嚴，是支城最上流的總會之一）並參觀麋鹿清規會（Fraternity of the Elks）所建造的歐戰陣亡將士紀念堂（War Memorial）美藝館（Museum of Fine Arts）科學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Industry and Science）世界第二大的傢俱行（"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Furniture Store"）和全美『最』大的商場——物品交換所（Merchandise Mart）——這是一座龐大無比的巨屋，裏面約有九百萬方尺的公事房面積，其地板（Floor Space）之大，在美國沒有第二所大廈堪與匹敵；此外還經過世界『最』熱鬧的店鋪街（Shopping Street）在美國任何事物，凡是稱爲『最』怎樣的，必是當之無愧，就拿這條『最忙碌』的街（busiest sreet in the world）來說，並不是虛有其名或『道聽途說』的傳聞，確是由統計每小時在街中行走的路人，根據各店鋪終年成交生意的數量，再計算車輛往來的密度，如是而得名的。



西北大學的帝臨圖書館（Deering Library）爲該校校舍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一所，建造的費用計美金壹百萬元：該校校園麗都，學生乙萬人，來自全國各地，爲中部西方學府之翹楚。

我聽得嚮導員報告後，留神看看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大包小包的挾在手裏，急急忙忙的向前竄動，混亂得如同失火一般，那慌張的神色，大有昏天黑地不可終日之勢。又經過一所八層樓的大旅社，據嚮導說那裏面有一整層的樓面完全是支城最有勢力的『聞



支加哥河(Chicago River)兩岸的建築物，都是些崇樓巨廈，每逢河內有較大的船隻行駛時，吊橋必須張開，如是而兩岸的車輛非等候船過橋合後，不能通過，這樣南北的交通就不免時時爲之阻梗，路上的景象，也格外顯得擁塞。

人』名叫阿耳開判尼(Al Capone)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裏面藏有最新式的機關鎗等武器他的黨羽每日到那裏去聽他發號司令然後各自去行事，在美國提起疤臉阿耳("Scarface" Al)可以說無人不知咧。

支城的南部，稍爲淸靜些，多數的黑人都住在這一區內。支城是工業異常發達的城市，凡是工廠多而需要工人多的地方，黑人總是繁殖得格外迅速的；因爲他們蕃衍得很快，所以他們往往把一個地段侵佔爲全黑的殖民地，白種人見了他們的先鋒隊侵入，就退避三舍，敬鬼神而遠之，結果他們就成爲淸一色的黑人區。支加哥大學也在城南，校舍的建築，非常端莊秀麗，其中以煤油大王羅基氏所捐資建造的一所禮拜堂(Rockefeller Chapel)最爲講究，裏面的棟樑全是用木雕刻的，單說那架大風琴的造價，就化了八萬五千元美金，更不必說其他了；萬國學生寄宿舍就在這禮拜堂的附近，也是羅基氏捐資建造的。

在華盛頓紀念公園(Washington Park)裏面，看見很動人的象徵是壁上的雕刻，某著名雕刻家的得意傑作，題目是『光陰與人類』這幅雕刻的題材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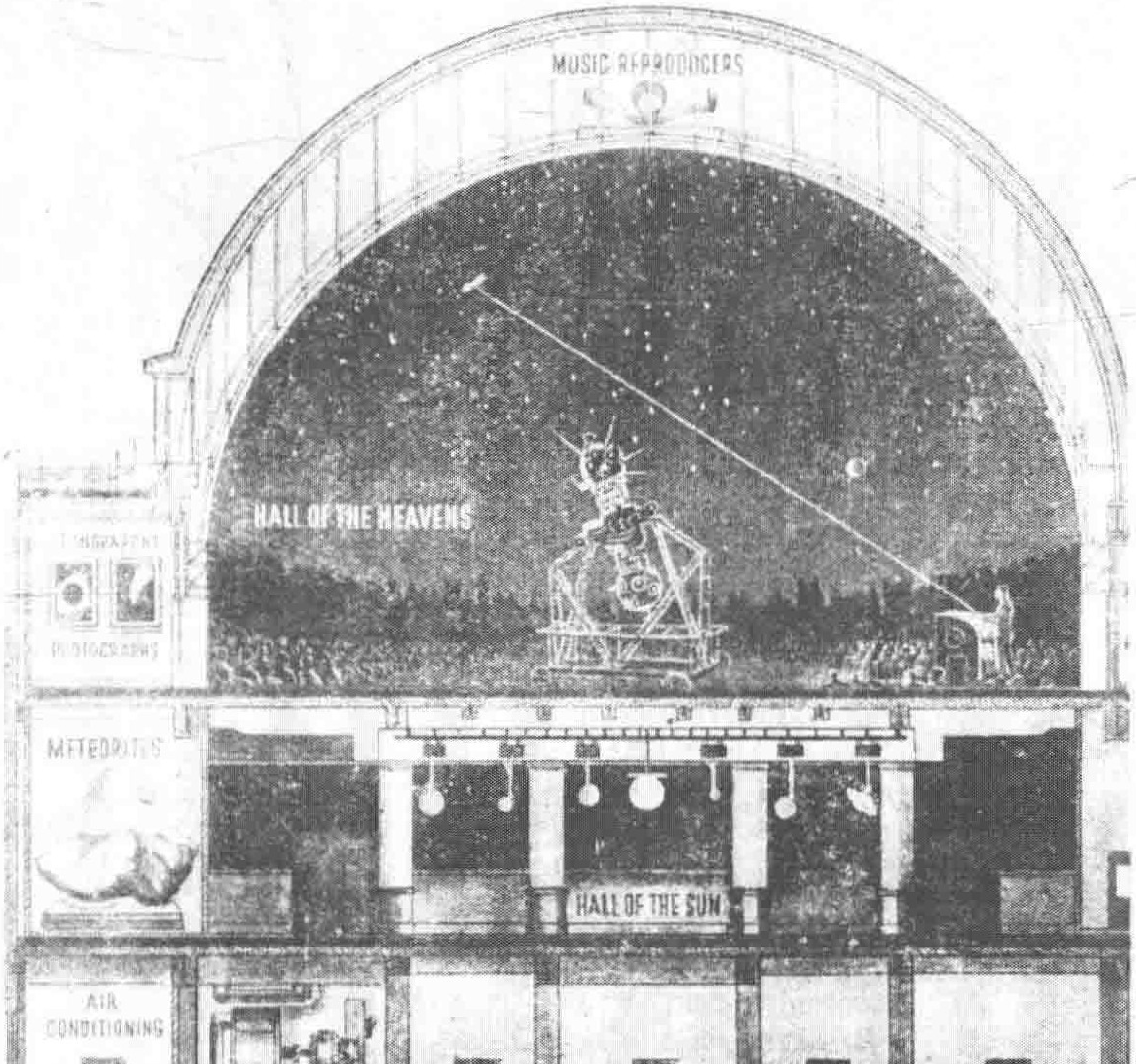
形容人類自呱呱墮地以後，在光陰的視線之下，徐徐的在生活的輪迴中前進。年齡漸漸的長大，則苦難愈多，直到老朽行將入木之時，簡直變成一個殘廢，在這過程中，光陰很憐憫地看着人類，注意到人類的掙扎，欣榮，悲哀和墮落，壁上有詩爲證：

"Time flies, you say
Alas! But no!
Time stays,
It is we who go!"

『光陰如白駒的易逝，
你說——唉！不是的！
韶光實在停留着，
去的還是我們自己。』

惠司康心省的省會——麥敵生城

七月二十二日　早上徐李兩君來，早餐後同去湖邊的星象館(Planetarium)聽演講，我覺得支城的沒有紐約的辦理得好，演講員的口才眞不錯，我們三人都聽得有味，聽完後出來，我們一邊談天文一邊開車至林肯公園去逛，這公園內附設支城的動物園，公園本身本來很大，動物園亦不爲小，以動物的質量而言，要算是全美數一數二的，進去看了幾處之後，忽然發現修失蹤了，尋找許久也找不着，我們肚子漸漸有些餓起來，想他或者會獨自到飯館去進餐的，我們便也自管自的進食堂吃飯，可是飯館裏也沒有看見他吃完飯後，回到停車處，修却在車旁等得焦灼萬分了，飯也沒吃，車門鎖着的，又沒處



星象館(Planetarim)內部建築的表解：圓形的演講廳內，正中放着一架放射機(Projector)所有天花板上的一切日月星晨部是從這架機器裏面『製造』而後映出的；頂上有樂聲放大器；講員手中所持的手電筒，光線特強，是特製的，放出的光，密聚成箭頭形狀；此外，其他的各室，分作職員與研究專家的辦公室及其他各種陳列之用。

三五—四三八

可坐，他眞有些生氣，立刻送他到一家飯館去吃了飯；飯後李君到麻休飛爾去買物，徐君想看電影，修則不作一聲，問他要不要去看美藝館，他也不回答，我以爲他或者會要去看電影，可是我們邀他同去，他說不，他在街上兜兜就又回旅館去的，也不要我們同去；我



相傳我國一聲的古人善觀天象，今世不憫天文的人，亦可如圖中諸人，仰面朝天，靜聽一位講員爲他們慢慢的道來；在詩家谷的星象館中，『耶絲的星』(Star of Bethlehem)在一日之內，出現六次之多，他如八大恆星，無不能呼喚立至；放射機是請德國紫司名廠監造的値價美金十二萬五千元其內容固然分十複雜，可是他的功用也確實不小。

便同徐君去看電影，看完之後徐君送我回旅館，因爲李君同修都沒有用車子，暫歸徐君應用，徐君開我回家時，到一個轉灣的地方，車子竟駛上了人行道，嚇我一跳，徐君的駕駛術並不是不高明，不過他爲抄捷徑性子急的關係，以致搭上了邊階的一角罷了。

我們急忙回到旅館，見修尙未回，徐君他出，我獨自留守，等得無聊，祇有翻閱當天的報章，祇見本埠及國內新聞欄滿紙的驚人血案，不外乎謀財害命，白晝搶刼，爭奪遺產，離婚官司，種種消息，看得我神志不甯起來。至七點三刻，修還未回，我便下樓吃了晚飯，再回房看書，也沒有心想，獨自坐在斗室之內，想起外面隨時隨地都有出事的危險，越想越害怕；洗澡後，又洗滌一些服飾品，還不得定心，直到十點鐘左右，修才回來。他帶回來一套四隻大小木塑的小狗送我，這時我纔放下了心，忽聽得窗下有兩個黑人，一邊彈着樂器，一邊唱着山歌，雖然明知是求乞的一種，這時聽了，却也似乎很幽閒動聽。

至於修，他一下午倒也做了不少事情；他二度去伊立拿商業信託銀行，去拜訪幾位職員，談了許久；然後去參觀食糧交易所，幾家大書店，幾家百貨公司，並到大商場去看國民廣播公司(NBC)的支城播音台；他所用的交通工具有高架車，有公共汽車，有電車種種，他並在熱鬧區內徘徊了良久之後，纔到一家飯館內去吃晚飯，飯後叫太克先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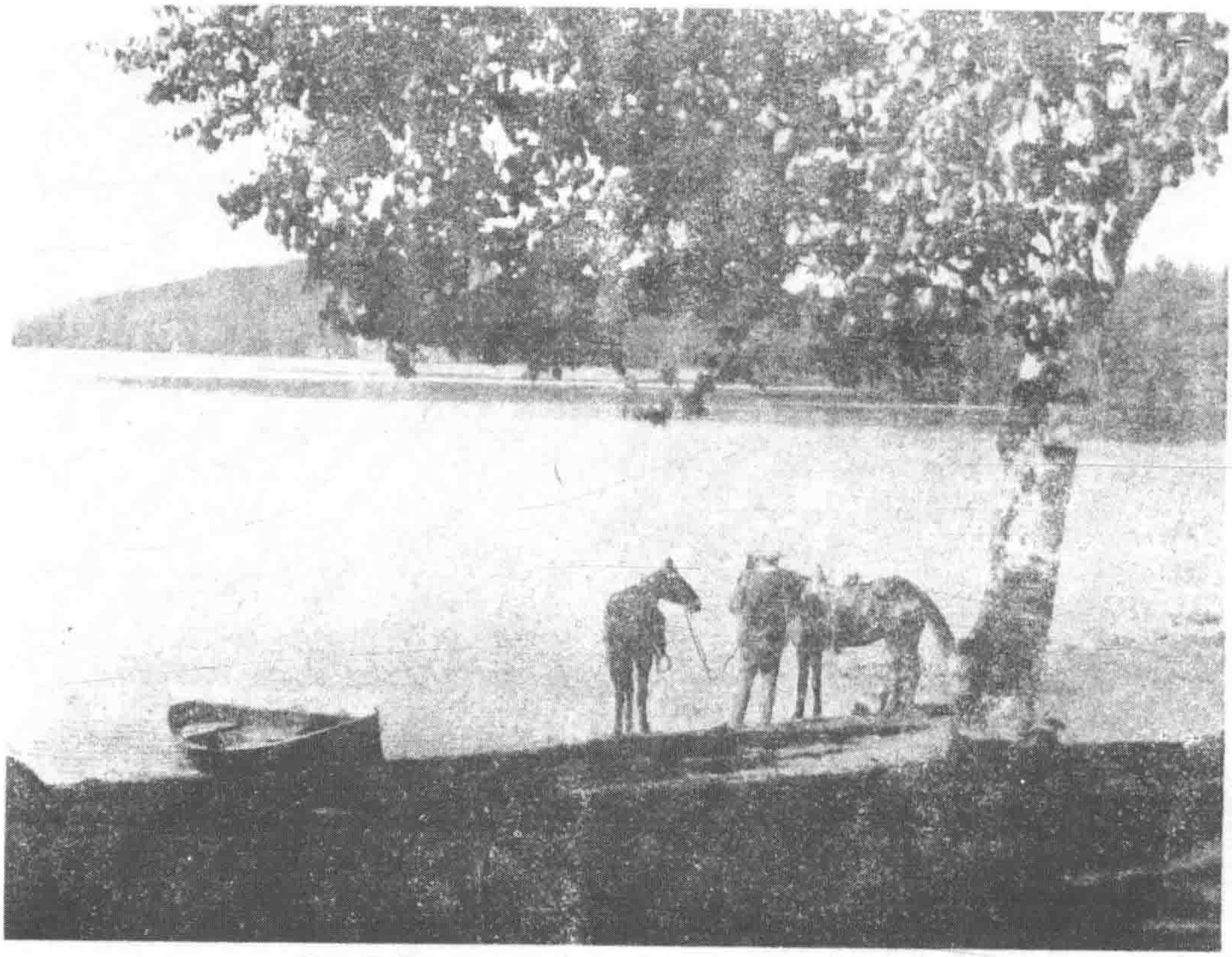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三日　早起收拾行裝，至十一點半鐘，我們又在路上



支城的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陳列各種動物標本的方法，異常考究，都是巨幅的櫥窗，裏面除微妙微肖眞的標本外，還陪襯狀況的佈景，雖一草一木，亦莫不求其逼眞，烘托各種動物生存的環境，使觀者明瞭各種動物的小史；圖示羚羊與花斑馬麕集水潭前的景象。

了；開出城郊，便找到一家汽油站，將車子的煞車修理好；美國所有的汽油站，爲競爭營業，服務都很週到；車子一停下來，站上的侍應員立刻上前來擦玻璃，加水，問加多少汽油，打氣，並審查機器油，諸事都用不着關照，除汽油與機器油錢照算之外，其他各項，一律免費的，洗車子每輛大約取費一元，好的汽油每加侖只需一毛七八分，次一等的汽油只要一角四五分，所以坐汽車作長途旅行，是很合算的。

路上很熱，兩點鐘在水晶湖（Chrystal Lake）吃午飯，下午六時抵達惠司康心（Wisconsin）省的都會麥敵生（Madison）城，這裏有惠司康心大學，該校以農科著稱，爲美國中部最高學府之佼佼者；麥城的四面皆湖，風景旖旎秀麗，氣候較途中涼快許多；進城之後，當即尋找住處，問了幾家旅客的家庭，却沒有一家合式的，便到威大學生會的寄宿舍去要了兩個房間，計雙人房間的房金每天是五元，單人房間三元，倒非常整齊乾淨；放下行囊，便到寄宿舍的會食堂內去吃晚飯，在會食堂內吃飯的都是學生，侍應的和管賬的也是學生；食堂一面臨湖，從一片大窗向外望出去，夕陽西照，一片水色，反映出微弱的金光，心胸爲之一爽。佐餐還有音樂，由一位女士彈鋼琴，二位男士拉大小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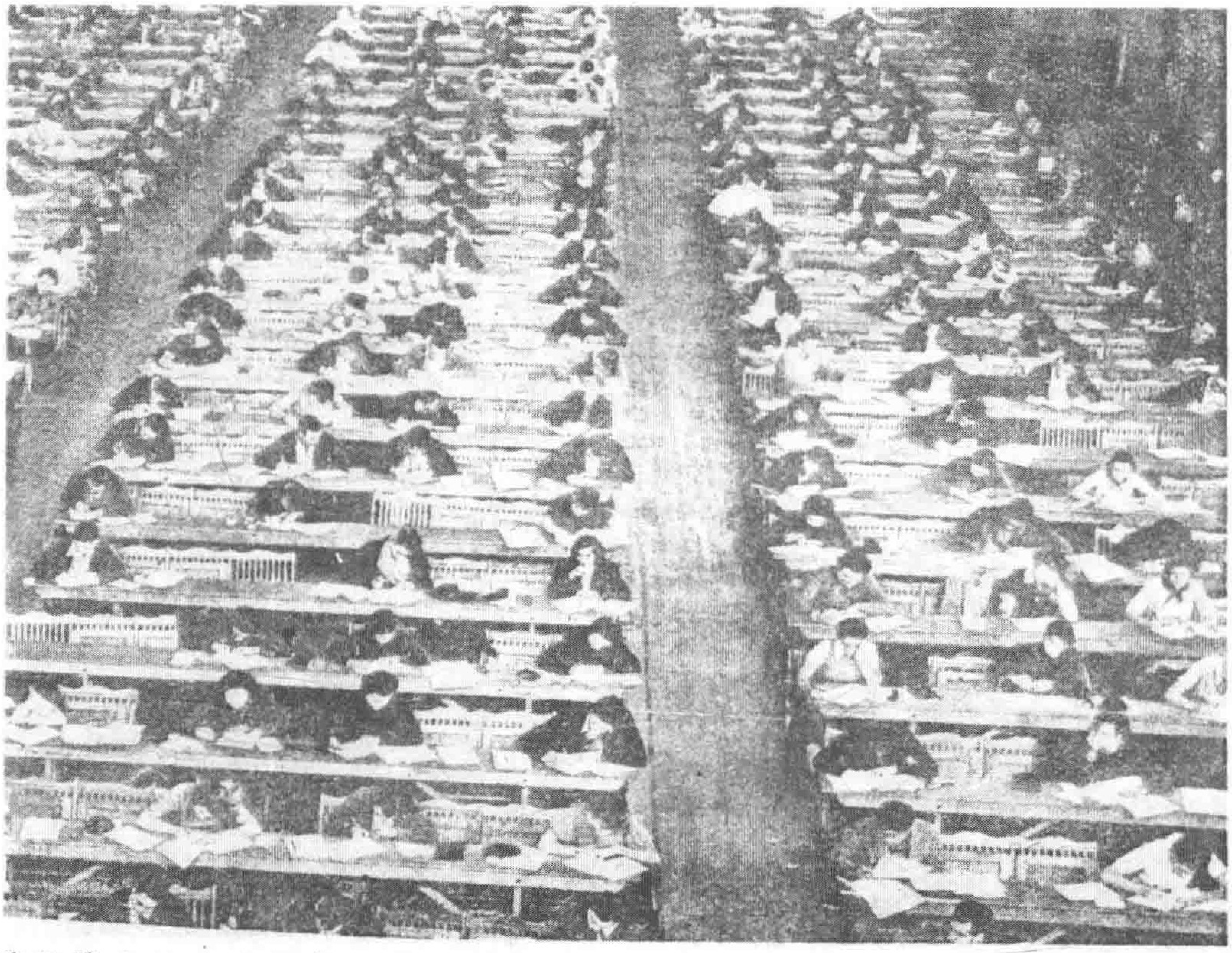


米滬基（Milwau-kee）濱臨密歇根湖，此圖為湖邊某處的風景，騎馬到此小歇，眞可以叫人神清氣爽。

伴奏，所彈的各種樂譜，都是很曼妙的晚餐樂曲，他們每奏一段之後，大約總須休息十分鐘之久，想必是自助學生，賺幾文『外快，』補助學費；吃完一頓很豐盛的夜飯後，到湖邊散散步，這時天色還未斷黑，湖邊的沙灘上有許多人在游水玩耍，很熱鬧的。

晚上李君的朋友周君，同他的夫人一塊兒來看我們，大家聚談了一會，知道周君在威大專攻經濟，明夏可以畢業，周太太是陳霆銳律師的女公子。長得很美麗的，我們在海外結識朋友，大有他鄉遇故知，倍極歡樂的心情，尤其是周君伉儷篤厚懇切，和藹可親，眞使我們客中的家思得了不少的慰藉。

七月二十四日　清晨六點鐘，門上一陣呯呯蹤蹤聲，把我們鬧醒，大約是傭人要進內收拾房間；美國的僕役似乎火氣很大，一語不合，卽不免唐突東家，也不大願意做事，不曉得這是不是『勞工神聖』的一種現象？他們做幾小時的工作，拿多少錢的工資；記得裘太太有一次告訴我，說她家的女僕言明每天下午四點鐘下工，可是她一到三點半鐘便擦胭脂摩粉的打扮起來，等到穿好大衣，帶上帽子，祇等四點鐘一敲，拔



年終大考是美國大學生最難得過的一重關口，實則考試的價值若何，至今教育專家猶未能肯定，一部份的教員認爲考試的功用，不啻是叫學生把平日教員所口授與他們的，像話匣片子一般重新放出一遍，交還給教員；這樣，事後未必能畢身記得，故而亦未必於他們將來的事業，有何裨益。

脚就走了。

李君說他要去剃頭，叫我們等他囘來下樓吃早飯，我們信他的話，等到十點鐘他纔囘來告訴我們說他已吃過了，我們只得再下去找館子吃因爲食堂的晨餐時間已經過了。早餐後，我們商量行程，徐李二君，都贊成到附近的大城米渥基（Milwaukee）去走一趟，囘到麥城再住一夜，明早動身西行，討論定當，我們十點一刻出發，至十二點左右到達米城，先在一家小飯館內吃過午飯，然後到大街上各處去轉轉，忽忽忙忙也沒看見什麽，祇看見米渥基鐵路的總站和許多大的貨棧，表面上不過是一個不大乾淨而且很平凡的大城市，住宅區內有幾所住宅很講究，總而言之，遊覽了許久，印象並不深刻；囘麥城時車子開得很快，每小時約在六十至七十哩之間，此行好比去兜了一次風。

請以「旅行雜誌」介紹於君之友人

蜀道難

張恨水

五　擠滿了旅客的宜昌

男人追求女人的時候，儘管女人表示着煩厭不快甚至忿怒起來。但他決不會了解，也不肯了解。玉貞站在江邊上躊躇着，本就差一句話「我討厭你」。然而馮子安絲毫沒有感覺，他還表示着善於體貼，向玉貞笑道：白小姐想着有什麼事情要辦的嗎？宜昌市面雖不大，現在東西很齊全，要買什麼，告訴我一聲，我立刻去買。玉貞淡笑道：我們一個流亡的女子，骨肉分散，過一天就如過一年，需要的是自己人見面。其餘人事上什麼東西全不需要。她說到最後全不需要四個字，格外把語氣加重。可是馮子安並沒有感到受了什麼刺激，因道：這也難怪，在流亡中的人，誰不是這樣的想着。不過我的看法，略有不同。那不可能的事，還要去幻想着，徒然傷害自己的身體。我以為我們最要緊的一件事，是保護自己身體。一個人必定要身體健康才可以……玉貞對於這一套至理名言並不要聽。回頭看到江邊小划子上有人提了一盞玻璃燈迎上岸來，這就叫道：划子渡人嗎？我們要到江心輪船上去。馮子安又插嘴道：用不着問，那船上有黃色綠色玻璃燈的，就是水上飯店的渡船，你踏了上去，他們自然會渡你走。玉貞道：那多謝了。請馮先生回步罷。同艙裏還有一位李小姐呢。在晚上我不便招待，請原諒。馮子安連說了幾個是字，玉貞再也不敢多話，看到有黃綠燈的小划子，就踏了上去。馮子安雖沒有跟上船來，可是他站在沙灘上，隔了水面，還連說着明天早上再來奉看。玉貞只當沒聽見，並沒有給他一個答復。到了輪船上，倒覺得心裏清靜了許多。各個玻璃窗內，雖向外透着光明，但旅客們都已安歇了，沒有一點聲息。茶房代開了艙門，裏面電燈光燦然，照着細小的屋子，簡單的行李，孤獨的坐在床舖上，心裏想着，到了生平未到舉目無親的宜昌，莫明其妙的來是來了，不知道那一天再可以由此經過？抬頭看那小茶几上，有一叠信紙信封，便取下身上掛的自來水筆，待要寫信。可是坐到茶几邊，手拿了信紙，望着凝想了一會，寫信給誰？父母所在地早不通信，丈夫，不知道現時有沒有人。別一個人呢，在這患難顛沛之中，沒有寫信去告知之必要。寫了信去，也未必能多賺人家一滴眼淚。於是歎了一口氣，慢慢起身，走到甲板上，靠了欄干站定。南望宜昌對岸的山峯，在江邊突起，煙霧沉沉的，把山峯給籠罩住。在那山峯上有兩盞

小燈燃着豆大的兩點光，在高空的黑暗深處，更顯着這河南岸是加倍的寂寞。看了很久，陡然有一種前路茫茫的念頭，湧在心上。江風吹得並不响，不過長江上游的水，格外的湍急，觸在船板和船纜上，嘩朗有聲。玉貞覺得臉上涼涼的，久站了，週身都感到冷颼颼的。自己站不住了，就回艙去坐着。直到這時，李小姐還沒有回船來，一個人枯坐着，實在不是滋味，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兩行眼淚水，在眼角裏湧出，在臉上掛着。到了這時，不哭已不可能，就斜靠了枕頭坐着，抽出手絹來，慢慢的揉擦着眼淚。彷彿聽到一路高跟鞋子响着，由遠而近。心裏也想到，別是李小姐回船了。可是不等她來擦乾眼淚，李小姐已是笑容滿面的推開艙門進來了。先一句話問着白小姐早回來了？第二句話就是：你又傷感起來了！大時代來了，什麼私人的力量也不能抗逆。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大時代局面的構成，也是由於人力，不過是多數的罷了。我們有力量，就趕上大時代的前面去站定。沒有力量，只好安守本分，聽候自然的淘汰。傷感是沒有用的，對於事體一點沒有補救，只是損害自己的身體。玉貞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可是剛才靠在船欄干邊，看了漆黑的江面，只聽到東流的水，在下面响着，就情不自禁的傷感起來。李小姐捧了一大抱東西回來，大一包，小一包，放在床舖上清理着。因笑道：那是你只看江的那一面。假使你靠了這裏船欄干向岸上望着，那情形就不同了，燈火煌煌的，也很有個現代都市的意味。據我一位朋友說，這幾個月以來，宜昌特別的繁榮，差不多漢口買不到的東西，這裏全可以買到的。四川的東西，大半是由這裏去的。必須要用的東西，可以在這裏買一些。玉貞道：那末，你這幾包東西，都是預備帶到四川去用的了。你以為用完了幾包東西，就可以回來了嗎？李小姐笑道：人生的行止，那是難說的。也許用完這十倍多的東西，我們還不能回來。也許用不完這一半，我們又回到宜昌了。天下事，那裏看得清料得定許多，我們也只有就眼前所能猜到的事情，走一步，作一步。若一點不辦，一步不走，硬等機會來，那就是說我們一點人事不盡，自己對自己也有虧。而況這一年以來，人家都說我們婦女界表示出來的不夠。我們誠然沒有法子，把大多數無智識的婦女推動起來。可是至少的限度，我們推動我們自己，不再去連累別人，這是可以辦到的呵！說到這裏，她自己驚訝了一下，又搖了頭笑道：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就以我們到宜昌而論，不是令友馮先生和我們老早定下的旅館，我們不知道在那裏安身呢？玉貞點點頭道：這倒誠然，我很不願接受馮先生的幫助。可是他那股子般勤勁兒，實在教人沒有辦法來拒絕。他說到這裏，又勉強的微微一笑。李小姐把床底下的手提皮箱拖了出來，把東西一樣樣的向箱子裏收着，搭訕着笑道：那為什麼

呢？她口裏問着，眼睛可不向玉貞望了去。玉貞覺得李小姐這人還不是那輕薄分子，便把自己的身世，和馮子安過分攀交情的事說了一遍。李小姐在聽話的當兒，把東西全都收到箱子裏去了。這就坐在她對面，正了顏色道：現在這社會，男人對於女子，最會趁火打刼。白小姐既是有這樣意思，我以爲有兩個辦法。其一是把船票錢早早的退還給他。把交情從此打斷，乾乾脆脆，可以省了許多麻煩。其二，是不必得罪他，照常和他來往。可是一切行動都公開，他送你東西，你就受着，他請吃館子，你也到場。擾他兩三回，你也照樣的酬謝他一次，甚至於還請幾個朋友作陪。他要說你不必客氣時，你就說一個青年女人不能受人家男子們的招待，男子們只管招待女人，不許女人回報，那不是以平等眼光來看待女人。這樣，讓他賣不出一分人情。你也就不必怕他糾纏了。玉貞道：自然是第一個辦法最好。不過人家一味的客氣，我却抹不下面子來。我們一個孤身女子，飄零在異鄉也不敢得罪這種人。還是用李小姐這第二個辦法罷。李小姐笑道：女人總是抹不下情面的，我也猜着你會用這第二個辦法。不過用這個辦法，是要自己有堅定的主意的。她說這話時，將牙齒微咬着，還用高跟鞋在艙板上微微點了兩下，表示他說到這句堅决主意的話，肯定而有力。玉貞自省得他的意思，因點着頭笑道：我假如沒有堅决的意志，我也不會把這些話告訴李小姐了。不過一方面，我也願避開他一點。他要是知趣一點，受了我兩次冷淡，就這樣離開着我們，那就更好了。他說了明天早上會來的。明天早上，請李小姐陪我上街去一趟罷。我也學學你，買些進川預備的東西。說着話，不覺到了夜深。李小姐知道白小姐的丈夫是幹什麼的，情不自禁的向她表示一番敬意。

到了次日早上六點鐘，就引了玉貞上岸去。踏上馬路就讓人大吃一驚，時候是這樣的早，每條街上，都是人挨着人走路。聽聽說話人的口音，却都是外省人。有許多操了江浙語音的婦女，手裏挽了個籃子，沿着馬路邊菜担子上買菜。玉貞道：這些太太們自己上街買菜，顯然是不住旅館。難道還租了房子住嗎？這裏是個過路碼頭，何必還作永久之計？李小姐笑道：不作永久之計怎麼辦？昨天我到一個同鄉家裏去看了一看，他們全家十二口人，住在一爿油鹽店樓上。樓板上鋪了一些稻草，都打着地鋪。只有一張三屜棹子，攔了樓窗放着，把不能放在樓板上的東西都放在那棹上，別的就不用說了。你以爲他們租房子住比住旅館還舒服嗎？玉貞道：這樣作法，也是爲了等船票嗎？李小姐道：當然是。據我在同鄉口裏所聽到的報告，在宜昌等了兩個月船票的人，那很平常。兩個月在旅館裏的消耗，那就很可觀。自己住房子，多等一天船票，少等一天船票，就沒有多大的關係。玉貞道：兩個月還得不着一張船票

三五—四四七

嗎？李小姐道；可不是？你看提了菜籃子上街來買菜的人，家裏總老老小小有上十口，行李是更不會少。這樣大批的人口移動，就不會怎麼容易。說着話，走到馬路的轉灣處，有一家小吃食館子，有很多穿得整齊的男女都向裏面走去。李小姐道；早上我們沒有吃一點東西，也進去坐一會罷。玉貞點頭，她就在前面引路。因爲這店堂裏面，每張棹子四周，全坐滿了人，便眼望了面前的樓梯，逕直的上去。出了樓梯口讓人覺得有點奇怪，在迎面有一張破木櫥子裏面放滿了碗碟筷子，旁邊又放了一隻水缸。心裏也想着在樓上他們還另設有一個小廚房。索興進一步，更嚇一跳只見兩個相對的床鋪，橫在櫥子旁邊，上面有人睡着，也有人坐着。一個女人披了頭髮，身上披了長衫，正在扣紐絆望了二人道：尋倍人。一句很道地的上海話玉貞站在身後，呵喲了一聲道：這是住家的所在，我們走錯了。那個說上海話的女人，且不理會他們，却回轉頭去對自己家裏人道：樓梯口上，我們貼的那張字條，那個又給他撕掉了？白李二人看了這情形，也不必多說，立刻跑下樓來。小館子裏店伙，這就迎着她們笑道：樓上不賣吃物，那是人家住家的所在。李小姐道；這樓上很矮伸手可以摸到椽子，還租給人住嗎？店伙道：那個願意租給人住呢？樓上讓給人了，倒擠得我們自己沒有了地方，晚上臨時抬起棹子搭鋪。你不要看那樓上矮還住有三戶人家呢。這時李小姐向玉貞望着，微微搖了頭道：你聽到沒有？茶館子都住着人並不是假話。店伙又插嘴道，有一程子擠得厲害，澡堂子裏住滿了人，連生意也做不成，怎麼會是假話呢？兩人覺得這店伙喜歡說話，就等了兩個客座位出來，擠着坐下去。一面吃點心，一面閑打聽消息。吃過一頓點心，這感覺到能在水上飯店找一間房艙住着眞是不容易。吃過點心後走上大街，看到兩旁店鋪，全堆着豐滿的貨品。兩邊行人道上，也是像漢口似的，一個跟着一個走。不過馬路上沒有漢口市面上，那多汽車和人力車。玉貞覺得所看到的招牌，不是旅館，便是酒食館。走到第二條馬路上時，便順了路左右兩邊數了去，共計吃食館佔百分之二十七，旅館佔百分之十五，而且有一大部分招牌都帶着新開新設的字樣。再聽了過路人談話，竟有三分之二是外鄉口音。尤其可笑的。假如聽到兩個路人發出來的驚奇聲音，那末，大概就不外如下的談話：「哦呀，你也來了，幾時到的？」「來了一個多月了。」「有沒有辦法弄到船票呢？」「託了許多人，一點辦法沒有，只好照登記手續等了下去。」「眞是糟糕，我們再要等下去盤纏就要用光了。」這樣的話你儘管不留心聽，自然的會送進耳朶裏來。再加上各人自己身受的旅行辛苦，那實在是不堪思索的一件事了。

三五—四四八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

（續四）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九　史都夫與桀格

本案線索

劉淦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各出手鎗火併，結果遂有一人飲彈而死，葬身一小湖內。有南非洲警探界青年領袖丁蒙賽喬鄧適亦辭職歸英，丁固稔知路易鄧奈者，一見報端所記克萊特銀行刼案始末，卽確信爲路易所爲，不覺怦然心動，欲爲蘇格蘭警塲盡一臂之力。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桀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桀夫之來，係見報後自行投効者）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曼蘭之態度殊極神祕奇特，若有隱痛，且奧克蘭德之管家史都格行跡尤爲詭祕，頗滋丁蒙賽之疑。當夜，桀夫突於屋外爲人以刀勒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卽係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然丁於事後歷詢曼蘭及史都格，均無所得，奧克蘭德且斥爲妄言。翌日，丁遂於屋內外進行搜索，獲一烟匣及紙烟數支，且發覺桀夫對於奧克蘭德居屋之內部顯極熟悉，但殊不解其何以來此，暨何以被殺之故。

當丁喬鄧上克侖區田莊來的時候，原想躭擱一兩天就囘倫敦去的，不料在第一晚便出了桀夫這一件案子；他是桀夫的主人，並且又在出事後最先發現他，那還用說嗎。自然得留在這裏作一個重要的見證了。

這一天，他僅僅和曼蘭見了兩次面，在午餐時，三個人都靜着不作聲；曼蘭每次想開口，總給奧克蘭德使個眼色止住了。午餐之後，他又把她帶囘了書室去，丁喬鄧估量到晚上也不會再見她了。然而正當他打算上樓去睡覺的時候，她突然走進了餐室來，神氣是非常的疲乏。他仔細向她臉上一望，便知道他曾經哭過了，她雖然竭力想掩飾，但丁蒙賽的眼睛是不容易欺騙的。

她慢慢地從桌子的那一端，移到了和喬鄧對面的座位上，很鄭重其事的給他說道：

「喬鄧大佐，方才奧克蘭德先生說，一到後天，警探方面需要詢問你的話便沒有了，不知道你打算幾時囘倫敦去？」

「這是對的，」他透着很詫異的神氣囘答。「然而我還想在這裏躭擱六七天呢。」

她搖着頭，似乎很不同意的樣子。

「奧克蘭德先生說，卽使還有需要你作證明的地方，寫信或通電話都是很容易的。」

「他的意思不是想趕我動身嗎？」他直捷爽快地反問着。

「你難道不想走嗎？」她也同樣用尖利的話來對付。「你該應很高興啊！如其我能夠……」她突然噤住了下面的半句話。

「如其你能夠走的話，是不是？那末你爲什麽不走呢？」

她很急促地喘了一口氣。

「別胡鬧，爲什麼要走呢」！

說着她就從面前的一口大封袋裏抽出了一頁信紙來。

「當你囘到倫敦之後你能不能請你的律師去和奧克蘭德先生的律師接洽一下，早些把你的財產接收囘去，因爲他老人家急於要……」她遲疑了一會，好像覺得很有些難以措辭。

「急於要撇開我，是不是？」丁豪賽湊上去說。於是她默默地笑了。

「差不多是這樣。」

她很出神地注視了他好一會。

「你可想告訴我什麼話嗎？」他用很溫文的語調問，可是她已經顯得很張皇了。

「告訴你什麼？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告訴你啊！」

「話是有不少可以說的，」他微微向她一笑。「但在這個時候，你自己覺得不能說罷了。」

她突然從坐位上站了起來，

「我希望你快些囘倫敦去！」她絕不遲疑地說：「我是決不會騙你的，你在這裏能有什麼益處呢？而一方面却使奧克蘭德先生很厭煩。」

「還使你自己也很厭煩。」他故意挑逗着她。

「是的。」她囁嚅了好一會，才這樣說。「對於我，的確也是有一些煩心的。」

「但是爲了什麼呢？」

也許她是無法囘答，或者是不願囘答。

「你可是擔心再要有一件暗殺案發生嗎？」

這一問委實未免太尖刻了一些，她所感受的影響是立刻很明顯的，臉色變得比平時更慘白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啊！」不讓喬鄧再有試探她的機會，便立卽推開了坐椅，像跑一樣的奔出了屋子去。

啊！這一次喬鄧所發覺的印象眞是沒有什麼詞句可以形容的。他彷彿扳開了一塊石頭，看到無數千奇百怪，人類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可怕的爬蟲。

究竟這個少女在這裏幹些什麼事啊！上次曾經刺過她一刀的人究竟又是誰啊？顯然史都格是完全知道的。但要從這位管家那裏探問什麼話，恐怕比上天還難吧！他獨自思索了一會，覺得曼蘭的話也未嘗沒有理由，卽使自己並不急於需要囘倫敦去，然而留在這屋子裏的確也是無用的；或者就依着她的話，搬到附近的小旅館裏去住幾天再說，一面又可繼續留心考察。

警察方面的問話大概再過兩三天就要完畢了，其實他們自己所發覺的事實已經很多他也沒有什麼別的重要證據能夠提出了。

這一夜當他上床睡覺之前，特地先自鎖上了房門，這樣小心的戒備，在他倒還是初次咧！然而當晚竟異常的安謐，使他睡了一個很舒適的長覺，待他起身時，太陽已照得很明亮了。他一穿上衣服便立刻匆匆走下樓去，就在屋子前面的小路上閒步着。

昨天下午，他已經把撿到的金烟匣交給警探了，但在事先，他又把匣子裏所刻着的那些字跡託附近一家照相館照了出來，同時他也沒有提到他在菓園裏發現三支捲烟的事，這些都是他私有的綫索，他決計不靠警探們的協助單獨進行調查。不過究竟應從何處着手呢？他也很少把握。

那家照相館已把洗出的照片，和放大的照片一起交給了他，可是他到底還研究不出這是什麼意思。

他在路上走了二三十分鐘光景，才回到屋子裏去，其時史都格已把他一個人吃的早餐安放在餐桌上了；胖胖的臉上透着很和藹的笑容。

「你可曾發現什麼東西沒有？先生。」

喬鄧聽了這句話委實覺得很刺耳，他認為史都格不應該時常當他在那裏搜尋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要發現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猜你正注意着這件案子，先生。你是一位警官，對於這種事情當然要關心的。照我個人的理想，你那一位車夫的性命十九是送在一個外路人的手裏的。最近，我們這裏必然來了很不少壞人呢！」

「當眞嗎？你的話應該是不會錯的。」丁很冷淡地說：「而他們中間，有一個必然就是殺人犯。史都格，你和桀夫可相熟嗎？」

「桀夫？是不是就是那個被殺死的人？不，先生，我以前從不曾認識他；實際上，我簡直根本沒有見過他。他到這裏來以後，只和廚房裏的一個女下人說了幾句話，立刻便開着車子到村裏去了，因此我和他就始終不曾得見一面。」

「那一晚你自己沒有上村裏去嗎？」

「沒有，先生。」

丁蒙賽笑着點了點頭。

「讓我來告訴你一個消息，不知道你聽了覺得怎樣？就在出事的那天晚上，將近半夜時候，有人親眼瞧見你曾在離此約二百碼路的所在，跟桀夫相罵，而且看見的不祇是一個人。我想現在應該先提醒你一下，這件事警探方面已經也知道了，還在昨天晚上和

我通過一次電話。」

史都格聽了，却一些驚慌的神氣也沒有。

「就是那個傢伙嗎？」他的態度是出奇的鎮靜。「不錯，我確曾經在路上和一個人相罵過的。他十九是已經喝醉了，我還道他是一個本地人咧！怎麼？他就是桀夫嗎？」

他的神氣上是一些沒有變動，說話的聲音也和往常一樣，但丁喬鄧的眼光裏却已察覺了一點，就是他的態度裝得太謹慎了，與尋常絕對不同。然而即使這樣。他的矜持力也値得教人佩服了！

「就這件事來說，先生，你也可以知道有時候，一個人眞會無緣無故的被冤枉的。」他說：「事情是這樣的，每天晚上，我照例總要出去閒步一回，而當前天我正在一路回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想把他的身子向我攛過來；我雖然竭力想避讓他，不料他是存心想找人相罵的，當然我也不能再忍耐了，便回報了幾句，此刻想想，不免很後悔。我的確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就是桀夫的！」

「那時候大約有幾點鐘？」喬鄧問。

史都格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想了一回。

「至少總有十一點鐘。那時候你們已經全上樓去安歇了。」

後來警探們來的時候，少不得也要把這件事質問他，可是聽了他的解釋便認爲很滿意；原來事先他們已在村子裏打聽過，據好幾個人說，桀夫當晚確曾在一家酒店裏喝過幾瓶啤酒，臨行時至少已有六七分醉意，要說找人相罵，倒眞有可能的。

這一天對於丁蒙賽喬鄧眞是很氣悶的，吃中飯也祇有他一個人，直到下午四五點鐘，還沒有見到葛麗兒她和奧克蘭德同在那書房裏關上着門，似乎工作得很忙的樣子，每當喬鄧在窗外踱過的時候，總聽見裏面有一陣打字機的聲音，不斷的響着然而却休想窺見她一眼。

當地的警探長也帶着幾個警察來過一次，允許他可以馬上回倫敦去，只要他能夠答應在下次審訊的時候再來作證。

桀夫雖曾告訴過他一個倫敦的住址，但經蘇格蘭警場派人去調查之後，却一無所獲；那是倫敦南區的一家小公寓，桀夫已經有七八天不曾去過了，雖然有幾件衣服，也無從推究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喬鄧才從走廊那邊打了一個電話退出來，恰好和曇蘭在扶梯口碰見，她的神氣似乎很忽忙，簡直不想和他招呼。但他怎肯放過她呢？祇把脚下略略加緊一步，便攔住了她上樓的去路。

「什麼時候我能夠見你呢？」他很頑皮地問。

「我也不知道。你瞧，我是多麼的疲倦啊？」

不錯，她的精神委實是十分的疲倦，使他看了，不忍再強迫她，便

獨自怏怏地囘到了那間枯寂的餐室裏；可是不多一會，史都格突然走了進來。

「先生你有一個電話？」

「是警察局來的嗎？」

「不，我想多分是不是的；可是那女客又不肯告訴我她的名姓。」

「女客？」丁開始有些詫異了。

他便來不及的奔到那電話機邊去，一聽果然是女人的聲音，說得很低，問他是不是喬鄧大佐，待他囘答說是的之後，對方便又低低的說道：

「我可以和你見面嗎？」

「你是誰啊？」他一時實在想不起來，雖然聲音倒是怪熟的。

「我是鄧奈夫人。你能不能到𤞏控斯哥公路上來嗎？我在車子裏等着你，有幾件怪有趣的事要給你說咧！」

他有些躊躕起來了。

「好的，」隔了半分鐘光景他終於答道：「我馬上來看你。不過你離此大概有多少遠啊？」

「不遠的，」說着喀嚓一響電話已經掛斷了。

桀夫的車子早已給警察局帶去了，可是鄰近有一家汽車行，因爲知道喬鄧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早已答應他隨時可以把車子供給，這時他就隨手打了一個電話去，不到十分鐘車子已經在門口等着他了。他知照那車夫一直沿着大路開去，大約開了半英里路光景，便在一座小村落的左近，發現了一輛怪漂亮的大轎車，他知道是那話兒來了，忙在距離五十碼處停住了自己的車子，跳下去走着。

鄧奈夫人很悠閒地坐在開車人的位置上。雖然在白天裏她的面貌看起來還是很漂亮，不過就年齡來說，似乎要比前次他在晚上見到她時所估量的再要大一些。

她伸手替他開了車門。

「請進來！」說着，又嫣然一笑。

她囘頭去打那車窗裏望了一眼。

「你有沒有教你的車夫在這裏等你？」

丁蒙賽毫不介意的把頭一點。

「這裏最近殺死了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桀夫，是不是？你可知道他嗎？他的眞名字是桀弗萊。」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他很快地問。

「因爲我曾經見過他，」她的聲音平靜得像沒事一樣。「這件事一鬧出來，我就告訴警察當局說，我可以把他的歷史供給他們。他

的全名是華爾德桀弗萊，向來在我丈夫的手下上次幹的茂賽信託公司的案子也有他在內但路易後來又和他鬧翻了，因爲他不肯聽話，路易便趕走了他。平時他所担任的也是開汽車的工作，我早就知道他不很可靠，已曾勸過路易幾次。」

「那末你今天又爲着什麼事來呢？」喬鄧直截了當的問。

「我心裏眞是急於要和路易見面，至少我還想給他一次最後的機會；並且我相信曼蘭葛麗兒在那裏，路易必然也在附近。」

「你想桀夫是你丈夫弄死的嗎？」

她的臉上立刻現出了輕蔑的笑容，搖着頭說：

「問曼蘭葛麗兒去！她一定知道是誰殺死桀夫的！」

十　鄧奈夫人二度出現

「你竟是這樣的恨她嗎？」喬鄧湊着問，意思有些不很相信。

她對他注視了好一會，然後才笑道：

「我從不曾眞正恨過誰，——所恨的就祇路易一個人。至於我爲什麼要恨他呢？那末在我沒有把過去的情形告訴你以前，你聽了是不會明白的。」

說着，她就把身子俯向前去，在那裝着計油路程表等的一長條鋼板上一嵌，便立刻顯出了一扇小小的活門來，裏面有一口很深的玻璃缸，缸裏安着大量的捲烟；這女人顯然是烟癮極大一個。她自己取了一枝，便依舊把活門閉上了。

喬鄧忙向她伸出了一條手。

「啊！對不起！」她於是重復撳開了那扇門，「請自己拿！」

「我可以拿兩枝嗎？」

「二十枝也不妨。它們都不是普通的貨色，請你別儘望它們端相着，若論它的價錢委實很貴呢！路易對於這些事情素來是歡喜考究的。」

他燃旺了一支，把另一支放進了自己的烟匣去；只略略一看，便知道這些烟正和桀夫烟匣裏的以及他前次在墳園裏檢到的完全一樣。

「我決意要和路易算一算舊帳。」她又接下去說道：「這也並不全是妒忌的緣故，而是因爲他太把我看輕了。有一次，我曾經想殺死他，不幸鎗彈沒有打中，假使你將來能夠見到他的話，他也許會一起告訴你聽的。」

他透着很有趣的神氣看着她。不錯，她眞是很美麗的！但神氣之間，總有一種狡猾和無情的意味流露着。便是她的一雙眼睛也有些像藍寶石一樣的冷酷而無情。她的衣服是相當的富麗，而她的面貌和身段也還配得上這樣打扮。他們此刻所坐的這輛車子是最新式的羅爾牌。在她一只沒有帶手套的手上帶着一只鑲寶藍

三五—四五六

石的金戒指看上去至少總有十克拉重，照時價計價，約值二千鎊。

「你究竟知道了多少啊？」突然她發出了這一個問題來。

「關於什麼事呢？」

「關於曼蘭葛麗兒，順便請問你，她長得可好看嗎？」

「你自己沒有見過她嗎？」丁帶着懷疑的心理問。

她連連搖頭

「我實在並沒有怎樣希罕她，你說她長得可好看嗎？」

「好看的。」他的說話裏含着一種很興奮的成分，於是她默默地笑了。

「她的事情你知道得很多嗎？」

「不！——可以說是一些也不知道！」

「啊！你就是綽號所謂老虎的丁蒙賽喬鄧大佐，是不是？路易向來很注意你，還在南菲洲那邊聽許多人說起過你，因此他對你總是避得很遠。我想他大概從沒有走進過你的勢力範圍吧！」

她用很鎮定而又好玩的眼光注意着他。

「你想必也和曼蘭發生戀愛了。——這是多麼有趣啊！你竟和路易愛着同一個女人！」

她把身子靠在後面的軟墊上，很溫柔地笑着。

「真是怪有趣的。多少也可以給你嚐嚐醋的味道。啊！對不起，我說得不太過分吧？我原想現在就把一切事情告訴你，但是再一想，還是讓你自己去發現的好，這樣也許可以更覺得有趣些。」

說到這裏，她的鎮定而倨傲的語氣忽然又變得緊張起來。

「你猜桀夫為什麼緣故要上這裏來呢？雖然他是借着做你的車夫的機會來的，可是從報紙上所記的話看，你向來也是不知道的。他的真姓名是——啊！我已經告訴你了。他究竟為什麼要上克倫區田莊來呢？這倒的確很有些使我擔心。」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說，假說他知道路易也在這裏附近一百英里以內的話，他照理是不敢來的。然而這一次殺死他的人，顯然又不是路易，因為路易向來只用鎗，他開得很快又很準確，無論如何他總不致於用刀。依吾想那必然是另外一個人！」

「誰是另外一個人啊？」

她半響沒有說話，雙眼牢牢地看着前面，好像已經不記得喬鄧坐個旁邊了。

「我現在要上舜拉斯哥去，」她突然出乎意外的說，同時又告訴了他那邊一家旅館的名字。「如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你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嗎？」

當她旋過頭來看着他時，只見他正在那裏默笑。

「你覺得很好笑嗎?」

「十分好笑。」他點點頭說「你是一個殺人越貨的大盜的妻子，我爲什麼一定要和你隨時通消息呢?你自己能不能給我一個解釋!」

「那末先請你給我一個解釋!」她的口才眞是希有的犀利。「爲什麼我一定要隨時和你通訊，而且還在暗中救你的性命呢?對不起!我請你不要再好笑，因爲我自己是很鄭重其事的。讓我告訴你吧!我前天到倫敦的時候，心裏的確是非常的着惱，我痛恨路易，幾乎願意跟他一起進監牢去。而且從前我因爲一再聽他提到你的名字，所以我決定先來找你。但是我起初也沒有想到你竟是這樣的——」她囁嚅了一二秒鐘，然後又接下去說：「這樣的英俊，是不是?我可以這樣說嗎?偏逢我的個性又最容易受情感的衝動。我往往會只見了人家一次面便決定歡喜他或是厭惡他。這一次對於你，我可以說是歡喜的。」

他那淡藍色的眸子，絕不霎動地看着他嘴角上帶着神祕的微笑。

「我打算用一塊石頭打死兩隻鳥。」(此係英美之諺語)

「這樣說，我就是第二只鳥了!」

「一些不錯。」她絕不否認地說，同時就伸過一條手臂來替他打開了車門。

「現在你可以去了。」

正當他想走下去時，她突然又伸手扯住了他。

「如其你歡喜的話你可以吻我。」

他格格地笑起來了。

「留着吧!撒旦!」(卽指魔鬼)

他走下了車子，就把車門推上了。

「你沒有受驚嗎?」她又故意嘲笑着。

「死也用不到怕呢!」丁站在車子旁邊道：「別多說了!快走你的路吧!」

她又把手向他揮了一揮。

「再會聰明的年輕人!」

他站在路中一直望到她的車子去得遠了，才慢慢地走回自己的車子去，心裏頓時又添了許多心事。

這一位鄭奈夫人的行徑，對於他眞是一種很新鮮的經驗。女人反叛男人的事情原是無足驚奇的，但當彼此反目的時候，少不得總要哭啊鬧啊的吵一番，却從不曾見過像她這樣不動聲色地佈置着一切，竟想在湖水一樣平靜的空氣下，送她丈夫上斷頭台去。照這情形推測，她丈夫至少總有萬分對不起她的地方，僅僅一個

醋字是不夠的。

此外，就剩一個可能的解釋：便是她故意這樣假裝和丈夫反對，暗裏却還在幫他行事；只借此來愚弄自己。

關於路易鄧奈過去的歷史，他知道得也很少，只聽到別人說，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大強盜；像他這樣的人，如其眞是殺死桀夫的兇手的話，當然是決不會有什麼線索留下的。

他囘到了克倫區田莊，便立即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蘇格蘭警場的警務總監考萊；雖然他和他並不怎樣相熟，但彼此都還信得過，他就儘量把這案子的經過告訴了他。

「桀夫暗殺案？不，我們還沒有接手咧！可是我們這裏倒也有他的手印藏着。他的眞姓名是萬爾德桀弗萊，曾經犯過二次案子，一個很聰明的傢伙。」

「你可知道路易鄧奈這個人嗎？」丁蒙賽繼續着問。

他聽見考萊在電話裏發出了很驚奇的聲音。

「路易鄧奈？可是他又囘英國來了嗎？上次我們得到一個消息，還說他在南菲洲咧。不錯！這位先生我是最熟的。」警務總監似乎在那裏咬着他的牙齒。「順便請問你，在南菲洲的時候，你有沒有見過他？」當喬鄧囘答他沒有見過之後，考萊又問：「還有他的妻子呢？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不錯，我是見過她的。」丁機械地囘答。

「那末好好地和她疏遠些吧！」考萊說：「否則你也許要捲入比離婚還重大的案子中去咧！她是出名的怪物，每一年裏總有六個月她要和她丈夫相罵的，但是在另外的六個月裏，她又把丈夫看得像寶貝一樣好，許多人上了她的當，結果弄得後悔也來不及。」

接着，他又把鄧奈夫人的小史約略告訴了他一些，裏面沒有一句話是稱讚她的。

喬鄧放下了電話筒，便走上樓去，把這些最新發現的線索開始記錄起來；這也是他多年的習慣，即使是一件與他絕不相干的案子，只要是使他感到趣味的，他總得連頭帶尾的記進日記簿去。

他承認是已經受了鄧奈夫人的戲弄，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也使他認識了她的奇怪的個性，以及她那神祕的丈夫。他原想要求蘇格蘭警場供給他一張路易鄧奈的照片，最好再附帶一點詳細的記錄；可是他覺得不好出口；所以方才沒有和考萊說。但後來他就發現連蘇格蘭警場自己也正在那裏找尋這些東西，至今還不曾到手咧！

當他寫到末一頁的時候，眼睛偶然望窗外一看，忽然瞧見曼蘭葛麗兒正在園子裏走着，他的視線正想收囘來時，眼角上好像瞥

見有什麼東西在一簇黃楊樹的後面移動着，待到仔細一瞧，才看清楚是一縷縷微細的白煙……。

不到五分鐘，他已經奔到了園子裏。曼蘭爲麗是走開了，但那楊樹後的白煙却還在裊動着。他便悄悄地從後面繞過去，將到一個轉角上時，已經看清楚了。

那是史都格！

（未完）

以生命爲兒戲

晨

美國人桀克密勒者，性喜冒險，一念之動，往往不惜以生命爲兒戲。最近又完成一新傑作，事前就曠場中高搭木製之門框一座，上澆煤油，俟其焚燒後，渠乃自駕一跑車穿門而過，且令其妻蓓蘭伏懸車後，同於火中穿過，雖二人均未受傷，但觀衆咸已相顧失色矣。

旅行必備 久大出品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爲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三五—四六〇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十五回

姑姪宵談村中習靜
弟兄睽隔海上棲遲

且說高翔如那天對於黃禮芳說：這個新柳港地方，不大靠得住，教黃禮芳還是避地爲宜。又因爲他的新夫人馮玉和年紀很輕，却要加意防衛。他又舉出他朋友的兩位小姐，在淪陷區裏逃出來的時候，非常擔心。扮了個鄉下姑娘，弄得很爲狼狽，幸虧勉強朦混過去。聽得馮玉和與二姐兩人，心中很急。二姐說：像她那樣是不要緊的，是一個老太婆了。其實二姐年紀雖然比馮玉和大得多，可是風頭很健，在新柳港出名的一個漂亮人。所以高翔如說：像她那樣的漂亮人，尤其危險。有些年紀輕的姑娘們，他們以爲是不解事的女孩子，他們倒要攏絡那些徐娘時代的人物。聽說有幾處地方，皐然是公館中的太太奶奶們，她們寡廉鮮恥，竟然的以現代賽金花自命咧。新柳港到底不過是個鄉鎮，也沒有什麼出色的人物，說不得個「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像二姐那樣的人也算是新柳港的人材了。但就高翔如的目光中看來，新柳港的前途，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事。這裏既沒有駐兵，也不是軍事上必定要爭取的一個地方。眼前來幾隻飛機，盲目來投幾個炸彈，那是不能說沒有的事。投炸彈的人，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從來也不管什麼叫做不設防城市。他們帶出來有許多炸彈，都要丟完了方纔稱心。那個炸彈投下去，恰巧荒野地方，不曾死傷了什麼人，算是那地方上的運氣。那個炸彈投下去，恰巧在鬧市地方，牆坍壁倒，死傷了不少的人，就算是這個地方的晦氣了。所謂盲目投彈者，便是如此。除了這個危險外，有什麼大戰爭，甚而至於像巷戰之類，短兵相接，血肉相搏，新柳港是不會有的。爲的是什麼呢？因爲相打要有對手，這裏就沒有個對手呢。鎮上的人，一向是在糊糊塗塗中過生活，外面即使是鬧到天翻地覆，他們這裏依然是過一天是一天。並非說是新柳港的人生來就是麻木不仁的，就爲的中國地方的鄉鎮，有好多似與世隔絕一般。不打到他們門上來，他是儘管酣臥着，及至打到他門上

來，他還是癡憨昏沉的，不知怎樣對付咧。譬如像那種救亡演劇隊，和新聞宣傳隊等，他們到各處鄉鎮去巡迴周游，原想喚起一般民衆的。但是這些「急來抱佛脚」的勾當，已經是來不及的了。那是要平日之間，預備有素，不是急遽之間，可以奏效的。高翔如等也未嘗不知此，覺得在人心裏下一些種子，也是好的，差不多也算「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了。他們不久就要離開新柳港，這一番，就算是臨別贈言。馮玉和與二姐，聽得高翔如所講，年青婦女們，在淪陷區逃出來不容易的事，也很爲擔心。倘然扮了個鄉下婦女，輕輕巧巧便這樣逃出來了，那就不足掛慮。因爲她們本來是生長在鄉下的人，扮起鄉下人來，比了高翔如所講的摩登小姐，扮起來要容易一些。就怕扮了鄉下人，還逃不出他們的魔掌，那可就糟了。黃禮芳的意思，以爲還是趁此刻新柳港不曾出亂子的時候，早些離開了此地。自從這一回又發見了飛機以後，新柳港人心更搖動了，紛紛議論，都說這裏住不得。人心都是如此，來了一個風暴，立刻便紛亂如麻，過了幾天見沒有事，便暫時苟安了。這時大家說要離開此地，可是離開此地，却到那裏去尋安樂土呢？黃禮芳說：離開此地，第一先想到的，是到上海去。現在有許多地方，交通已是阻斷，以前一天可到的，此刻要走三天，甚而至於三天還不能到，要走一星期，也論不定。明明有一條路可以走，然而這條路已經不是你可以走的了，只好從別處去兜圈子。正所謂「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烽火漫天，荊棘遍地，你還有什麼法子想呢？就是到上海去，也不是像從前那般便利，也要兜一個大大的圈子。路既多出了不止三四倍，路上的盤費，也要加上幾倍。但是無論如何，總算有路可通，不過多費許多光陰，多花許多盤川罷了。要是再過些時候，眞的無路可走，被封鎖起來，弄得出不出，進不進，那纔要急死人咧。黃禮芳把這意思，與馮玉和及二姐商量。二姐說：『這不能不與老太太相商。她不知道願意去不去？其實你們兩位是沒有關係，你們要去就去了。我可不能。我不能丟了老太太在這裏，我自己一個人跑到上海去。倘然她願意也到上海去的，自然最好。但是她從前是不大願意去。老太太的心思，我是知道的，她有些不願意去看兩位少奶奶的嘴臉，她所以情願在鄉下縮縮。上海房子又小，地方又閙，她總覺得不舒服，說在上海住不慣。』黃禮芳道：『不過現在情形，與從前不同了。現在是逃難時代，不能忍耐的，也只好忍耐。上海的房子是人多屋小，我雖沒有到過上海，聽得人家說：上海是寸金地，鷄鴿箱，老太太們自然是住不慣了，但也只好暫時將就將就。等待這打仗的事平復下來，不是仍可以回到鄉下來的嗎？至於婆媳，有什麼不和，我想只要兩方面相退相讓，也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到在的情形之下，做公婆大人的，也不能擺出什麼尊嚴來。當小輩的人，也要體諒老年

人的一切。要知道現在的世界，一切都變換了呀！』二姐笑道：『黃少爺！你說說倒覺得輕鬆可知道到了一個時候，常常會弄得彆僵。往往會爲了一件極小的事，毫無價値的，鬧得兩方面不肯伏氣。其實平心想想，眞不値爲了這一些小事，大家弄得面紅頸赤咧。就像我們老太太和大少奶，二少奶，雖然心中不願意，也不曾破過口，相罵過一場。就是兩位少奶奶面子上也還過得去，對於阿婆的禮貌，也不會有什麼欠缺，這不過是面和心不和罷了。家庭間的事，有許多是很難說的。黃少爺！我想你可以問問老太太，老太太對於你的話，倒肯聽的。她尤其贊成你們這位新少奶，她常背後對我說，她說：我有了這樣一位媳婦就好了。你問問她：高興到上海去嗎？她倘然願意去的，不是什麼事都解决了嗎？』黃禮芳也覺二姐之言爲然，趁着這幾天老姑母的身體還好，便借着談新柳港的情形，問問她，探探她心中的意旨。就在這天的晚上，吃過了夜飯以後，黃禮芳便同老姑母談起來了。先說起本鎭發現了飛機，現在飛機常常在各處轟炸，一轟炸了，不論有死亡沒有死亡，地方上就起了恐慌。像我們桃源村那個炸彈，幸虧差了一點，投擲在塘岸上，只炸死了一條老黃牛，轟坍了一個水車棚。倘然投擲到了我們家裏來，這時正在結婚，親朋咸集，那可玉石俱焚，一古腦兒都斷送了。現在爲了這事，新柳港的居民，紛紛擾擾，都要想避地爲良了。姑母！你瞧我們該怎麼辦？』陶太太沉吟了一下子，便道：『上一個月裏你們的表兄也有信來，談起到這件事。他們便是問我，要搬到上海去吧？倘然我願意到上海去的，他們便來接我。這件事，我也沒有切實的答復他。這封信來了以後，我也想了一想。那時你也沒有到此地來咧。到底去還是不去呢？恰恰這個時候，上海謠言蜂起，說是住在租界裏也很靠不住，而此地新柳港却非常安穩，一點沒有驚慌。有一家從內地裏趕到上海去，乘了火車，遠兜遠轉的達到南火車站。却見一片火光，說是租界裏大火燒，一嚇，連火車也沒有下，仍坐了原車回來。後來這家人家，便逃難逃到新柳港來了。這件事，二姐可曾告訴你們嗎？』黃禮芳道：『是的！二姐曾經講過。』陶太太道：『所以我覆了你們表兄一封信，信中說：照現在情形，新柳港是蠻太平，上海却時常聽得有不太平的謠言。暫時看看風頭吧！倘然風頭緊急，再寫快信，或是打電報通知他們。老實說：我在上海實在有些住不慣。從前曾經到過上海，住在一個小亭子間裏，小得眞正像豆腐干似的一方塊。連個念佛的地方也沒有，只在扶梯頭上放了一塊擱板，把觀音菩薩供在上面。而且對面就是一個馬桶，教觀音菩薩一天到晚聞臭氣。我們這位媳婦大娘子，白天一切不管，出門去了，把幾個小孩子丟在家裏。小孩子相打相罵，甚而至於一把尿一把屎，弄得一塌糊塗。我自然看不過，孫兒孫女們總是我的，給他們料理照看。她

以後就丟給我了，我又不是你們的老阿媽，何苦來呢？再說他們來接我，我現在不比從前路上就要躭擱好幾天。他們在上海，雖然各有一個職業，但也是吃人家的飯，在這個時候，也不便多請假。因此我回他們的信，就說此地蠻太平你們也不必來看我。我就是我前幾天身體不好，病倒了一陣子。也不曾叫他們通知你的表兄。恰巧你們一對新夫婦來了，使我心中一寬，病也好起來了。現在的事，當然又使我心中躭起憂來。因爲聽得人說：年紀輕的女人，嚇得都不敢出面，有一班人到處要尋花姑娘，不管鄉下人，城裏人，凡是年輕的，都要抓去。像我是一個生病的老太婆，壁角裏縮縮，一年到頭不出門，也嘸啥關係。你們新少奶年紀很輕，自然應當避避爲是。所以我在這裏想頂好是讓二姐陪了你們夫婦兩人到上海去。我在此地，倒沒有妨礙。橫豎有一個燒飯娘姨在這裏，她也年紀大了，每天弄兩頓飯吃吃。好在我吃得不多，一個月裏，倒有半個月是吃素的。鄉下地方，無論怎麼樣荒亂，這些蔬菜之類，總是有的。你們儘管去好了，我們這裏是不妨事的。』陶太太這樣說着，但是事情很僵。爲什麼呢？倘然黃禮芳提及上海去的話，陶太太就說：「很好！我陪了你們一同到上海去，橫豎我的兩個兒子都在上海，住到他們那裏去好了。」果然如此，黃禮芳明天便可以立刻去叫船，無所用其躊躇。卽使路遠一點，船費貴一點，時間多躭擱一點。一路上要兜不少的圈子，可是也沒有什麼妨礙，終究是要到上海的。現在聽老太太的口氣，還是不願意到上海。卻又顧及你們都是年輕婦女，又不能教她們留在這裏，要教二姐陪了馮玉和到上海去，而自己仍舊留在此地，這如何使得呢？而且老太太怎麼知道到處要尋花姑娘，這話二姐也未必最近去告訴她，她又如何知道的呢？其實老太太看她不聲不響，她到底是個有閱歷的人，她也隨時留意。不過老太太既不願意去上海，斷沒有扔她一個人在這裏，幾個年輕人獨自去上海的道理。就是二姐也不願意棄之而去的，黃禮芳夫婦也未便恝然舍去。這樣，二姐向黃禮芳看看，黃禮芳也向二姐看看，意思是說老太太還是執着那個成見。黃禮芳便只好收蓬道：『實在大家也是驚擾得太厲害了。要說逃難，到底什麼地方是個最安穩之處呢？就是要到上海去，我們也要打聽一個詳細，并且走那一條路，最爲妥當。再者，前方戰局如何，上海信息最靈，倘然此地危險的話，兩位在上海的表哥他們也要想法子了。』這樣的把一席話敷衍過去了。

但是新柳港這幾天沒有飛機來，居住在這裏的人，把緊張的心情，又緩弛下去了。但是黃禮芳經高翔如提醒以後，覺得這個地方，終不大妥當。他的姑母，是一位年老的太太。她是一種苟安心理，在這裏過一天是一天。自己到底年青，下半世也須過活，便這樣的虛度光陰過去嗎？因此他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的上海兩位表哥。告訴他

三五—四六四

們：『自己結婚以後，在故鄉受了炸彈的驚恐，便避難到新柳港來了。初來的時候，姑母身體不大舒服，現在却已全愈了。此地本來倒也還好，一點沒有戰事的影響。因爲避難到此的人多了，反而見得繁榮。但前天因爲有幾架飛機在天空中翺翔，不免又令鎮民驚慌起來，甚而至於從這裏遷出去的很多。兩兄服務海上，老太太仍居鄉間，想來也時常懸念的。不知兄等意下如何？倘然兄等爲職務所羈，不能一時回鄉來接老太太的，愚夫婦也可以陪着老太太來滬。弟實在是慚愧得很，蟄居鄉村，從未出門。幸虧此地二姐爲人幹練，她也在上海居住多時，一切也還熟悉咧。』這封信中，他也不曾說到老太太不願意到上海的話，也不曾告訴他們此刻年輕的女人，有種種的危險，以及自己也要想到上海來的意思。發出這封信時，自然要告訴老太太一聲。好在老太太既不識字，只要約略把大意說給她聽就是了。不過老太太意思，全不想走。兩個兒子誠心要來接她的，他們應該自己來，何必寫信去問他們呢？但黃禮芳要寫信給他們，她也並不阻止。他們自到新柳港以來，也不曾寫信去過咧，表兄弟們常常通信，也是應當的事吧。這幾天，高翔如等與他們演劇隊，就要離開新柳港了。那天晚上，高翔如不知在那裏得來一個消息，告訴黃禮芳說道：『有一個傷兵醫院，聽說遷移到新柳港來了，地方是借的陳家祠堂，你沒有知道嗎？如此說來，這新柳港還不是一個危險區域吧？』正是

已驚烽火連天起，又見痍瘡徧地來。

第十六回

裹瘡滲血祠宇風清
扶病攜傷溪山路迴

且說高翔如等與演劇隊，都要離開新柳港，他們到那裏去呢？却也未曾宣布。不過他們還是從水路走，這是可以知道的，因爲他們的船，已經雇定了。在這個時代，便是雇船的價錢，也要比平時貴得多。但新柳港是水碼頭，帆檣林立，不怕沒有船隻。船價比從前貴些，那是意中之事。這幾天，壁報是不出了，可是高翔如偶然也收收無線電。關於戰事消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像是成了膠着狀態。這時不獨可以收中央電台上的廣播，對方也在那裏播着戰事消息。雖然大半是虧僞誇大的一種宣傳政策，也可以供參攷。這些新聞在高翔如等自然一聽就知道了。那時高翔如還住在黃禮芳的姑母家裏，偶然有重要的新聞，也告訴他知道一些。黃禮芳却想到現在他們在這裏，還可以得着一些兒戰事新聞，等他們一走以後，就一點新聞也沒有知道了。雖然在這裏新柳港，也有人家是有收音機的，但他們只知道收上海租界裏的彈唱歌詞，誰去收聽新聞。便是有幾家收到戰事消息新聞的，他們也只有自己知道罷了，誰又把消息傳播於衆呢？現在高翔如，不知是誰告訴他的，說是有個傷

兵醫院要移到此地來地方是借的陳家祠堂。這陳家祠堂，不知可就是陳鎮長家中的祠堂呢？怎麼常住在新柳港的人，有許多事情，都不淸楚，倒是他們過路的人，反知道得詳細咧。因此黃禮芳又問：『怎麼見得傷兵醫院移到這裏來便可以知道這裏不是危險區域呢？』高翔如道：『那是我個人作如是想罷了。他們的傷兵醫院，總是移到後方安全區域去的，可以安心治療。現在他們旣然移到這裏來便可以測度得出他們暫時之間總把新柳港作爲一個安全區域了。』黃禮芳道：『但是新柳港怎能作爲安全區域呢？前天不是飛機還來巡游過，倘然丟下一個炸彈來，便要把合鎭都鬧翻來呢。』高翔如道：『空襲只好算例外了。因爲空襲是沒有一個地方不能去，要說到逃避空襲的話，那就中國的東南一帶可以說沒有一處是安全區域了。但像新柳港那樣，到底不是軍事所爭的區域，又不是什麼繁盛都市，他們何必來轟炸呢？你不知道一個炸彈，也要不少價錢。而他們的投炸彈的人，又未必投擲準確。鄉村間地廣人稀，往往多投在野地裏，有的鑽在泥沼裏，連炸也不炸，這不是他們虧本生意嗎？可是他們要來亂擲炸彈，這也是沒有辦法，以常識而論，鄉村總比都市裏好些。講到傷兵醫院的事，我們中國的軍醫方面，一切設備，都沒有完備。我聽得好多人談起：第一，就是關於運輸方面，車輛不夠。一個受傷的軍人，全靠急救。多躭擱一天，身體上就多一天損害，甚而至於爲了出血太多，或是中毒之故，因此不救的也很多呢。照他所受的傷，並不致於送命的，因爲醫治上的延誤了，遂至不救。而所以延誤之故，最大的原因，就是運輸不便，其次，便是人手太少。這些，都是在戰前不曾預備得好，一遇戰事，遂覺得措手不及了。我想他們的所以把傷兵移到此地來，大槪因爲這裏水路較便，有時車輛不夠，還可以借助於船隻呢。』黃禮芳點點頭道：『高先生的話，眞是不差。』他便把從自己家鄉桃源村雇船出來，在路上遇着幾個傷兵，要求搭船，後來把他們送到大石橋的一段事實告訴了他，并說起中國近來的武裝同志，非常守紀律。他們雖然受了傷，從沒有一點兒抱怨的意思。以前聽得人家說傷兵如何的橫暴，動不動就打人。買東西，不付錢，因此鬧出聚衆打架的事來。這些事，到底曲在那一方面呢。高翔如道：『傷兵鬧禍打人的事，不是沒有，這種事，往往都是兩面不好。世界上就是一條正道，你循了那條正路走再也不得差的。要講從前的傷兵，除了革命以外，便是內戰。革命實在不曾用什麼兵的，倒是內戰居多。內戰時候的傷兵，不過軍閥們互相殘殺，怎及現在抗戰有意義得多，因此現在人民對於傷兵加意尊敬。而此次戰事中的傷兵，爲了民族，爲了國家，這個流血實在是非常之有價値的，加以上級機關的訓練有素，激發了他們的忠勇，於是一班戰士們，都能深明大義了。我知道近來

軍行所至，到處不肯亂事徵發。軍士們向民間購物，照樣要付錢。不許拉夫。不許捉船。對於老百姓，要極力的愛護，這就叫做軍民一致。我覺得有許多地方，倒是老百姓不能與軍士合作。要知道軍士在前方浴血奮鬬，却是很苦的。譬如受了傷的，就成了終身殘疾，也是有的。他們爲什麼如此？是無非爲衞國保民起見。那末自然要幫助他們，與他們合作纔對。可是有幾處地方的人民，漸漸的明白這道理。有幾處地方的人民，見了有軍士來，逃避不遑。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在廣西軍中的，那廣西軍的紀律，十分嚴正，爲老百姓們所愛戴的。他寫信告訴我：有一次，隊伍從某處地方退下來，到了某城。時光是在半夜裏，天氣又是很冷，肚子餓得路都走不動，大概有一晝夜多沒有進食了。那時城郊的老百姓，都睡得寂洞洞。有人主張去敲開老百姓的門，討點東西吃吃，暫時療饑。但是長官不許，說：不要驚動他們，不要妨礙他們的睡眠。天亮也許就快了，天一明亮，我們就可以買米煮飯。我們已是餓下來了，就是再餓幾個鐘頭，有什麼要緊。大家餓肚皮，自然長官陪着我們一同餓肚皮，同甘共苦，還有什麼說的。只得派幾個伙夫，守在米店門口，等着天明一開門，買米下鍋了。我的朋友如此說，但是我想想，某城的地方上，不該對於我們作戰的軍人，如此不關痛癢。雖然是在半夜裏，那軍人是我們的軍人，你也該盡一點地主之誼的。試想倘然來了一隊敵軍，你也能這樣酣然高臥嗎？所以這一回戰事中，我覺得軍人都很能盡力，民衆却不能與軍人合作，這不免是差一點的。倒是我聽說，北方有幾處地方很好，他們都是鄉下人，他們却能與軍人合作。他們願意把儲藏在那裏的糧食，送給他們吃。要是軍人們受了傷，莊稼中人，願意抬着他們，走幾十里地山路，還把他們，留在家裏療養。這是受過訓練，但一半也是他們爲良心所驅使呀！』高翔如這一番話，說得黃禮芳點頭不已。因爲他遇見過傷兵，覺得傷兵非但不見得可厭，而且還覺得是很可敬的呢。到了明天，他出去一調查，始知所謂陳家祠堂者，實在就是陳鎭長的家祠。一個祠堂，暫時借作傷兵醫院，陳鎭長自然不願意，但這是上頭的命令，他無從違抗的了。原來這位陳鎭長，是新柳港的大鄉紳，也是大地主。他們族中的人很多，從前也有科甲中人，也曾做過官的。現在有一部份人，是住到城裏去了，也有的離開了家鄉，出外謀事的。有一部份人，却還是住在新柳港。他們的祠堂，就建築在這裏，房子相當的大，說起陳家祠堂，這新柳港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陳鎭長在從前也曾出過風頭，在南京做過小官，在省裏當過差使，此刻年紀也不過五十多，好像是告老回鄉了。在本地當一個鎭長，有什麼事人家都要請敎他，在新柳港，好像是個土皇帝，再要簡捷點，可以稱之爲新柳王。這一面，要借他們的祠堂，作爲後方傷兵醫院，非得他的同意不可。可是他

雖不願意。在這樣一個時局之下，他也不能不答應。明知那個地方，一做了傷兵醫院，這房子是糟塌得不像樣子了。這倒不是存心要糟塌它，但這種醫院，決非是貴族的，富麗堂皇的像什麼頭等醫院裏的頭等病房可比。而况從前方運送下來的傷兵，能救治就算好的了，講不到什麼待遇。陳鎮長的家祠，雖然是造在鄉間，房子是美輪美奐。地上舖的磨細方磚。雖非畫棟雕樑，却是高堂廣厦，一色的玻璃窗，還有幾間是用的五色玻璃，嵌上和合窗，黃的藍的，很是好看。雖不能像有許多大祠堂的另外還有個廣大花園，但是到處也種些花木，點綴一些園林風景。因爲他們族大人多，到了祭祠堂的時候，各房的子孫來時，至少也有六七十人。倘然都要到齊時，那就非得有二三百人咧。這個祠堂，是由陳鎮長照顧，所以收拾得很爲清潔。不過看祠堂的，却是一位本家。這位本家，家境清貧，沒有兒女，年紀也老了，在族中輩份很高，因此陳鎮長許他住在祠堂裏，但只許他占據一小間，借此可以照看照看。現在這個傷兵醫院，原來爲暫時之計，將來就要遷移到別處去的。他們商酌下來，陳鎮長答應劃出一部份給他們使用。這祠堂一共有五進，就劃出後面的三進，好在另有個邊門出進，不必走它的大門。自然有幾間精緻的房子，也劃出在外，不能給他們作踐。所有器物陳設，一概搬去，那種丘八太爺，弄得出什麼好事來嗎？一經他們的手，全是破壞的占多數咧。

黃禮芳得到了這個消息後，便去訪問那位小學校裏的周校長，詢問一切情形。周校長道：『是的！是的！那個醫院不久就搬到這裏來了。在從前，地方上有個傷兵醫院，很要添不少麻煩。因爲傷兵們常常出來闖禍，尤其是地方上有娛樂處所的，他們強要看白戲，時常弄得打架械鬬。但今非昔比了，此次的傷兵，爲了保國衛民而受傷的，人民要敬重傷兵，傷兵也能自重，不做那種強看白戲，丟失面子的事。其實傷兵看看戲，也是應該的事。昨天這裏的演劇隊，還在這裏說咧。說他們可惜要走了，不然，他們願意特爲演幾齣戲，專門演給他們傷兵看呢。那位小姑娘更是高興，她說：願意遲幾天走，要等傷兵來了，演戲給他們看。可見得現在的情形，與從前的情形，正是大不相同了。』黃禮芳道：『他們怎樣的來呢？從陸路上來？還是從水路上來？』周校長道：『聽說從水路上來。他們雇了幾條大船，把傷兵都運到這裏來，大概明後天就要到了。走水路雖然慢一點，但安穩得多。因爲醫院裏還有許多器具，如牀榻傢具，一切道具，裝在船裏，比裝在車上來得好。就是病人也覺得在船裏安適，車子上顚簸得厲害。在船上時候雖然久一點，但是傷病的人，有什麼痛苦的當兒，醫生看護們，也是同船走的，他們沿路可以照料。因此他們決定是用船運。還有一件：現在飛機的轟炸，毫無一點慈悲心。他們不管你是難民車傷兵車，見了一概要轟炸。儘管你萬國紅十字會的

旗子掛在那裏他們也不買你這本賬。什麼公法公理，付之一筆勾銷，因此陸路走也覺得有些兒危險，似乎水路乘船，比較安穩點兒。可是據說那船也不能一塊兒走，一塊兒走，教人注目，只能分開來走。大約要兩天功夫，纔能搬盡此地呢！他們已經先派人來，將房子略爲收拾收拾。雖說是個暫局，半年八月是論不定的，也要看時局的情形了，時局情形良好，或是此地不至於受壓迫，那末還可以不起恐慌。不然的話，這個傷兵醫院，此地也站不住咧。』黃禮芳道：『周校長的話，明白極了。從前的傷兵，怎樣的鬧禍打架，我可不知道。現在的傷兵，我此番從家中出來，是遇到他們的，十分客氣，一點沒有強兒霸道的情形。搭了我們的船，肚子已是十分餓了，也不索食。是愚夫婦看不過，招待他吃頓飯，一點也沒有荼，他們白飯也是吃了。其實，要我們的笨心思想起來，他們拚着血肉之軀，與鎗林彈雨相鬬，爲着何來？有許多傷兵，卽使不死，醫治好了，將來也是一個殘廢，我們爲什麼好像一點沒有關係的呢？這演劇隊的小姑娘，說是要做戲給他們看，到底年紀輕的姑娘，是有一片天眞的。譬如傷兵醫院裏，除了醫生看護們，別人要去盡一點義務的話，有什麼事可做呢？』周校長見黃禮芳倒有一片誠懇之意，很爲敬佩。便道：『怎麼沒有義務可盡呢？現在有些慰勞隊，男女學生，新聞記者，以及有正義感的人，都去慰勞那些傷兵。送他們些手巾啊，香烟啊，物輕情重，表示欽敬之意。雖然送一點慰勞品，甚覺微細，不過人多了，倒也是一筆費用。世界上的事，都是如此的。他們送得起的人，却不肯送；肯送的人，又是送不起。只好募集一點起來，積少成多了。』黃禮芳：想送慰勞品，却是很好，將來我與玉和也去送一筆慰勞品。不過要看那個傷兵醫院有多少人，要斟酌情形，再想法子。周校長又接着說道：『其實只要盡我們心，也不必一定要送慰勞品的。那班演劇隊裏的姑娘們說：她們曾經組織了一隊寫信隊，去慰勞傷兵醫院裏的傷兵，成績非常之好。』黃禮芳道：『怎樣叫做寫信隊呢？』周校長道：『寫信隊者，就是給這班傷兵寫家信到家裏去。因爲有些是受了傷，不能寫。有的是根本就不能寫信的。她們這班女學生，便同測字先生一般，一個一個給他們寫家信。』黃禮芳聽到那裏，不禁用手將桌子一拍道：『好極了！』正是

國士窮途艱一飯，　家香遠道值千金。